

年

卷

期

1

5

第

第

新 人

第五號

第一卷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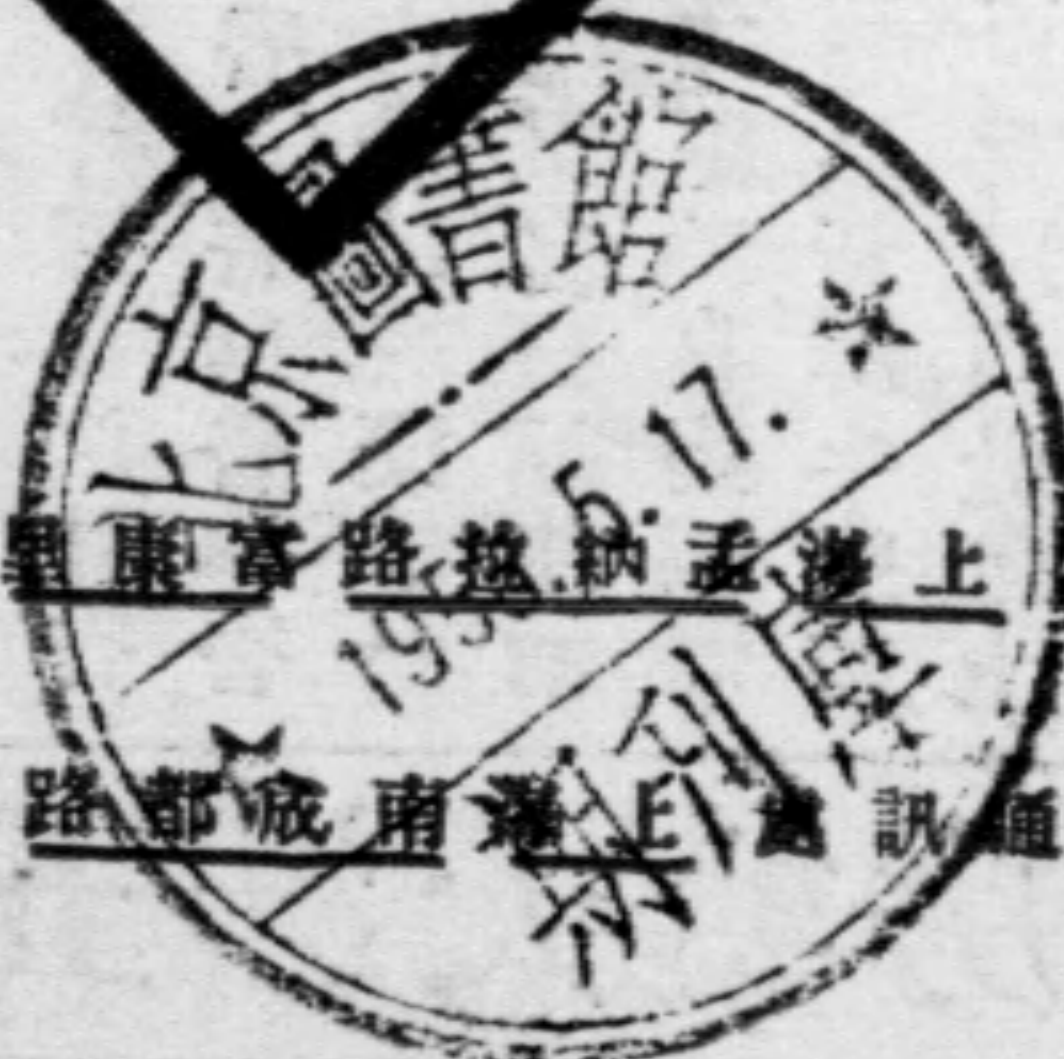
文化運動
批評號

「中」

上海四馬路中市泰東圖書局發行

編輯者 上海泰東圖書局 四八四號新人社

編輯通訊處 上海南京路新樂里一七七



每大瓶 售洋二元

人造自來血

每小瓶 一元二角

(主治概要)

氣虛血虧 面黃肌瘦 怔忡心悸 寤寐不安 瘵瘦弱 多病胃呆滯消 未老髮白 精神萎靡 婦女血虛 小兒體弱 性味甘和 服時可服

呼吸香膠

此膠為順氣化痰生津止咳能助肺經呼吸之良藥凡患氣管炎熱肺萎咳喘哮喘氣急臥不安枕寒咳痰咳一切肺病不論新起舊患重症輕症一經此膠入口立能化痰為水常服可免肺患
每盒兩元 每打二十元

女界寶

女子體虛手足痠痛經水不調赤白帶下痛經難產胎前產後手足浮腫腰骨痠痛等症服之能滋陰補虛榮養新血安胎保產舉子必健誠婦科之至寶也

每瓶洋一元
每打洋十元

本藥房專運歐美各國原料藥材承辦軍營醫院一切醫療用品外科傷科牙科產科器械刀件綳帶藥棉化驗器具照相材料附屬用品牛痘刀管及冬令應用之象皮熱水袋煖腳壺熱水瓶各種魚肝油老牌牛肉汁并婦女化粧香品凡香水香皂香油香蜜雪花粉凍瘡藥等一應齊備又自製補生治病各種經驗良藥四時衛生藥品新鮮牛痘苗各種花露以備社會上不時之需并另編衛生指南一書詳載各藥名目及功效服法函索即寄倘荷 各界惠顧無不推誠相待以表歡迎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謹啟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

成平

河階「印度泰谷兒著」

王靖

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下」

孫錫麒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吳芳吉

「學生政治」與文化運動「上」

陳方

托爾斯泰懺悔錄「三四兩章」

王靖

文化運動與廢娼運動

王無爲

無罪之人「托爾斯泰著」

鄧演存

六種雜誌的批評

朱樸

龍達遇險記

劉沛

文化運動與女子運動

周曉蘭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期——批評

上海報界文化運動

王無爲

上海雜誌界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上海學生的文化運動

孫錫麒

江西的文化運動

溫晉城

新 人 目 錄

二

河南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南京學生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成都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湖南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山東的社會黨

王無爲

通訊

問如何可免爲社會寄生蟲

李培登

答書論技能與環境

王無爲

問何謂不是人？

K.W.C

答書論人格

王無爲

與邵力子書論報紙精神

王無爲

再論詩的自然文學

吳芳吉

質三疑

德 榮

釋三疑

王無爲

新人之聲

細目不及備載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加郵二分

新

人

文化運動批評號「上」目錄

文化運動批評號引言	全人
文化運動的障礙物——學閥	王無為
賭國之囚「俄國托爾斯泰著」	王無為
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上」	孫錫麒
談詩人	吳芳吉
文化運動中之宗教問題	王無為
托爾斯泰懺悔錄「一二兩章」	王靖
文化運動中的新村談	邵光典
馬賽曲「李賽兒著」附法文原曲	馬驥良
愛情	陳建雷
謠	陳回
上帝	王吟雪
文化運動與理想社會	蔡曉舟
佃戶	谷劍塵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上」	
浙江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福建的文化運動	王無為
天津的文化運動「一」	張靜廬
天津的文化運動「二」	于鶴年
山東的文化運動	王無為

滬蘇等處對學生演講之態度	張原絜
南京的文化運動	田稻豐
甯波的文化運動	企白
安慶的文化運動	友鸞
通訊	
文化的運動名詞質疑	王吟雪
文化運動釋名	王無為
致新人月刊請允將「上海淫業問題」譯成英文書	Isaac Mason
答 Isaac Mason 允予繙譯「上海淫業問題」書	王無為
覆王無為望協力與罪惡宣戰	Isaac Mason
以上均附原函	
附錄「廢娼籌備函件」	
致時事新報書聲明不參預妓女救濟會	
詰上海總商會書為優待歌妓事	
新人之聲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加郵二分

新 人

文化運動批評號「下」目錄

文化運動中之倫理問題

王 靖

什麼是幸福「托爾斯泰著」

鄧演存

將來中國的女子應如何運動

楊 璠

希臘哲學——蘇格拉底哲學

王 靖

「學生政治」與文化運動「下」

陳 方

托爾斯泰懺悔錄「五六兩章」

王 靖

文化運動中之教育問題

王無爲

窮人的呼籲「索式著」

王 靖

人生

陳建雷

文化運動與勞工

陶樂勤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

新人之聲

細目不具

北京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五四運動的影響

王無爲

北京大學與文化運動

王無爲

廣州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雲南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山西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陝西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甘肅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通訊

赴湘留別書

王無爲

湖南自治

討論
無政府主義

等問題

廢娼運動

新人試工場

與成舍我書

王無爲

附錄

擬組議員文化運動團意見書

陳榮廣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加郵二分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

成平

我對於這幾年來中國的文化運動，雖然有許多不能滿意的地方，但是無論如何，總算在沉寂的舊社會中，起了一種新運動。這種新運動，並且狠有了許多影響。我們只可以把那些不能滿意的地方，指摘出來，設法改良，却不必深惡痛絕，對這種萌芽的新運動，嚴厲攻擊。在攻擊者的意思，固未必是有意摧殘，或者還可說是一種批評，不過稍一不慎，就會使文化運動受摧殘的影響，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上面的話，不過是對於一般斥責新文化運動過甚的人而說，並不是我們因保持新文化運動的萌芽，便無論他怎樣不好，都不管他，只拚命的「怪聲呼好」。那麼，文化運動，也不會有進步的，其結果或者與拚命斥責的人，受同一不好的影響；因為拚命斥責的人，固可以摧殘文化運動，若是一味恭維，使那些文化運動者，心滿意得，以為我們的文化運動，無矣至矣，大功告成矣，自己的壞處，一點不知道。諸位想想，這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麼？所以我的意思，對於今日的文化運動，既不必去嚴厲斥責他不好，也不必作無意識的恭維，我們只取一種純正的友誼的批評。那麼，或者可以促進中國文化運動的進步。

以我淺陋的知識，來批評今日的文化運動，怎敢說純正不謬哩。不過我狠希望，不蹈上述兩種的弊病。以我個人的意見，覺得今日的文化運動，並不是十分令人不滿意，只一般文化運動者，大多數都沒有明瞭

文化運動的意義。以爲這種運動，不過兩個目的：第一是和從前同盟會的機關報一樣；掛着一塊鼓吹革命的招牌，對於滿清總是胡奴豚賊，對於袁世凱總是袁賊袁逆，稱自己總是義軍。此外爲什麼要革命，革命的宗旨如何，革命的計劃如何，革命後的建設如何，他們却絕少談及。就是有談及的，也看得比罵人不緊要得多。所以滿清和袁世凱的命，雖然革了，中國的運命，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糟。因爲他們只知道滿清袁世凱不好，要革命，革命成功，中國就到了極樂世界，命革的事業，便算完了。你想這種解釋革命的意義，不是太簡單麼？現在一般新文化運動者，也是這樣。凡是民國五六年以前的印刷品，不管他經史百家，是好是壞，都加他一種「陳死腐敗」的頭銜；凡是民國五六年以後，用白話做的，或是說了幾句新話的出版物，也不管內容怎樣麼，都贊不絕口，說這是中國起死回生的新文化。這種不問是非，感情用事的文化運動，試問和那班革命機關報有什麼分別呢？其實幾千年前的舊文化，或者還有適用於新時代的東西，現在用白話打新思潮招牌的東西，或者還有幾千年前真正陳死腐敗的舊思想在內。若是不加辨別，只問外質的新舊，不問內容的新舊，那未免太籠統了。第二是一般新文化運動者，他們把這件事，當做一種賣買。譯書著書，不管自己對於那書的研究如何，遇着一本外國書，只要他的題目和新思潮有關，便拿來就譯，左文法而右字典，遇着不懂的地方，也就給他一個不懂的譯法，——就是現在一般令人看不懂的直譯法——只要有人肯賣他這本稿子，他就目的達到了。譯書如此，著書更不必說，所以新文化運動，鬧了好幾年，到現在尋遍上海灘上的大書局，要找本好一點的出版物，雖不敢說一本沒有，却總也有限的很。有這以上的兩個原因，就是文化運動前途的

障礙。總而言之，是一般文化運動者沒有明瞭文明運動的意義，以為文化運動，在大處說來，是和運動一黨的。派的政治革命一樣。在小處說來，是和洋場才子出賣小說的辦法一樣。——五百字一千字三元兩元，稱斤播兩的計算。——其實文化運動的真意義，何嘗是這樣呢！

文化運動的真意義，我不願意在這很短的時間，作詳細的說明，有幾句很簡單的解釋，就是：

新文化運動，決不是幾個新文化先進者的專利品，更不是因為要附和幾個先進者的學說，就想出種種方法，去逢迎他們，說：「這是新文化運動。」——我們的新文化運動，是認為增進全世界文化的運動；就縱的方面說起來，是融合固有的文化和現在的文化；就橫的方面說起來，是融合東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我們不問新舊中外，只問能適合於現在的人類，和能增進現在人類的文化不能，是合古今中外而為一的運動。人人都應該為運動中的一份子，不是少數人自私自利的東西。

新文化的意義，假使能如我所說，新文化運動者，也都能依着這話，適力合作的做去，那麼，前此都說的兩種弊病——就是拿同盟會革命和洋場才子賣小說的方法做文化運動的方法——都可以完全免除了！

以上不過是解釋新文化的意義。意義既能明瞭，但是我們當怎樣去運動呢？我想如果要在一個短促的時期，收文化運動的大効，決不是因陋就簡，所能做到的。所以我極主張，現在中國的文化運動，非有各種大規模的組織不可。這種大規模的組織，我且聊舉所知，分列在下面：

(一) 報館，中國現在，若是嚴格的說起來，簡直可以說一個報館也沒有。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報

館太簡陋了。就以全國所稱爲最大報館在上海的某某兩報，試一觀其內容，他們的國外新聞，除了英國半官式的機關通信社路透電而外，——並且他們還不肯花錢直接買路透社的稿子，每天從英文報上轉譯下來，作爲他們唯一的國外新聞。——還有什麼消息？國內新聞，除了在內地拿五塊八塊錢薪水一個月的流氓訪員，每天造幾條敲竹槓的新聞，和那邊遠地方，三個月才寄到的交換報以外，還有什麼消息？這種簡陋的報館，固不必去比那倫敦泰晤士紐約時報，恐怕連英美的小報館，還比不上呢！以這種地大物博的中國，竟至沒有一個完備的報館，健全的輿論，那不是件最缺憾的事嗎？我以為文化運動最大的武器，就是報館。並且以中國現在形勢看起來，各方面均很需要大報館發生。所以要使中國文化運動有效，辦大報館最爲緊要。至於這種大報館組織方法，我很有點意見，且待將來另外做篇文章說明罷！

寫到這裏，我又想起一些話來。就是現在文化運動的中心點，大半都以爲在學生方面。自從五四以後，所謂輿論界者，對於學生運動，固然有許多表示同情的，然而他們所表示的同情，都有些不大誠意，不過爲迎合人心，擴張銷路起見。到了後來，居然有起來反對學生的，假使他們所反對的有理由，那當然是學生界的好友，我們應該接受他直諒的批評，無奈他們却大都把一時的成敗，做判斷學生運動好否的標準，學生運動，偶然受了黑暗勢力的壓迫，他們便趕快轉過論調，好一點的還帶着規勉惋惜的意思，不然，便老實不客氣，什麼「輕舉妄動」、「年少氣浮」的字樣，都向學生身上輕輕放下。

這種報紙我們還可以相信他們能做我們文化運動的先驅麼？還有一兩家報館他們因黨派關係想來利用學生運動。因為近來別的報館不肯十分贊助學生，學生方面的言論行動無從發表，於是他們乘機兜攬，大為鼓吹。學生方面，雖明知他們別有用意，但也落得有人幫忙，便不妨聯合起來。於是社會的眼光，便以為某處的學生是屬於某系，某次的學生運動，是某系的指使。其實學生種種合理的運動，何嘗和那班行同盜賊的黨派有關係哩！社會上不去辨別，便混為一談，那未免太冤枉學生了！不幸今年全國大罷課案，上海和北京的學生，起初不能一致，兩方面生出意見，於是那些利用學生的黨派報，都乘機播弄起來。在上海的某報，便說北京不能罷課，是受了安福系的賄賂，在北京的某報，便說上海的罷課，是受了國民黨的津貼，彼此胡亂的攻擊，幾乎使團結一氣的全國學生會，破裂無餘。凡此種種，都是沒有真正做文化運動機關的大報館，所以弄出這許多不良的現象來。若使全國真正有一個文化運動的機關報，我想總決不會至此。這樣看來，組織大報館，還不是文化運動的當務之急嗎！

(二)書局 現在出版界，雖然稍有生氣，但是那一兩家號稱大書局的，他們出點新書，何嘗有增進文化的目的，不過為發財主義起見，不得不順應潮流，他們一方面還正在那裏編那種不中不西不新不舊非驢非馬的書哩！並且他們在現在書局裏，表面比較的說很大，他們的內容，仍是簡陋得狠。我記得前兩年，有一位教育家說過，以這樣廣大的中國，像商務印書館那樣的書局，最少需要四百個。現

新 人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

五

在却只有一兩家，那不是還缺乏得狠嗎？我以為現在應該有一個比他們組織完備，主張澈底，真能為文化運動先驅的大書局，立時發生。比那種號稱大書局的某某，受着發財主義的驅使，我些讀書未成，窮極可憐的學生，拿着張三賣肉的方法，稱斤播兩收些稿子去胡亂出版的，不要收效得多麼？

(三) 大學校，大學校是一個文化運動的中心點。有健全的人才，纔可以做健全的文化運動。來造就這種人才的地方，就是大學校。中國的大學很少，並且內容的簡陋，也和報館書局，一樣的不能順應我們的要求。雖然北京大學，這幾年來，狠有驚人的進步；他們的文化運動，也狠在國內，發生好的影響。但是因限於經濟和國立兩個字的關係，總不能充量發展；經濟困難，設備就不能完全，有了國立的招牌，就須受官僚或教育部的支配，也就不免要帶些官僚式的臭味。所以北京大學的地位，要就目前說起來，想做文化運動的中心點，還差得遠哩！我以為國內應該有一個規模宏大的私立大學。教員要嚴格選舉，不要像北京大學有大多數飯桶教員在內。學生也要嚴格管理，不要像北京大學的學生，終年有不必上課的在內。此外圖書館呢，大學院呢，都是急須設備的。那麼，總可以達到做文化運動中心點的目的了！

以上三項，不過就我個人的感想，拉雜寫來。出發表罷！

我對於三項的詳細辦法，也略為有點意見，將來再另行寫

最後一句話，就是「要使中國的文化運動，得最大的發展，第一須人人明瞭文化運動的意義，第二須有

激底的大規模文化運動

我這篇文章，是在百忙中做的，中間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還要請新人社同人，和一般讀者的教正。

九、八、三、 作於北京

湖 南 民 國 日 報

建 設 良 社 會

介 紹 新 學 說

鼓 吹 汎 勞 働

創 造 新 倫 理

通 訊 處

湖 南 長 沙 北 正 街

新 人

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

七

大革 新

●第二卷第一期

目錄

宣言……………王靖

▲小說

郵政長（印度泰谷兒著）……………王靖

歌與女（俄國柴霍甫著）……………王靖

這是那一個的錯……………張靜廬

一個苦女子的夢……………王無爲

罪言……………程遷廬

家庭一夕話……………程憶萱

美術家……………王靖

▲劇本

黑暗之光（俄國托爾斯泰）……………鄧演存

兩個強盜的鎗斃……………劉悟仇

▲小說研究

詩歌與小說……………張靜廬

▲詩的小說

流水……………王無爲

大革 新

●第二卷第一期

目錄

▲小說

雨天（俄國柴霍甫著）……………王靖

松江月夜……………王靖

王嬾嬾的嘴……………張靜廬

尊嚴的一夜（印度泰谷兒著）……………王靖

懺悔（法國莫泊三著）……………王靖

強盜……………諸白萍

一個黃包車夫……………程憶萱

這是他的錯麼……………程憶萱

黑暗之光（俄國托爾斯泰著）……………鄧演存

短篇小說做法……………王靖

小說家言（二）……………王無爲

詩的小說……………王無爲

燕語……………王無爲

通訊（不備載）……………王無爲

編輯處 上海南成都路新藥里一七七號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泰東圖書局

河階

原名“The River Stairs”
印度泰谷兒原著

王靖

倘你要聽往日的事情，請坐在我這一個石階，傾你的雙耳，去聽那漣漪流水淙

淙的聲響。

此爲河階所語以下
亦河階述以告人者

九月快要到了。河水也漲滿了。我的石階，祇有四個露出水面來。河水蜿

蜒浸入岸邊最低的灘上，這地方有克哭灌木在芒果叢中枝葉之下，長得很茂盛。

在河的彎曲處有三堆舊磚疊着，臨于水上。漁舟繫纜於岸旁勃伯拉樹根，天明潮至，漁舟也跟着潮水浮動起來。岸旁沙灘，有一條兩旁都蒙着豐草的小徑已經映着才上升的日影；這豐草剛剛開花，不過沒到全盛的時節。

那小船一個個都張開小小的帆布，映在日光照耀的河水上面。勃拉明 Pira
Hina 寺僧，駕着教會式的小舟來到河邊洗澡。婦女也兩兩三三在河旁汲水。

我曉得這是屈絲珊來到洗澡階級的時候了。

但這天早上，我不見伊了。勃伯安和絲羅，在洗澡的所在一齊傷心。他們說

他們的朋友屈絲珊，是被人家引到伊丈夫的家裏去了，伊丈夫居的地方，距離河邊很遠，並且那裏的居民，屋宇，街道，沒有一件不是稀希的。

不久，伊的影像在我心裏差不多都湮滅去了。一年的光陰也就過去了。在河邊洗澡地方的婦女，也很少的談論屈絲珊這個人了。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被很素習的脚接觸着，我心裏就詫異起來。噯，是的，但這兩脚現在不帶脚環了。

屈絲珊已變成一個寡婦了。據他們說伊的丈夫是到很遠的地方做工去，伊只有一兩次能遇見他。不料忽然間，來了一信，說他死了。這時伊年紀不過八歲，已成了寡婦，伊照例把額上做人妻的紅標點擦去，又把脚環脫下，仍回到根士 *Chai* 河邊老屋居住。伊找舊時的女伴，但大半都已離散。勃伯安，絲羅，和亞麥拉三個人，都嫁人遠去；只有沙拉尙在，據人說伊明年十二月也快要出嫁了。

根士河因雨水充足，很快的漲滿起來，屈絲珊也和河水一樣，一天一天的發育到又美麗，又充滿的樣子。但伊玄色的外衣，帶愁思的臉容，沉寂的態度，好像牽一個面幕把青春遮去，並且把這青春由人家眼中隱匿起來，像在霧中一樣。十年的

時光溜的去了，沒有一個人注意及屈絲珊已經長大了。

有一天早晨，在十月之末，有一個身材高碩，皮膚潔白的孫耶司 *Sandyasi* 來到士維亞廟居住。村中人立刻把這消息傳佈遍了。就有許多婦女丟開他們汲水的瓶在後面，都擁擠到廟中來禮這位聖人。

廟中參禮的人一天多過一天。孫耶司的名也很快的傳遍女界。有時他宣讀 *Blagbat* 有時詮釋 *Gita*，或者在廟內捧出一本聖經。有的人是來求他誨誡，有的是求他畫符咒，也有是來求藥石的。

照這樣過了幾個月。當四月日蝕的時候，有許多人來到根士河邊洗澡。在勃伯拉樹下面就開了一個市集。有很多清教徒都來參禮見孫耶司，他們中有一部分是婦人，由屈絲珊出嫁的地方來的。

這時是早晨，孫耶司在我的石階上面數念珠，忽一個清教徒婦人，以肘微微觸動伊近旁的人說：「噲！他是我們屈絲珊的丈夫咧！」伊身旁的婦人就兩指拉去面幕一角，向外瞧着，也喊道：「呵，至愛的！他是屈絲珊的丈夫咧！他是我們

村裏差脫爾谷家的少子咧！

第三個的婦人也移開面幕說：『噯！可不是！

他的

面貌極相似哩！

這時有一個婦人，並不轉過來瞧看孫耶司，伊一面用水瓶汲水，

一面嘆道：『唉！

那個少年人是出家了；他不回來了。

屈絲珊命運真壞得很。』

但別一個婦人就反對道：『他那有這樣鬍鬚；

還有一個說：『他也沒有這樣

瘦；這樣高。』

這疑問暫時這樣就解決了，所以這事情沒有喧傳出去。

有一天傍晚，完滿的月由水面升上來了，屈線珊走到河邊，坐在我露出水上的階級，伊的影反射到我身上。

這時沒有別的人在這一洗澡的地方。

蟋蟀的聲音繞我身旁鳴個不住。廟中

銅鑼和鐘的聲音也停響了——

最後的聲浪漸漸的沉下去，好像被對岸蓊鬱樹林

中吞沒去了。

在根土河黑暗水色上面，臥着一條光耀的月影。

岸上的小叢林，廟

內的廊廡，路旁的廢屋，和河堤邊的棕樹都被月光映着，混成一個奇妙的黑影，倒于

地上。

蝙蝠在樹枝中拍着翅膀飛來飛去。

近村舍的狗聲，有時狺狺的吠着，一會

又沉寂了。

孫耶司慢慢的由廟中走出來。才走下石階數級，他瞧見一個婦人靜悄悄的坐着河階上，他就要回去了，那時屈絲珊仰起伊的首向後望了一望。面幕溜下來，當伊舉頭時，月光就映射到臉上。

鴉鳥叫着由他們頂上飛過。屈絲珊聽鳥叫方才如夢初醒，把面幕遮好。伊就向孫耶司鞠了一躬，首低至脚下。

他給伊祝福，并問道：『你是誰？』

伊答道：『我是名叫屈絲珊。』

這一夜他們沒有說別的話。屈絲珊慢慢的走歸伊近河的小屋。但孫耶司獨一個尙坐在石階有好幾點鐘。最後，月由東轉斜向西，孫耶司的影也由背後被月光映到面前來，他就站起，走入廟去。

由是我瞧見屈絲珊天天來向他鞠躬。當他詮釋聖經時候，伊就立着屋隅，傾耳而聽。早晨祈禱完後，他往往召伊至面前，講解宗教。伊不能十分領會得，但很靜寂的留心細聽，求解其意義。他令伊行事，伊就謹慎去做。伊每日都在廟中服

務——虔奉神宰——有時採花，供養瓶中，有時汲根士河的水洗滌廟內的地板。

冬天漸漸快過去了。我們尙覺有冷風吹着。但有時傍晚，春天溫暖的微風，由南邊吹來；那天色也就變了，冬天嚴冷的氣象，角笳的聲響了，村中在長久靜寂之中，也聽見琴歌了。船子解纜順着河水放船，不必去盪槳，他們一齊唱起克列士拿的歌了。這就是快到春季的景物。

這時候我又不見屈絲珊了。伊有許久不到廟中，不來石階洗澡，也不去頂禮孫耶司。伊遇着什麼事情，我就不曉得，過了一時，有一天晚上，我瞧見他們兩人在我的石階相會面。

屈絲珊雙目俯視，問道：「主人，召我來是你嗎？」

「是的，爲什麼我不能見你呢？你爲什麼近來不崇奉神宰呢？」
伊靜然不應。

「把你的思想告訴我，不用遮掩。」

伊轉首答道：「我是一個罪人，主人，所以我不敢崇奉神宰。」

孫耶司說：「屈絲珊我知道你心裏是不安寧。」

伊微微的聳動一下，就拉住面幕，坐在孫耶司腳邊石階，掩面而哭。

他走遠一些，說：「把你心裏所不安寧的事情告訴我，我可以指示你安寧的法子。」

伊斷斷續續的答道：「若使你吩咐我，我自然說出。但我恐說得不明白。你，主人，應該把這事猜着了。我把一個人當做神聖看待，我崇奉他，我心中以為都充滿着幸福。但是有一天夜裏，我夢見我心中那一位神聖，是坐在花園裏，他用左手，緊握我的右手，朝我耳邊說情話。這全部景象，我也不以為奇。以後夢醒了，但這印象還留在腦中。第二天我又瞧見他。這夢的印象，不能麼滅；我在驚恐之中離他逃去，這印象還是牽着我。所以我心裏覺得不安寧——心裏頭什麼東西都變黑了。」

伊說話時候，把眼淚擦去了，我覺得孫耶司用右腳緊緊的壓在我的右面。

伊說完了，孫耶司就說：「你應該告訴我，你夢中所見是誰。」

伊握住兩手說：『我不能。』

他又說：『你應當告訴我他是誰。』

伊揉着雙手說：『我應當說嗎？』

他答道：『是的，你應當。』

這時伊喊道：『他就是你，主人！』伊說完，向我的石盆裏嘆息。

一會兒，伊悲心稍止，就坐起來，孫耶司就向伊說：『我今夜要離去這地方，你以後再不能見我了。你應曉得我是一個孫耶司 *Sanyasi*，不是屬於這世界。你應忘記我。』

屈絲珊低聲答道：『應該這樣，主人！』

孫耶司說：『我去了。』

屈絲珊不說一句話，就向他鞠躬。他離這地方去了。

月西沉了，夜色忽然變黑。我聽見水中滿然一個聲響。

風絲珊
沈河矣

風聲在黑暗之

中狂吼着，好像要把天際的星光都吹熄了。

文化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下」

孫錫麒

文化運動今後的方針

文化運動的效果和缺點，我已經在上頭講過了。據兩方面看來，效果雖不小，但是缺點也很多。並且這幾種缺點，對於文化運動的前途，有很大關係；我們應該趕快想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補救，務使這種缺點完全消滅；否則非但以前種種的效果要保不住，就是連文化運動的本身，都要根本破產！

一·組織全國文化運動聯合會

現在我國從事於文化運動的團體，成立的已經很多；我們在報紙上天天看見各團體所出的雜誌和叢書，也很多；這真是文化運動極好的現象。不過這種團體，雖然是多，我以為必定要聯絡起來；不然，各團體所做的事情，都零零碎碎，漫無統系而且有時往往要做相同的事業，好像我上頭所說的，在同時同地辦了好幾個同一事業的團體，或在同時同地，發行了好幾種同樣性質的雜誌；這樣對於人工和光陰未免太不經濟。所以聯絡全國從事於文化運動的團體，組織一個大結合是刻不容緩的事。但是全國有這麼許多從事於文化運動的團體，一時要把他們聯合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必須先將各地的團體，組合起來，然後再組成一個全國的大團體。譬如學生聯合會，先由各校的學生分會組成各地各省界聯合會，再組成全國學生聯合會。其他如各界聯合會，商界聯合會等亦都是這樣。我對於這種組織的進行，分爲三步做。

新 人

文化運動的與過去未來「下」

一

第一步 由各地的文化運動團體，結合起來，組織各縣的文化運動團體。

第二步 由各縣的團體結合起來，組成各省的文化運動團體。

第三步 由各省的團體組成一個全國文化運動聯合會。

這三步辦法是要順了次序做的。文化運動團體最多的地方，如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廣州等處，的同志，不妨先從第一步做起來；倘能成功，別處的同志自然亦會聞風興起。等到各地都有了團體，就做第二步；聯合各縣的團體組織各省的文化運動會。各省的聯合會成立了，就該分出許多系來如科學系，美術系，經濟系，哲學系，文學系等。各地的會員，都按自己所研究的學科入各系。各系發行各系的出版品：如科學系專門譯著科學的書籍，和發行科學的雜誌週刊，日刊等；美術系專門譯著美術的書籍，和發行美術的雜誌週刊，日刊等；文學系專門譯著文學的書籍，和發行文學的雜誌週刊，日刊等。各系有各系的審查會，無論什麼書報出版的時候，要經過審查會審定。第二步做得有成效了，就做第三步；集合各省的團體，在上海，北京，或天津等交通便利的地方，組織全國文化運動會。

我想讀者諸君對於我這個提議，必定有許多懷疑的地方。且慢！待我細細的把聯合後的種種利益，來講給諸君聽聽。

一·分工研究專心一術藝必能精

社會越進化，各種事業越分工；各種事業越是分工，社會亦就進步。因為無論什麼事業愈是分工做，事

的人的個性愈能發展對於他所研究的學問或所做的事業愈能進步。譬如心理學從前是包含在生理學內的，並不是獨立一科；後來這門學說進步了，就分出心理學來；自從分爲兩科後，心理學和生理學都極其進步。又如從前的物理學和化學是混合在一起的；後來這門學說進步了，就分爲兩科；自從分科後，物理學和化學都進步得極速，各種發明的事業，也就一天盛似一天。這是因爲分工後，各人專心研究的效果。

現在文化運動的大弊就在不分工。譬如現在哲學和社會學是很時髦；往往有學商業的人，不去談商業，偏要去談哲學；學工業的人，不去談工業，偏要去談社會學。其結果，本人對於各種學說，都是懂而不精。將來的學說亦都要偏於哲學和社會學方面。好像現在的雜誌、書籍，大半都是研究哲學和社會學。把他的學說，都看做不打緊似的。倘使有了文化運動聯合會，分出系來；各人只好按了自己所學的入系；對於不精的學說，也就不敢瞎談了。並且專心研究一門，久而久之，對於這門學說，必定能夠精深獨到。

二一·讀書的人可以節省許多光陰精力和金錢

現在的叢書和雜誌，不曉得有多少？讀書的人，亦不曉得那一種好，那一種不好；只見報紙上的廣告，說得天花亂墜；稍不小心，就要上當。倘若文化運動聯合會成立了，所出的書報，都經過審查；就不會有滑頭的書出來了。又如現在的雜誌，除非出專號，爲是材料雜亂；倘要專心研究一種學說，非把各種雜誌都買來看不可。倘使有了文化運動聯合會，各系出各系的雜誌書籍，讀者就可以按系買書。譬如要研究美術，就買美術系出的雜誌書籍；要研究社會學，就買社會學系出的雜誌書籍。這樣既可節省選擇的光陰和精力，又

可以節省金錢；對於讀書的人，豈不很便利許多！

三·冒牌的文化運動家必致無形消滅

文化運動會裏出的無論什麼雜誌和書籍，既都是專門學術；那些冒牌文化運動家當然站不住足了。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懂，只曉得東抄西襲的出兩本書報來騙人家。倘若文化運動聯合會出了專門書籍，他們那些亂七八糟的書籍，當然沒有人要看；這樣不必攻擊他們，他們自然會無形消滅。

這幾種利益，不過舉其大概；我想這樣做去不到幾年必能成效卓然。

我記得從前時事新報的學燈，關於組織全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的文章，發表得很多；但是沒有成爲事實。我想文化運動團體的結合，是決不可緩的。我希望全國的同志起來討論，使得這種組合早日成功。若諸君有所賜教，那是非常感激的。

二·國內多設立大學

大學是文化的中心點，看一國大學的多少，就可以曉得國內的文化發達不發達。大學能夠整理過去的文化，創造未來的文化；文化都發源於大學。即如我國這次文化運動，亦發源於大學。

歐美各國的文化所以發達，就是由於大學的衆多。就嚴格說起來，美國共有大學二百幾十個；歐洲各國統計起來，亦各有八九十個。就是日本這樣小的島國，也有四個國立大學。我國大學很少，就是專門學

校也很少，可不及日本完備的百分之一。就是我們所謂中國內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尚有許多不完備的地方。

我國現正在輸入歐代時代，而各學校之設備既簡陋，環境尤不適宜。即如北京大學恒有人以「最高學府」目之，而圖書、標本、儀器之缺乏，非特畢業生留校研究，無深造之希望；即未畢業諸生，所費以參考供實驗者，亦多未備。其重要講座，懸格以求相當之教員，而累年未得者，尙多有之，蓋內容若是其簡陋也。而一言環境，則自舊籍較多之京師圖書館而外，並無借閱新書之所。其他若美術館、博物院、專門學會、特別研究所等，凡足為研究學術之助者，無一焉。

學藝雜誌第二卷第三號，鄭貞文先生有篇文章，叫做學術界的新要求，也有一節說及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算是國中最高學府。蔡鶴卿先生和諸教授的努力，我甚欽佩。自五四運動以來，北大的聲價，增加不少。但現在北大的設備，果適於學術的研究嗎？我去年經過北京，曾親往大學參觀一次，雖時間短促，走馬看花似的視察，配不上發表批評。然以我的直感，最少限敢說一句，理科大學的設備，不足供研究的使用。休說研究，即教授上應有的設備，還差得遠。

(原註)地質科的標本，尙有一點；物理科化學科的儀器，實在貧乏不堪，連有機化學的分析爐，都沒有看見。(或是我未曾看見) 怕學生的實驗，也很覺不便；教授的研究，更不消說了。

這樣看來，我國完備的大學，簡直可說沒有一個了。大學既是文化的大本營，沒有完備的大學，文化怎麼會進步呢？所以開辦大學是極極要緊的事。國內原有的大學和專門學校，也都應該快點設法改良，務

新 人

文化運動的與過去未來「下」

使達到完備的地步。那麼，將來造就許多人才，替社會盡力，文化怎麼會不發達呢？

三·多派送留學生

西洋的文化，當然比我國高得許多。他們的文化，是經過許多人的研究，幾多次的失敗，纔能夠有現今的成績。我們要中國文化的發達，非但國內要多設立大學，並且還要多派留學生到歐美去研究他們的文。他們已經有效的事業，將他學來到國內照着做；他們試驗失敗的事業，我們就不要再做，以免蹈他們的覆轍。倘使我們不去學他們，自己來開始研究，至少也須幾百年纔能達到像他們今天這樣。

近未幾年，我國到歐美去留學的學生，雖一年盛似一年，但大半都是富家子弟。他們對於介紹西洋文化的責任，肯負不肯負，尚是一個疑問；不過我看了許多歸國的貴族留學生，我敢武斷一句說：他們到外國去留學的目的，是爲「學位的虛榮」。

有許多學生，却真抱了絕大的志願，想到外國去留學，但是沒有錢，以致志莫能遂。近來雖有熱心的資本家肯出資派送貧苦的學生出洋；然而資錢是有限的，每年至多不過送十個人去。全國有這許多有志留學的學生，而能達到目的的，僅幾個人。這樣，將來造就的人才，還是不夠用，而許多抱有絕大希望的學生，仍舊是志莫能遂。

我以爲要多送學生到歐美去留學，最好還是借資。只要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的學生，就可以向資本

至於借資的手續先由學界組織一個借資留學團凡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生有志留學者就可與借資留學團接洽，立了借契，由借資團向資本家立契借資。等到學成歸國，漸漸將所借之資還給借資團，再由借資團還給資本家。這樣，人人都有到外國去留學的希望，將來造就無數人才，歸國來做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就可以慢慢的和歐美的文化，並駕齊驅了。

四·設立完備的圖書館

我國的圖書館，實在太少；不要說完完備備的圖書館沒有，就是不完備的圖書館都沒有幾個。上海這座大的一個商埠，除了幾只大學堂設立的圖書館外，連一個公共的圖書館都找不着。所以研究學術的機會，只有在學堂裏；等到出了學堂的門口，就沒有研究學術的機會了。

圖書館是接濟文化運動者的糧草的地方；要學術繼續不斷的向前進步，文化的發展，非多多設立圖書館不可。所以辦圖書館和辦學校是一樣要緊。我以為各省通商大埠應該首先辦起來；由當地的學術團體，學生聯合會及其他各種團體向當地富紳捐錢；再請求當道將教育經費劃出一部份來開辦。這種圖書館，不是必定要造很大的房屋；裏面倒為是些陳舊破爛的古書，外面却掛了一塊圖書館的招牌；第一須多辦中外古今的書籍；裝橫點綴尤在其次。通都大邑既都有了完備的圖書館，鄉村小地方也應該多辦通俗圖書館，使人人都有研究學術的機會；那麼，將來文化的發展，必能與日俱進了。

五·廣設平民義務學校

新 人

文化運動的與過去未來「下」

我國識字的人，一百個當中沒有幾個。除非有錢人家的子弟，能夠進學堂，讀得起書；中產以下人家的子弟，想也不要想。貧苦農家的子弟，七八歲的時候，就要跑到田裏去忙耕田；就是勉強能夠進學堂的，至多也不過讀到高等小學畢了業，就要到商店裏去做店徒。所以現在要人人讀書識字，必須多設立平民義務學校，使人人都能夠受着教育。

現在各處通商大埠的平民義務學校，已經設立得很多；如上海各條馬路都有義務學校，各學校也都設立義務夜校或日校。現在我們應該推廣一步，到鄉村裏開設平民義務學校，使農人的子弟，也可以讀書識字。如若他們不肯進來念書，或不許他們的子弟來念書，就要想法子去勸他們進來讀書。這樣豈不是無論貧富，人人都能夠識字嗎？

六·提倡注音字母

我國的文字，不像西洋的文字，能夠拼出音來的，只能識一個字識一個字；所以要看得懂通俗的書報，非識得幾千個字，就不敷應用。即使稍為識得幾個字的人，看了現在的新出版品，仍舊是莫明其妙。他們既看不懂書報，怎麼會得着新智識呢？但是現在的注音字母，就能夠救這種弊。注音字母，一共有三十九個字母，極容易學會；只要把這種字母，加在字旁，不識字的人，讀了也可以曉得字音。所以要不識字的人讀書看報，非提倡注音字母不可。

各處的平民義務學校，都應該教注音字母。

使人人都懂得注音字母，然後再發行通俗的白話書報，字

七·舉行通俗演講

我國不識字的人太多了，一時教育又不能夠普及；所以我們還應該到各處僻陋的地方，實行通俗演講，去開導他們，使識不得字的人，可以用耳代目。我想這件事學生不難去做，只要像「五四」「六三」的時候似的，到處去講就好了。不過演講的方法，稍為要變更；不可以再講些「救國呀」「國要亡了呀」「要救國須抵制日貨呀」一類的空話。我們應該注重科學的常識，用極誠懇的態度，從淺顯講到深奧，引起他們的興味。這樣做去，不久就可以使一般人得到智識。那時，他們也起來做文化運動；改造社會的目的，豈不是達到了嗎？

餘論

要使文化能夠發展，固須所取的方針好；但做文化運動的人，與文化却有絕大的關係。因為方針雖好，還要做文化運動的人去實行。做文化運動的人好，文化運動就能繼續不斷的向前發展；做文化運動的人不好，文化運動就要破產。所以我們應該注意做文化運動的人。現在有一部份做文化運動的人，有許多地方，真使人不滿意；且就我所口得的，指摘出來，使做文化運動的人，曉得自省。

一·做文化運動的人沒有實踐的精神

能說不能行是中國人的一個大弊病。現在的文化運動家犯這個毛病的很多。往往有許多人，嘴裏

說得怎樣好怎樣好，而所做的事情，却與所說的大相逕庭；如這樣繼續下去，文化運動的前途豈不危險麼？因爲文化運動家的一舉一動，都引起社會上的注目；並且大半的人，都要仿他們去做。倘使文化運動家言不符行，豈不是使社會上一般的人失望，而促文化運動的命運嗎？

有些人一天到晚談着女子解放，却不肯放他自己的妻子出門口一步；又有一些人一天到晚提倡勞工神聖，出去的時候，却必定要坐坐黃包車，家裏用的僕役，稍不稱他的意，就要跳足大罵。這種樣子，社會上希望的模範而如此，豈不是都要失望嗎？將來還要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輕視，反抗咧！這樣文化運動就要短命了。

二·文化運動家的互相排擠

甲說乙的學說是洪水，乙說甲的學說是猛獸；大家互相排擠，是中國從來讀書人的惡風氣。其最終的目的，無非要人家說他自己的學說好，使大家去崇拜他。不幸中國的文化運動發現了沒有幾時，而這種攻擊，謾罵，排斥的態度，已經實現。無論對於什麼學說，要是不合他們的意志，不論是非，開口就是謾罵，動筆就是攻擊。其實大家都是想做一個文化運動的領袖。甲想把乙罵得無聲無息，自己可以橫行無忌；乙想把甲罵得無聲無息，自己可以做一個領袖；並且往往還有許多盲從的人，附和着喊陣。這真是一種極不好的現象；把真理的光彩遮住，文化的進步，就因之滯阻。

三·偶像的造成

中國的偶像很容易學成，無論什麼學說，一到了中國，立刻就會變成偶像。偶像是件不好的東西能夠束縛人的思想。因為大家崇拜一個偶像，就失却了批評的精神；往往一種學說的真理反因之不能實現。中國的學者，也往往想變成一個偶像。的現在中國偶像很多，幾位稍為有點名望的人物，都是偶像。他們的舉一動，一言一語，無論是好是壞，沒有人敢去批評；並且他們亦有不許人去批評的暗示。倘使有人說他們一個「不」字，他們就要咀文嚼字的謾罵，或是譏笑人家。這真是文化運動極不好的現象！

我的朋友余天覺對我說道：現在文化運動的黑幕重重。我初聽這句話，覺得很驚異的；後來我細細的往各處去調查一下，真覺得黑幕重重。假了文化運動想出風頭的也有；騙錢的也有；自己掛了文化運動的招牌在那裏騙錢，反說人家騙錢的也有；想做官的也有；種種不勝枚舉。真正的文化運動家百不得一。長此下去，將來中國的文化運動的結果，說起來寒心——

破產！

民國九年八月十二日

諸位！你知道麼？新的小說自第一二卷起，大革新！

建設「愛」的倫理！
創造「情」的社會！

非言情最佳之作不入此集；
非寫情最善之墨不污此紙。

撰述人之言曰：「言情須於無人處言之；須於愛神之
前言之。」其言情的高潔於斯可見。

言情 紅第
小說 葉集一第
專集 集錄

導言

同人

白書記

王無爲

死葉

王靖

碎玉記(上)

張靜廬

每册二角

上海四馬路
泰東圖書局發行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吳芳吉

第一折 引子

我向來不替別人作傳，獨於梁喬山先生之死，甘願提筆去做。這個原因有兩：

1 有名的人死了，儘可不替他做。因為既是名人，他生前的傳，一定不少；試看全世界上，舉凡輿論所頌，報紙所稱；大而朝堂冠冕，小而里巷縉紳；誰不是替許多勢利的人，作些生傳，以騙嚇鄉曲小兒的呢？惟有一般無名志士，講到人格識見，原比滔滔天下，清高的多；講到事業襟懷，也比袞袞諸公，正大的很；乃境遇地位，偏是厄折難堪，困窮獨甚；其身既孤，其心尤苦；他既不求人知，也無外人知道；他之對於世界，到有萬縷之熱情；而世界之對他，竟如奇零之分子；他但真能把持，真有覺悟，將那些花花樣樣，看得個透透澈澈；做了一天的，人，便盡一分之力；雖是遜世沒名，也不去管；總之，至老至衰，無尤無怨；正直而來，清白而往。這般的人，煞是可敬之至，他們死後，到也配得作傳；如梁喬山先生，便是一位，所以我是應該做的！

2 作傳不是掛賬；僅將何年降生，何年慘死，其麼籍貫，甚麼世系，開他一單便可了得事的。因為凡屬人類，都有這些條件。作傳也不是勸進；滿紙的如何生而有德，又如何長而有志，怎樣發憤讀書，怎樣慨然長歎，這不過幾句套話；縱是真的，也不值得贊美。作傳的真義是：一面對於死者，要述其未盡的志趣；一面對於生者，要可作後來的觀摩。如此作傳，庶不致瞎吹法螺，亦不至浪費筆墨。至於鄉黨門第之微，浮沉

新 人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一

身世之感，到是不關輕重；視行文之便，隨帶說出罷了。若梁喬山先生之死，對於同盟會中，少了一個健將；於中國公學，少了一個良師；到還不甚可惜。最可惜的是先生的遺志遺業，不關係於過去，而關係於將來。他那遠大的抱負，不在過去一黨一會的寡頭革命；而在將來羣策羣力的大衆革命。不幸事在萌芽，而人已長逝，所以先生的傳，更不容不做的了！

只是先生與我，相處纔有半年，雖志同道合；又共在新羣雜誌作文；我於先生的出處，究未深悉。同人中：惟萍鄉鍾古愚先生，與之交遊最久；衡山曹志武先生，與之謀畫最多。所以這一篇傳，關於生活行事上的，全靠鍾先生的追述；關於思想主張上的，更加曹先生的參證；此外則以我們平日的談論，及先生之著作，收拾起來；彙成傳中材料。雖嫌瑣碎，却是真實，這是我私心能自信的。

第一折 行狀

當我做先生的傳，充滿我心中的，都是先生的容貌。而容貌上最鮮明的表示，便是先生的鬍子。他的鬍子，本來又長又美，最青最多；再襯以和平忠厚之神氣，樸素整潔之衣冠；所以無論何人，只要與他見了一面；便知他先生，是個古道照人，而大慈大悲的長者！他說話的聲氣甚小，又滿口邵陽山中的土音，非與他久處數月，不能理會。他自知拙於語言，所以不常說話。昨冬，我們與他同住一樓，每天能見着他的；當晨光纔亮的時候，便隔牆聽得他反反覆覆讀習英文的聲氣，那牆頭的北風呼呼的吹；牆外的雪花密密的降；我們年輕的人，到要擁着棉被，捨不得起！早飯來了，纔與他嘻嘻哈哈，在席上會了一面。午飯來了，再與他嘻嘻哈哈，在

席上會一面。直到晚飯過後，那閱報室中，爐火已燒得通紅了；茶味已煮得滿香了，好他來與我們一般懶人休息談天了。我們歡喜聽的，是他的牧羊故事。原來中國公學，是寄生於同盟會的枝上。自從民國四年，袁老頭兒得了那皇帝的相思病，把同盟會人追得雞飛狗跳；於是中國公學，勢不能不倒閉起來。那時梁老先生，纔趁此回到家中。他家在湖南省邵陽縣幾座荒山窮谷之間。到有幾塊薄田，勉強做得飯吃。他在外十多年，到了此時，纔得侍着那八十歲的祖母，六十歲的母親，歡會一堂。他又自去種菜，自去牧羊。山居兩年多些，至民國七年中國公學復興，纔又出來。這兩年的山居，在我看來，是他心滿意足，終身最快樂的時候。但依他說來，他的心中，仍是塞滿了苦境。我的日記，曾記他一段閒談；且將他抄下，就可見得。他說：

「對着我的窗外，有高高的一座山。山上的樹木，十分茂密。那綠油油的樹色，一直瀉入窗來，舉頭看去，如橫一幅綠天似的。從山到家，隔了一段深谷，又因山上野獸甚多；那打柴，放羊的人，都不肯去。某天早晨，我當窗下正在看那曉色；恰有一隻黃虎，如飛的沿山跑去。他所過的地方，那樹葉草顛，好像被他驚壞，戰兢兢的；順風發抖。從那日後，那山上的鹿子，獐子，忽然大叫起來；一天到晚，叫得慘痛難堪；叫了幾天，便一聲也不叫了。後聞獵戶傳說：凡是老虎下山，每將那一座山，圍跑幾週。圍跑一過，他身上的臭氣，便發散一次。無論豺狼鹿兔，遇着那臭味的，便以為有虎在前，不敢過去。他然後一個一個，捕食起來。那叫得悽慘難堪的時候，正是那些小獸，怕虎去捕食他；那一聲也不叫的時候，是已捕食盡了。這場惡劇，累得我心難過得很。我想那些小獸，在幾天以前，方自慶蕃息優遊，得

了樂土。豈知殺機之作，就在樂土之間？曾不轉瞬，便算過去一世，混沌一回。想到此處，那窗內綠油油的樹色，竟變作毛髮森森的鬼影；不但不可愛，而且令人生畏。你想人間世事，又不是如此麼？說了幾夜，他又總結說道：

「但我許多的體驗，可以一語包括。就是：凡屬同類，都能互助。凡是異類，乃相殘殺。異類既不能免，則殘殺之事，亦不能絕。永遠有異類，便永遠會殘殺。所以大同世界，在生物之中，是永遠得不到。至於同類之相殘殺，惟人類為最著，同類的禽獸，絕少殘殺之事；所以禽獸的天性，到比人類高出些！」

我聽到此處，也向先生說說我的故事：

「民國三年，我在四川的嘉定府中校，同事的幾位教習，在峨嵋山西南，發現了一塊荒地，深入一千多里；都無人烟，我們就想了一個殖民的辦法，各將家族的人，先去開墾，以為殖民倡導；並將那塊荒地，就呼作「墾場」。我家佔了一座大山，高三十幾里，因為形如荷葉；我的伯父，也給他個名稱，叫荷葉坪。有一天，我那伯父正在屋後掘土，忽見有四個熊兒，一個大熊，躲在那枝葉稀疏的黃荆樹下；不轉眼的，向我伯父窺視。我伯父見他並無惡意，也就靜悄悄的，各自掘土，過了許久，他們纔跳躍而去。這般佳境，豈不是個大同現象麼？可是那段地方，從民國四年以後，外人去的漸多。貪利的人，以為官府「鞭長莫及」，就遍地種起煙來。販煙的客，於是爭先去買。那苦寒的墾場，立刻變為金窟，那四

方的悍匪，也就立刻殺來。到了現在，又由金窟變成土灰，沒有一人敢去；弄得我們沒有飯吃，纔又討口到上海，與你老會見啊！」

先生聽着，又是好笑，又是羨慕。此後他常向我說道：

「我就愛那熊兒窺視你伯父的光景！可惜湖南全省，沒有這樣不費錢買的山地！待我英文學畢業後，我們回到內地，不妨聯絡同志，冒險再去開墾罷！」

這一冬天，我們夜夜聚談，好不快活！到了今年正月初一，我們睡到十二點鐘，纔爬起來；我在枕上，還聽得他反反覆覆，誦習英文的聲氣。午飯過後，我們找他到大馬路去看熱鬧，找了多時，找不着他，以爲他先去了；誰知他在那圖書館內，挨著一盆冷梅，正襟獨坐；看那些馬克斯、牛克斯沒趣味的書！我說：

「你老已四十歲了，何必自苦如此！」

他慢慢的掩了書，又摩一摩鬍子，答道：

「你們去看看罷！我覺得世界上沒有甚麼熱鬧的！」

只有正月初七的天，湖南明德學校的胡子靖先生，來邀我們到吳淞觀海；他纔勉強休息一天。我們在廠臺灣下了車，就見着那中國公學舊校舍的鐘樓，巍然獨立；壓在那些茅屋籬垣之上。鐘樓的兩旁，連着兩排房子，許多窗戶；在那紅牆上面，顯得鮮明。對着校舍的右邊，遙遙有些人家的，就是黃浦江岸。左邊有片片的帆影，搖移不定的，就是揚子江口。兩江相會之處，成爲一個大白玉盤。白玉盤的外邊，便看不出甚麼

東西，只是濕雲低飛，蒼煙斷續，似乎艦船來往；那便是黃海的光景了。同行的曹志武君，爲我指着那紅牆說道：

「這座中國公學費了十四萬銀子，便是梁老先生募款監修的。回首又十年哪！」

是時，我們已經走近海邊，在那兩行枯柳，幾堆亂石之間坐着；先生便接着說道：

「這座房子的命運，最是不好！當宣統三年落成之時，適逢革命軍起，同盟會口，有個姓李的，他就在此自稱吳淞都督，把一座中國公學改爲都督府。後又來了一隊女子北伐軍，也要駐紮校內，這還不甚要緊；最可笑的，是那些女子軍，自與李都督駐在一起；也就忘了北伐。後來竟有五個，爲李都督擁去作妾了！」

胡老先生也接着說道：

「你沒有去擁幾個麼？聽說那熊秉三的財政部長，是你替他討來的。那宋遜初找你做甚麼次長，你又不幹，豈不是坐失時機的嗎？」

大家笑了一回，略略休息。時已正午，那柳枝上的風聲，帶着那大海之潮聲，迎面吹來；吹得一身冰冷。我們方要起身，接着就是一陣的波濤，打到岸上；那浪花如怒，把我們的衣裳都弄濕了。我們便緩緩的找了一個酒店，一面喫酒，一面又開談笑；那胡老先生問道：

「那時你在上海不開了一個正利厚書局，暗作革命機關麼？」

梁老先生答道：

「正利厚生意，早已倒了。開辦之初，原是革命黨人集股做成的。因為大家不會經商，又任意挪用，不久便就倒閉。倒閉以後，債主都來要錢，他們預先就跑到別處；不願償還，各商家見黨人不願信用，以後拉錢借款，竟無人應；卒由我籌了幾千銀子，纔把虧累還的。」

胡老先生又說道：

「革命黨人，當時有許多在公學當教習，革命以後，他們都找大錢，何以不管你呢？」

梁老先生答道：

「同盟會中，真正革命的人，現在都是窮的。可是這話說來長了，也不必向人說。我所以未同他們去瞎鬧，也就是看見兩三人外，都與那李都督一樣的身分。就如你自己辦的明德學校，辦了一二十年，用款一二百萬，還是你一人在受苦，又有幾人來管你的！」

過後幾天，我們新羣雜誌的主任周淑楷君要到新加坡去。我們因此聚會一次，便推先生繼淑楷為編輯主任之事。我們半年以來，還有幾種主意，是我們共同抱定的：

- 一、將新羣雜誌作為我們一部分的言論機關，專來鼓吹地方自治；為第一步下手處。
- 二、我們以十年作預備時間，不打招牌；只是因時制宜的行動。
- 三、我們將外面的基礎立定後，便回內地自作農人工人。就農工的本身，組織進行。

新 人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七

四，眼前風頭主義的文化運動，油腔滑調的愛國運動，我們概不加入。

五，我們最後的旨趣是借徑於地方自治，以達於無治。

新年過完了，中國公學又開學了。大家要編講義，要做文章，又是忙個不了。那知不到幾天，先生的病就起。起初幾天，他還在爲公學著甚麼商業道德，爲新羣著甚麼真值基礎，他的四弟屏籬君，把他接在蘇州養病。正月二十三的午時，我們正在喫飯，他帶了幾本小書，來與大家作別，說是休養幾天就要回來；我們都笑嘻嘻的，隨便答應幾句，看他上車去了。又不到幾天，那蘇州來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緊。校中的人天天分頭去看，都說病勢甚危。二月初六那天，志武同我也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仰臥不能起來。他見着我們來了，似乎微微一笑，又費了許多的力，纔說出一句話來：

「我現在是沒法了，我只是平心靜氣等着一死！」

我們見他說話費力，不肯同他久說；只是默然坐着，聽他喘氣之聲。那喘氣之聲，雖沒有甚麼腔調；但一呼一吸，竟是很有意思。他最初似呼喚他的祖母，後又告訴他的母親，又吩咐他的二弟三弟，又辭別他的夫人。彷彿向着他的夫人語道：

「可憐你沒有兒女！更難爲你是個知書識理的人啊！……」

我聽到此處，更傾耳聽他的下文，忽然自驚醒道：

「明明是他喘氣，那裏是同家人講話呢！」

至此再要去聽，便聽不出意思來了。他仍是喘吁吁的，也像他讀英文一般反反覆覆的，在那呼吸中溫習起來：

「我現在是沒法了！我只是平心靜氣，等着……一……一……一……死啊！」

他的四弟屏藩君，以爲我們沒有到過蘇州，硬要留着遊玩兩天。邀了他的同鄉李湘嵐先生引我們到處觀看。首先就到虎邱在那冷香閣下，留屐徑旁，有小小的土屋兩間，紙窗苔徑，封鎖在那野草蔓藤之中，那李先生指我們道：

「這小小屋子，便是喬山先生當年讀書之地。辛亥革命；他住此叫那蘇州巡撫宣布獨立。後又組織蘇浙聯軍圍攻金陵。衆人推他爲參謀長，指揮各軍；做了三四個月，你說他得了好多薪水？」

我說，並不知道。他說：

「得了十二塊錢！」

那時我們由劍池爬到古塔之下，是爲虎邱最高去處。俯視蘇州；那靈巖山外的殘陽，反映着太湖的水面，波光一線；將那蘇州城垣，襯出得格外美麗。那矮樹如絨，閃出一座高高屋頂的，便是那莊嚴的西園寺，再前一步；便是那幽曲的留園；又前一步；便是那梁先生臥着的病院。指點到此，不覺都歎一口氣說道：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同遊的劉君，也接着說道：

新 人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九

「梁先生還有一事，又可憐又可笑的：當宣統元年的冬天，他因為籌了千多塊錢，由武昌回上海，他的款項，已經預先匯走，只取了三塊錢，裝在他的皮衫，作為路費。他在輪船上，坐了一位統艙。船過南京，夜半大雪，他將皮衫蓋在被窩上面，悄悄睡了。夜深，忽然冷醒。起視被窩，那皮衫竟致被人偷去。天明，舟到鎮江，只得穿着一件汗衣，踏雪上岸。幸而友人甚多，不致冷死。那時我在鎮江，親眼見着他的！」

過後，我們回到上海，一連幾日，並未見有消息，替他喜的了不得，以為病可好了。突於四月三號的晚間，蘇州的電報來到，請趕急送衣衾去。這一句話，倒使大家不能回答。鍾古愚先生，因趁早車去看，則於昨日發電之時，那乾乾淨淨，勤勤懇懇，每日清茶淡飯，終身麻屨布衣的梁喬山先生，竟自與他鍾愛的故國，得意的好友，撒手長去；在這國內友內，再也找不出了！

第三折 志業

說到梁先生為何如的人，將他生平看來，不外兩樣：

- 一，是具有犧牲精神的革命家。
- 一，是主張良心直覺的教育家。

他革命的成績，是同那些黨人組織同盟會。他教育的成績，是同那般學子組織中國公學。由他犧牲的精神，及良心的直覺上，生出來的思想，就是他的「個人無政府主義」。換一句說：他之具有犧牲的精神，及主

張良心的直覺，正是貫徹他「個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

但是這「個人無政府主義」最易生出誤會，便不免聯想到那殺人放火，以暴易暴的過激主義；以爲「個人無政府主義」便是「俄國過激派」之縮影。實則不然不然。「個人無政府主義」的意思，就其要清清白白，正正直直的，做一個人。「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內容，說他是求極端的自由，是行極端的平等，是施極端的博愛，也可。說他是抱極端的悲觀，是近極端的孤僻，是用極端的破壞，也可。總之：「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問題，便是做人問題。凡事都有兩面看法：那博愛，平等，自由的內容，不過屬於正的；那破壞，孤僻，悲觀的內容，不過屬於負的；其實都是一體。

在做人的問題內，急待解決的事，就是「苦」「樂」二字。人的一生活，無非去苦求樂。所以哲人的職務，也無非推闡苦樂之理。詩人的職務，也無非傳達苦樂之情。樂有真有假：樂在形跡上的；形跡消滅，樂亦消滅，這便是些真樂。還有精神上的，離形跡而獨立；隨理解而長在；仰觀俯察，在在可得；不以貧富，尊卑，生死，存亡，而稍有阻隔，這樣便是真樂。既要探求真樂，必將一切虛偽的排場，都要除去，政府爲最大的虛偽排場；有了他後，便不免生出偶像，生出迷信，生出階級，生出私產，生出戰爭，生出強權，便足使人不樂，而爲人的大苦。所以要得真樂，便該除去代表萬惡的政府。這便是「無政府主義」的意思。

實現「無政府主義」的時代，也就是個大同世界。但梁先生的意思，以爲積極的大同世界，是終究不能做到。他說：

新 人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一一

「惟在精神，及理解內，乃有絕對的東西。一落形跡，便不能處處美滿。因為形跡是有限的，是能消滅去的。大同世界若不是絕對的美滿，便不算為大同。若是絕對的美滿，可就不能做到，即在絕對的美滿中間；生出不美滿來。」

所以先生認識的大同世界，完全是屬於理想的；而實際的大同世界，却不能到。他設身處地拿自家來譬喻說：

「即如性情，嗜好，思想，境遇，我既不能強迫世界人人也都如我；我又不能拋却世界之我，以從別人。是我與人的中間，終有一線縫隙；這點縫隙，就是痛苦的殖民地。」

他又推想：縱然到得大同世界，但世界的進化既是不已，到了之後，必又希望更大的大同世界，及更大的大同世界，及無限大大的大同世界。這個推論，有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取來取去，「萬世不竭」的樣子。他將時代上的現象，拿來作證說道：

「我們今天之渴慕大同，猶如居專制時代之渴慕共和。以為到了共和，就可太平，誰知專制的舊痛苦去；而共和的新痛苦來。我們又想到了大同，也就馬上太平，安知共和的舊痛苦去；大同的新痛苦又不來麼？」

他既認定大同世界惟理解及精神上乃可尋得。所以大同世界之隱見得失，也隨各人之理解及精神而異。那麼，就說大同世界是已過去的，也要得；就說大同世界是全未來的，也要得；不管過去未來，總之；大同

世界是靠着一個想像 所以他說

「孔孟一流，開口必稱堯舜，後世書生，又開口必稱孔孟，雖是一個舊頭腦；實則無關新舊。因為他們所說的堯舜孔孟無非當作一個想像的人。那些『想像人』的人格，與實際上堯舜孔孟的人格，不必就是一樣。只藉堯舜孔孟之名，為他想像中寄託的東西罷了。今人的想像，不過掉了一個方面，將往古掉成後世，將中土掉成異域。因為將來的人，未能見着，所以不便叫出堯舜孔孟的名。實則極端的復古，與極端的崇拜將來，其為想像，是沒有分別。好像懸個空鵝，任人前後射去似的。」

形跡上的大同世界，既絕對做他不到，只有相對的做得一點。所以又說：

「世界進化，只可說將世界上的痛苦減去少些。而不能使痛苦再不出於世界。減而又減，減到極小度數，這是人力所能達到的。那終究減不完的，只有受自然的支配了。」

這一篇話，是從他的讀書雜記及許多函件內彙錄下來的。其理論對與不對，另是一事。我職在追述梁先生的志業，不當加以客觀的評判，不過藉此便可窺見他的人生觀了。

他既以為絕對的大同世界是達不到，而望人如我，與舍我從人，亦靠不住。於是大同世界的「空鵝」只有懸在個人的心中。這般妙味，亦僅可在理解上去領會，在精神上去享受。別人能夠都得領會，都得享受固好，——世界人人都得領會，與享受，自然世界上的痛苦就可減到極小限度，——縱然不能，也不妨由我個人發端。這便是梁先生所抱『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由來。

新 人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今回且插入我的意思：梁先生的理解，與我雖不盡合——梁先生尚承認學問道德，有存在的價值；我是根本不相信有學問，更不相信道德——但他這段意思，以個人生活，要直接於世界，將一切虛假的排場打破；然後得見真樂，這是我所贊同而佩服的。我以為世界之大哲人，大詩人，及真正覺悟之人，無論古今，莫不是無政府主義的同志。縱使沒有明言，亦莫不具此理想。那透澈的蘇格拉底，Socrates 怪誕的載金斯 Digenes 直捷了當的希都魯，Theodoros 及宏深博大的釋迦牟尼之流，固然是無政府主義之同志先生；就是被現在無意識的笑罵，使人不敢為他叫冤的孔孟，也是無政府主義的同志先生。不過他的手續較為平易淺近，就在平易淺近的現象內，去求大同世界。他認定個人為世界的起點：假如各個個人，能夠身修，自然能使家齊；各家的個人能使家齊，自然能使國治；各國的個人能使國治，自然天下是太平了。他又認定人性都是善的，更是無政府主義立論的根據。要解決無政府主義一切問題，只有歸根於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不要政府；惟其各人的性都善，所以認憑人類如何繁雜，終有一個共同的心理。這共同的心理，便為大同世界建設之基址。再看他養成個人精神上的條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這種精神，非無政府主義的人，怎樣配得上說！

我看梁先生之具有犧牲的精神，及主張良心的自覺，正受儒家的影響。記得他對我說：

「在個人生活，直接於世界的道上，不容別人來阻我們過去的。要是來阻止我們直接於世界的路，那便是我們的仇敵；便要起來革命。我們首先要覺悟的，就是這一件事。不過這樣覺悟，要由各人

直覺不可替人去覺。因為替人去覺，那以己之力替人覺悟的，便是一種主動地位；那受人之力，然後覺悟的，便是被動地位。無論甚麼道理，甚麼方法，不是出於主動，而出於被動的，便會生出毛病。革命事業，也是如此。所以應該人人覺悟，纔是根本上的革命。若是多數的人，沒有覺悟；僅由少數的人，操縱他去覺悟，那就靠不住了。同盟會的革命，正坐此病。凡真正覺悟的人，對於社會的事，只認為個人分內之事。革命事業，也不過社會事業之一種，所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話；正是為此下一注解。若因個人功利而言革命，是以革命為投機的賣買；因革命而言個人功利，是以革命為禳鬼的祈禱。凡真正覺悟的人，就是真正的革命家。教育的意思，不過藉此以引人覺悟的動機，其覺與不覺，仍在自己。」

先生的思想大概不外這些：他的詩文作得不多，所以沒有許多材料。然即此幾篇，已可見得一斑。至於他的計劃，以實現他思想的，便是他提出的「地方自治。」

他以為政府雖不必要，而社會上的組織，是不可少。猶如國家招募的軍隊雖當消滅，而人民尙武的精神，却要提倡。地方自治的意思，是不煩政府代我們支持一切；而由我們自來支持。現代軍隊之蠻橫，由於我們仰他保護，假如我們能夠自家保護自家；人人都有槍械，自然沒有軍隊蠻橫之事。這樣自家保護自家的組織，便是地方自治的事。他說：

「俄國現在的舉動，我們雖稱其大快人意，但是我們當知道的；俄國今日之革命，最是有組織的。幾

新 人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十年前他的文人學子就從事於鼓吹；熱心志士便分頭去聯絡；他革命的現象，雖終生於今日；而革命的精神，早蓄養於先年。所以發動之後，仍是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一面雖在內訌，一面能禦外侮。所以鬧了幾年，終不致於亡國。中國將來，雖不免最大的破壞一回；但是沒有組織，必生出兩樣結果：一，不是社會革命，只是土匪叢起。不是勞動階級去推翻強盜階級的人，只是全國的人，互相殘殺。又以人民沒有知識，易為野心家所利用。

二，全國的人只是一盤散沙。四萬萬人，猶如四萬萬國。瓜分四萬萬人合成之大國固不易；覆滅一人撐持的小國，如反掌；則仍是同歸於盡。

我們今日哀憐俄國，假如我們不早預備；恐如俄國今日，亦不可得！
預備的起點，他以為須從眼前及自家做起：

「以前之推倒滿清及現在之文化運動，都是提倡的人，自居於領袖地位。所以專制之氣習，偶像之迷信，終不能免。以後便不可再蹈覆轍。要講勞工神聖，便該以身作則，去當勞工。不但人人應當動工，就是蠻橫無理的軍隊，也當身入地獄，去與他們為伍。即在地獄之中，引起他們的覺悟。勞工神聖一語，亦不妥當。因為勞工是人類的義務，不能以義務叫做神聖；不能因為神聖，然後勞工。有了神聖，就不免有偶像。從前之軍人神聖，國會神聖，可不是些般鑑麼？」

他又以為預備這種社會革命，除了普及教育以外，沒有別的法子。他所常談的一語：

「無教育的革命是假革命」

便見得他經營中國公學始終不懈的意思。至於他的教育方針：

「我不教人愛國，也不教人爲家，我只教人作成他一個人。」

因爲國家也是個人集成的，沒有乾淨完美的個人；自然沒有乾淨完美的國家。

將個人之稟性，去因勢利導；使個人之天才，得盡量發展；這便是「根本的教育。」

這幾段話，從他的函件抄下來的。替他總括一句：教育能夠普及，不患人民沒有覺悟。人民能夠覺悟，不患社會之不改良。那時節，人人都有教育，人人自會覺悟；社會問題若可以和平的解決，自然少些麻煩；若必經破壞的手續，也可不致糜爛。如此做去，社會上的痛苦，便可慢慢減小。減到極小限度，雖不算爲大同世界，亦已相隔不遠了。

先生不但空言，更能實踐。決意自今年起，就從某處下手。此間之新羣雜誌，也作爲一部分的言論機關，更約同某某數校，爲同調的進行。俟布置停當，我們便放下屠刀，每日作三四小時的工，讀三四小時的書；使勞力與知識，並行不悖；生活與環境，互相調和；則在我們中間，就可造個小小的大同世界。再以我們的餘力，幫助他人去互相聯絡，也就是地方自治的基礎。也就是無政府主義的胚胎。這便是梁先生的志業，這也是許多人的志業；梁先生雖死，他所抱的志業不死；他所抱的志業在許多人的心中，許多人不盡死，則梁先生也不死啊！

第四折 收場

我將梁先生的傳述完，我的心中生出兩種感想：

1. 梁先生的『個人無政府主義』不僅在經濟之分配，勞工之互助上，爲機械的主張；其最可佩服的，是超出功利之外，而在精神上去講究。可算爲『精神上的個人無政府主義』。此主義之來源，是儒家所給他的。他完全是個儒者，所以他的志業都是中庸之道，易知易行。我相信這樣『精神上的個人無政府主義』將來要大發達。因爲無論何事，只有自己管得自己。靠人來管，不會成功；去管人家，不會長久。也就是菩薩不能超度衆生，惟衆生自家超度之意。

2. 梁先生的遺恨，是他生前未能將他計劃實現出來。所以長生之術，真不可不講。使天假之年，再隔十年不死；以他的經驗見識，毅力雄心，專從事於地方自治的事業；縱不能馬上見效，但影響之大，必有可觀。我看現在的高位名公，他們的資質造就，都是粗淺已極，其所以榮顯如是；固然由於愛出風頭，半亦由於長命所致。我們雖不羨慕榮顯，但凡從事於艱難的事業，沒有悠久的光陰，怎樣能夠妊育出來？假如個個早死，豈不是永無做到之日？所以事業愈艱難，需要的時間亦愈久遠。最近如康德的哲學，托爾斯泰的文章，誰非幾十年的預備呢？

我的話說完了。可是要向梁先生之靈魂補說一句：前一節話，是我希望生者之言。先生聽着，也不必有所遺憾。你的兄弟，都能替你養親。你的朋友，都能爲你繼志。你儘可安心勿慮。我們之與先生，是

仍在宇宙間的。猶有一副精神爲我們交通之路。我們藉此精神內觀反省便覺先生近在咫尺。先生好談張橫渠的關學，可知『存順沒寧』原是一理。我不能文，沒有將先生行狀志業表曝萬一，且把那李二曲的成語寫在下面，以當先生之贊：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晝不愧影，夜不愧衾；

在天地爲肖子，在宇宙爲完人；

今日在名教爲聖賢；他日在冥漠爲神靈！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十七號，喬山先生死後四十四日，芳吉沐手敬述。時客上海中國公學。

『此篇爲友人吳芳吉所作。打算登在新羣雜誌上的。後因新羣停刊，就沒有發表出來。當時梁先生的兄弟某君，曾將此傳印或單行小本，欲以贈送諸友；乃以傳文中有牽涉熊某貴人的話，爲中國公學當道所阻止，不許發表。——熊是該公學的董事——我於去年識梁先生於新羣社內，相與談論，有許多不約而同之處。我看先生持身之高潔；與見地之遠大；真是文化運動聲中的實行家。其滿腹的計畫，雖未即施諸事實；但其言行種種，多可爲吾人參証鑑取之資。故商諸吳君，請其發表於此。而且本篇的內容，對於文化運動的批評，尤有許多精透獨到的見解。——依我個人的直覺——與本志本期的宗旨，更是天然脗合，愈增發表的價值了。』

新 人 一個文化運動家——梁喬山——的傳

九年七月一日陳方附誌。

二〇

最新發明的

腦胃腸病不藥自療法

腦與胃腸的病是最易犯而又最難治的病。現在有人發明一種能兼治腦胃腸病的簡法。不用藥，也不用器具，又與催眠術，精神療法不同。一經施術，就可以立起沈疴，有得心應手的妙用。這書日本人曾經譯過，現在本局又譯成華文。原定價九角五分，本局還增加了好些材料，只賣五角。凡是講求衛生的人，不可不看。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啓

「學生政治」與文化運動「上」

陳方

開篇述感。我於前年的秋間，曾南渡一次；那時的北風，正兇狂得起勁。當我所乘的船，既駛進大洋以後；但見那白茫茫的波濤，兼天湧起，突處如丘陵；陷落處如豁谷；其勢奔騰澎湃，如千軍萬馬蜂擁而至；其聲哮砰磅礴如火山爆裂地球俱震的景况。有許多初次渡海的人，睡在艙內，聽了這種聲息，就覺張皇失色；及見了這種勢派，更是心膽俱驚。加之這隻船受了水力的衝動，一上一下，簌播個不了；又看見海中其餘的船，在那水面上驟起驟落，幾乎就要淹沒的景象。於是我們覺得水的力量，實在雄厚；船的危險，更難懸想，那時渾身的血管，都拍拍地跳着，以爲頃刻之間，就有性命之憂！可是有些渡海慣了的同伴，他們都態度雍容，處若無事。我正在稀罕他們怎麼那樣鎮靜，他們却前來安慰我了，說道：「你不要害怕，這是海潮動了，每日都常有。來勢雖然兇，只要船身堅固，與駕馭有方，却也萬無一失。你快安心隨船進行，不必空起恐慌啊！」我聽了有許多的原委，就立刻把驚魂定了，因爲我知道所乘的船，確是堅固；諒想駕馭的人員，一定也老於航行；斷非貿然從事。這兩件既經明白解決，遂無所用其憂慮，竟快快活活到了我的目的地。但是初時那種驚恐情形，也留了深刻的印象在我腦根中，至今還不會忘記。待到去年的學潮發動以後，得着許多的感覺，覺着這學潮的情形，十分與海潮相似。所以我的腦中，對着這兩件事，時常互起聯想作用。於是學潮的印象與前次的海潮同樣的深刻了。試看當去年五四的時候，學潮初起於北京的學生界，誰料僅僅十幾日工夫，天

津上海的學生就跟着鼓舞起來；各省內地的學生，也都同時響應了，再沒有幾時，各地的工商界，也都來搖旗喊吶，助威壯勢。總觀全國之中，除了一班賣國官僚切齒痛恨以外，其餘的人，皆予這學潮以充分的贊許。

所以全國的政治和社會，皆受着學潮的衝動，或是直接變化，或是間接變化。另外有一種人，確不表同情於學潮，然以無法禦其來勢，亦不得不略與周旋，以圖時勢之適應，藉免競擇之淘汰。總之，無論政治與社會，皆被這學潮的盪激，現出一種不安的情形。這種勢力的猛大，與那海潮盪激艦船的勢力相比較，真莫能分出絲毫的強弱高下。但是那些站在這種勢力之上的人，前途的安危，究竟又何如呢？有人說：「現在學潮的勢

力，雖是很大；然而四圍的阻力，却也壁壘森嚴，日夜在那裏狙險設伏，想着乘機破壞的人，正是不少哩！像這樣的前途，恐怕未容樂觀吧！」此種說話，倒也確有是事。然而鼓動學潮的人，當初原是見到。既然見到了，那

就自有方法對付；即算是失敗了，還可再接再厲，果能一直堅持，終有奏凱的一日。并且那些破壞的人，不是精神死了幾千年的腐儒；即是一般強盜式的野心政治家。這兩種的人，早就應該受那天演的淘汰。他們

即使從此退縮逃遁，恐也難保餘生。何況與這天然的世界潮流，互相衝突！真是臂螳當車，自速其死，我們且括目以待，看他的末日到了，何必再憂他們來作難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學潮前途，正不在這些阻力；而在那些跟着學潮掛假招牌的人；請看自去年初發時，即有許多的大偉人，大政客，首先起來出風頭，口裏都嚷着中國現在的政治生活，是萬惡淵藪，如今決意不幹。我如今決意做文化運動的事業，先把社會改造得好好地，再

說罷。於是乎什麼三民主義，什麼社會主義，極力在他們的月刊和週刊上盡力鼓吹。又有些報館，也掉轉

風帆往新的方面走去在報章上另闢一欄以爲灌輸新思潮的地位滿紙的奮鬥解放覺悟改造社會平民各色好名詞，都排得擠密密地。他們又曉得那時的學生，很有左右社會心理的勢力，乃極端迎合學生，以表見其爲實行文化運動者的意思。他們以偉人、政客、大主筆的資格，來掛文化運動的招牌，自然容易惹人注目。所以社會上的人，都說：某偉人真好！從前做革命的健者，如今又做文化運動的健者。又說：某主筆舊日盡力於民黨，今日又盡力於學生，始終幫造福中國者的忙，如此高義，真可欽佩！那站在文化運動的旗幟下面的人，都把這兩種人奉若神明般看待。——我雖非文化運動者，却曾崇拜過這兩種的人。——哦！如今明白了！原是當初我的眼睛瞎了，連其餘的人的眼睛都瞎了。原來他們是投機出風頭的，沒有權利到手時，就來附和學生，講打破階級；講推翻賣國政府；一等有了做官機會，賣國黨可以攜手了，趕快把文化運動的月刊、週刊、各色招牌收藏起來。口說從心以後，當譯些有統系的書，灌輸些精密的思想，據我想來，書多偏重「主義」，固是當務之急；至於月刊、週刊，却便於研究「問題」，借著「問題」去引動社會上的思想，却比那空談「主義」的書，來得容易些。這兩種出版物，原可並行不悖，他們却把問題拋開了，蓋明知研究問題免不了要攻擊現在的賣國政府，然而他們倆既目成相交，正在效比翼於飛的時候，怎願反唇相譏呢？所以還是借題收場罷！至於那一種大主筆，尤其卑污之極，他跟那嫁人做妾的偉人做了了頭，倒也罷了，他却還有臉來辯說：做妾是好事，賣國黨是該聯絡的。咳！他的廉恥，縱然喪盡，難道一點志氣，都沒有了嗎？有這兩種人在這文化運動裏鬼混，那纔真是危險！更增文化運動的阻力，因爲那些腐儒和軍閥來與文化爲仇敵，尙不足甚憂，他們對於

文化運動的真相，直茫然不知，只曉得瞎反對一陣，說是「過激」「過激」罷了。也沒有什麼方法，只曉出道命令禁止類似的書罷了。這樣的仇敵，究竟還可想法避免。至若這班冒牌的人，他們對於文化運動，原有相當的研究，這裏的內容和途徑，他們都很清楚。現在他們既與國賊軍閥混為一氣；文化運動者，與那國賊軍閥原是勢不兩立的，那麼，這班冒牌失節的政客，自然也不兩立；將來他為那些國賊軍閥，去做鄉導，來攻擊文化運動，較往日必然利便許多。所以我說有了冒牌失節的政客，更增文化運動的阻力。2. 墮落文化運動的信用；因為現在的文化運動，正是萌芽時候。全靠這些運動者，有身體力行的勇氣；和始終不渝的毅力；庶幾在社會上可以樹着些聲望。那表同情的，自然會跟着變化；即使那不表同情的，也必定說：「這些文化運動者，他們的主義，未必和我們相合；然而他們能始終服從主義，確也可以佩服！」人人都能如是，那文化運動的信用，就立刻能在社會上佔優越的地位。可惜有了這班冒牌失節的政客和主筆，做出了朝三暮四的事體，那欲向新文化表同情的，着了就灰心不前；那不向新文化表同情的，看了益覺齒冷；他們的心理，以為這班鼎鼎大名的名人，尚且是虎頭蛇尾；何況那血氣未定的青年學生，日後的失節，不能保持文化運動的初心，是更不用說了。這樣的跡象，我相信斷然有的，豈不是墮落文化運動的信用麼？有了這一種的人，而文化運動就受了兩種惡影響；前一種是間接增加敵人的破壞力；後一種是直接損失本身的價值；有了這兩層危機，豈不是很為可慮麼？我們既然贊成文化運動的事業，當然不忍見他有這種危機，應該想些方法來贊助他打破這些障礙。但是有許多熱心者，雖願盡力，却於文化運動的全盤事理，有些不明，苦於無從着手，也是可

後果；羅列他的手段；批評他的得失；不是敢說公諸當世，只想引起大家的注意。爲這學潮盡些力量；想些方法罷了。

我們既願爲後此的學潮盡力設策，就應該先找着前此弄潮的主人翁說話。學生爲弄潮的主人翁，是誰都曉得的，所以我做這篇文章，只就學生方面的事實，拿來敘述批評。如今所急切要說明的，就是前此學潮的內容，究竟包着些什麼呢？我敢說大膽斷定說一聲，前此的學潮，是因政治不良而發生的。所以他的目的，就在改良政治。隨後知道直接改良政治，是一時做不到的；乃欲先事改良社會。蓋社會組織完密，則執政者雖欲腐敗政事，然不能破社會的組織，也就無法可想。在這時候，他們所取達到目的的手段，就是惟一的文化運動。我們既然要批評他的目的和手段；就要先了解那目的和手段的性質。一、政治是什麼？二、社會事業是什麼？三、文化運動進行些什麼？先明白這三件，纔能夠對現在的學潮去下批評；對將來的學潮，盡些貢獻。

1. 現代政治是什麼？今日的政治，斷不是那種「政者正也」的正名政治。因爲那種正名政治，是專制時代的階級政治。他是全靠階級制度，來維持他的威信。現在中國的名稱，是叫「民國」，那麼，他的政治，自然是一「民治」。民治的精神，就是一切舉措設施，都應該以人民爲本位；而且這些設施，又應該由國內的人民，自由發揮，所以由人民委託忠實而能受命的人，去代理國家一切的事體。看看何項事業，是與民

有利，就去舉行；何項事業，是與人民有害，就去消弭。假如人民見到有利害相關的事，也有自由興革的權力；人民有不滿意於這些委託人的時候，也有自由罷免的權力。所以「民治」的政治，除了人民的利害關係以外，簡直不知其他。然而現在我國的人，還有說：「假如某人登了台政治或可以好些」的話。又有各黨的人，因為擁護他的首領，就說：「中國的政治，必須某人當局，纔有開明的希望。」其實這種不三不四的賢人政治，還是專制時代的舊面目。與共和精神，是極端背馳的；就如現在工廠內的工頭制度，是一樣不合理的。請看我國自改革以來，八九年間的變亂相尋，生靈塗炭，都因這種賢人政治的名目，在那兒作祟；我說我的人好，應該執政；他又說他的人好，應該執政；雙方爭不清楚的時候，就出於一打。這其間的人民，就大受痛苦。然而當雙方暴動時，這些人民，從不敢拿出主人翁的架子，來鎮壓一下，一任那般惡奴，恣睢暴厲；如此說來，國家變亂，國民方面，可也不能辭咎！

2. 社會事業是什麼？ 人類生活世界上，第一個大條件，就是過安樂的生活。這生活的大條件，就是衣食住三者的充足；與精神上的自由平等；但是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種田的，未必能織布；能織布的，又未必能造屋；所以為求衣食住滿足的必要，就結合一羣人來分工互助。這一羣人的分工互助，就是社會組織的原子。然而世界日趨進化，滿足安樂生活的手段，必愈求簡便。因之社會組織，亦愈增複雜，必須分工互助的小組織越多，然後生活能力，纔越加發達。所以教育、職業、生產、消費、衛生、養育等等機關，皆為滿足安樂生

活所必需的。見王也求上民台多長內國家，王也下民社多裏面，對於這些事業，是無一不備的。而且

他的民治精神就建築在這些社會組織上。

今就以上二節觀之，可見政治的基礎，是以人民的利害而定興革的方針。社會的基礎，也是爲人民的幸福，繼發生羣衆的組織。不過社會事業，是由人民直接施行，而政治事業，却由人民委任些代理人間接施行；這兩樁事業，雖是途徑不同，而他的出發點與目的地，却沒有毫厘的差異。如果據論理學說來，既然由人民自身所委任的代理人，自然能服從民意，極端的爲人民造福；即使社會組織有些不周密，那些代理政治人，也當然能彌縫補缺，使人民生活躋於安樂地位。其實不然！原來世界的進化，是由原人進於部落，由部落進於國家；當國家初成立的時候，即由那些強有力者用武力來征服人民，遂自立爲君主。他的政治理想，全是以他個人的安富尊榮爲根據，對於人民的安樂與否，確是不曾夢想過的。所以他的政策，往往與民族的幸福相衝突。但那時人民的智識，尙不十分發達，無法脫離這種縛束，只得忍氣吞聲去受痛苦。後來人民智識，日漸開通，知道這種痛苦，是不應該受，並曉得要享安樂，必須自己振作。於是，民與人民團結起來，組織許多小機關，（如我國的舊日的宗祠、神社、公所、義學、各種善堂之類）以自行分工互助。如果這些事業，稍能完備，則人民內部的實力充足，對於君主的觀念，漸漸表示反對態度，一有了機會，就把他推翻，而共和國，乃從此發軔了。然而有些成熟過快的共和國，社會組織，還不甚精密；社會實力，還不足控制那專制時代所遺傳下來的強有力者；人民所委任的代理政治人，還不是由人民自由選舉的。那強有力者，握了政權以後，依舊任意橫行，帶着十足的專制色彩；人民的痛苦，仍然不減分毫。這時候的人民，還宜從社會事業

上加功，把一切安樂生活所必須的，振興起來，以充實自己的力量。到那時政治雖然不良，人民可以不受他的拘束；並且可以用自己的實力去改良政治。由此看來，足見社會組織的進步，全是由政治不良所逼出來的；而且政治修明，不過能輔助社會進步，而社會進步，却能改革政治的腐敗。試將我國由專制變共和，由共和有今日的社會運動，都是因為政治不良，人民不甘受苦，纔發生這種返本還原的舉動，就可證明前說之非謬。又據杜威博士的「美國的民治」講演說：「當初歐洲人民，遷居美洲的緣故，皆因不堪苛政的痛苦，乃逃往新大陸，去謀自由；一到了美洲以後，又求過安樂的生活，所以社會組織，各人極求完備，一切事業，人民均能自治，差不多用不着政府來管理。在這時候，民治基礎既經建築得很鞏固。待到共和告成以後，政治的權柄，全操諸人民手中，除選舉權之外，尚有創制、複決、罷官、各權。無論代理政治者，有何種野心，皆為社會組織力所控制，也就無所措其手足了。」（此段確是總其大意如此，因作文時，未找着原文，一觀了此節，更可證明上說的社會進步，是由政治不良所逼出來的，和社會進步，能改革政治腐敗的理論。

3. 文化運動是進行些什麼？

上說社會組織的進步，是由人民自己創造的；用社會勢力去改良政治，

也是由人民自己促進的。是知民治事業，全在人民自動，斷非他人所能代謀。然而人民自謀，要有這樣的

知識，知道國家與自身，有何等的關係；自身在世界，應享何等的權利；受國家何等的待遇，究該如何的報效；為

羣已幸福的增進；該用如何的方法；必先明白這些義理；纔有對於社會、政治各方面下適當的手段去建設、改

良的能力。曾記杜威的講演中，又有一節足資參証的，他說：「當新大陸找出的時候，歐洲許多革命家，都逃

出不自由的地方，去找新自由。所以來美洲的人，多是些新思想者，許多新思想家，合籠來就造成一種新文化。」（亦見民治演講錄中，仍記大意。）可見美國當初社會組織，能臻精密的原因，乃是這新文化三字的結晶。是知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要達良好的目的，非先從這開拓民智的文化運動不可！所以當法國未革命之先，就有盧騷着民約論來攻擊專制政體；提倡共和制度。我國未革命之先，也有民報黃帝魂各種出版物，來鼓吹排斥滿人與創建共和。卒之兩國的共和國，皆在這書報言論上。尤足見文化運動的力量偉大。但是世界進化，是日日向上，所以文化運動，也就相隨高升。譬如當君主時代，就揭穿專制的毒害；宣傳共和的精神；以轉移人民的傾向，而為革故更新之事。及已至共和，却應該揭穿共和未臻完美的毒害，俾人民再進一步的向上；或見到更有善於共和的制度，也當發揚出來，以為將來造成事實的預備。推而至於人類一切的事業，也都向上研究，以求時勢的適應，總期人類得享安樂的生活為止。所以文化運動肯定的定義，就是「揭穿一時代對於人類的弊害；建設一時代對於人類幸福的計劃；而鼓舞之，而指導之，使人類有所遵循，而得改造與建設之知識。」但是做文化運動的人，却不必定能握筆為文，纔可算數。那有思想不能為文的人，能本文化運動的精神，而身體力行。使他人只觀其行為措施，而受衝動與感化。像這樣的人，尤可算文化運動的健將。設使口裏筆下，都能天花亂墜似的；而立身行己，却處處背叛自己的主義。他人見之，必責為誇誕，不來相信，那時就失了文化運動的效力；蹈了開篇所說的偉人政客的覆轍了。古人說得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我願文化運動者，都記着這句話。

學潮的內容，大概說明白了，對於這弄潮主人翁的責任，也應該說明一番，纔見得這舉動的是非。

1. 我國的學生，對於今日國家的責任：我國自辛亥革命以後，把帝國的招牌一旦卸下，立刻換上民國的招牌。然而政治的實質，還是那專制的氣概。接近世民治國家的性質，國會和自治會，算是唯一的靈魂。

除了人民有自由取締之權以外，那些執政者，皆當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然而袁世凱可以用兵來強迫選舉總統，又可以施行不合法的解散。等到復活過來，段祺瑞因為那些議員，有點不能聽命，他又肅規

曹隨效起袁氏的尤來了，可憐那些議員，又不得壽終正寢，保着殘喘，大家望南海奔去，在那珠江之濱，借些武人的威聲，勉強撐持門戶。誰知這種醜媳婦終不容於婆娘，又被逐出。如今竟搬到那地角底的雲南去了，

還是靠着武人的庇蔭，將來的命運，恐怕仍難預料。唉！這些議員，無論在何處開會，都未嘗自由行使職權，偶然拂逆當局的意旨，就被解散，這種可憐樣子，在世界上決找不出第二個。可是他們死都要仗武人的勢力，來講護法，哼！究竟那一個武人，高興為你們護飯碗，他們的目中腦中，權利觀念塞得無絲毫餘隙，那有再容約

法觀念的地位。至於各省的地方自治，在元二年的時候，雖然各處也舉行過；但據當時的情形，却全是一些鄉紳，在那聯合起來擅作威福，名稱上叫做自治會，實際上却是他們包攬訴訟，魚肉鄉民的機關，對於一地方的利弊關係，那些自治會的老爺們，並不會掛在心懷。並且對於自治的意義，或許也勿明白，更覺無從說起。

可憐那些鄉民，又不知自治會是個什麼東西，只望見那自治會的老爺，就嚇得頭昏眼花，躲避不遑，那裏敢道他們的是非呢？這樣的現象，自治又怎麼辦得好呢！然而那時的專制政府，還恐有這種名稱和機關，將來的

民治精神，難免從此種因，不利於他們的行事，還是索性剷除的好，於是根本推翻，連名目形式都取消了。國會的災難疊經如彼；自治的半途夭折又如此；這樣的共和招牌，虧他們有臉去掛。我們這些國民，也着實有忍耐心，情願讓他們去橫行，而且自革命以來，如教育、實業、交通、各項，皆與國計民生有絕大的關係，試問那些當道，那一件辦得有些功效呢？恐怕他們的政績，趕前清還不够吧！此是比較程度的意思，並非讚美滿清，如前清的教育經費，較現在約多三分之一，交通實業，與今日同樣的借債，然前清却有多少的表現，而今日則無——以上所舉的例皆屬於內政方面，已足予國民絕大的怨恨。若提起外交方面，尤足使人髮指皆裂，滿清時還是喪師辱國的事多；自改革後，簡直完全賣國，外交行爲，竟無所謂外交，只是往外國送罷了，與其謂爲外交，毋寧謂爲外送還較妥當。那東鄰的日本，窺着我國官僚的劣根性，於是威嚇利誘，雙管齊下；把滿蒙的利權；山東福建的精華；全國鐵路的命脈；都一網打盡；到了今日，祇剩中國的空架子，所有的脂膏骨血，已敲吸得乾乾淨淨。然而那班虎狼爲心的官僚，慾壑依然未滿，實行竭澤而漁的計劃，把錢穀地丁也拿去抵押借款，公然販賣到人口頭上了。話說多了，我不願再說這些傷心事，如果真要數清他們的政治罪惡，可以成一部大專史，斷非這點篇幅筆墨，所能罄盡。但是政治何以腐敗至此呢？就是因爲全國的人民，沒有智識，不能行使職權的緣故。我往常回家時，聽見那些鄉人說：「如今的天下，什麼總統總統，終舊是不行的！你看世界這樣的亂烘烘，東也打仗，西也打仗，害得我們做百姓的要死。不知何時纔有真命天子出世，來掃平天下，救救我們呢！」又有些人說：「這民國皇帝，怎麼一點不中用，弄得到處都造反，何以沒有本事去收服他們呢？」并

且在元年選舉的時候，鄉人看見了寫他們的姓名在冊上，就說：「這是民國皇帝，賣了我們給洋鬼子。洋鬼子得了我們的姓名，就攔到鍋上去蒸，蒸過七日夜，這些人就會死，死了以後，那洋鬼子就搬進我們這裏來住了。」這種謠傳一出，力量真是偉大，十幾日工夫，就傳播幾縣，把許多調查員，打得一個臭死——我是住在江西石城縣，地方確算偏鄙絕徼，然而也有書生，也有學校，而普通人的智識，確如此錮蔽，豈不可憐！——今照上說的情形看來，那知有總統的，還覺高明些；其餘的人，硬叫總統做皇帝，並不知道改了國體，遑論共和的真義；本身的責任，更是茫然無知了。所以國家的政治，無論壞到何等地步，他們是一無所覺，即使國賣完了，換了外人管理，他們必以為這是元韃子的先例，——鄉諺有「八月十五殺韃子」的話，所以鄉人尚知有元朝，——外人進中國做皇帝，並不算得希奇的事。若和他說國家要亡了，我們要起來救國的話，他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唉！他們看國家是不關痛癢的，那裏可以共謀改良國事呢？若說我們從根本做起，現在政治的好壞，不必睬他，且把各處的教育，極力推廣，將民治的精神，大聲疾呼的宣傳，使全國的人民都從夢中覺悟，四萬萬人一個個都能行使他本身的職權，將所有的惡官僚、賣國賊、都剪除乾盡，那時的政治，自然好了。如此的議論和主張，固是不錯。可見那些賣國賊，看見無人和他作難，他更肆無忌憚，連這個國家的空架子，也必賣完；等到我們把國民喚醒過來，那時的國家，已是非我所有，並無政治給我們改良，只有重圖恢復罷了。並且現在無人和他作政治上的奮鬥，他們又豈能容我們作文化運動嗎？所以要救今日的國家，也要雙管齊下；一方和他們作政治上的奮鬥，一方向人民作文化上的宣傳。但這兩種的事業，全賴有智識

者用精銳的眼光，和周密的手段；又能拿穩宗旨，依着方法，勇往直前，拚命的幹去，纔能有濟於事。而且須得許多的人，同心協力，發生普遍的運動，纔能行之有效。在今日的中國，具備了有智識的資格者；而人數比較上又占多數的，則除了學生與此二條件相符合外，再也找不出第二種的人。因為學生對於國家的智識，在中學以上的，固然完備得很；即下至高等小學，也能知道國是共和，政是民主，愛國觀念，也很濃厚，統計全國小學以上的學生，不下二百萬人；——據民國七年教育部的學生總計的報告——果能將這二百萬人的精神，團結起來，其勢力的偉大，很可有為。以之推翻現在政治的當局，容有不足；以之牽掣現在政治的行動，亦屬可能。既然這國家的空架子保存得住；許多的學生又盡力於文化運動；使人民的生計，日漸充裕；人民的知識，日趨開展；那時的政治，定可以根本解決，如此看來，保持國家目前的危險；與國家將來的希望，俱惟學生是賴。所幸我國的教育，雖不甚發達；然而窮鄉僻壤，尚有幾所學校，用以傳播文化，也還有点益處。果真所有的學生，都能子告其父，弟曉其兄，那些錮蔽的陋想，至少能化去大半。但是這樣重大的事業，全仗這學生振起他精神，斷不是從前那樣懶洋洋所能達到目的。全國的學生界啊！你們今日的责任，真是鉅大無論，救國救民，全看你們的勇怯為轉移，不要輕忽過去，忘却自己的責任啊！

2. 去年學潮發動的原因：我國的內政叢脞；外交失敗；已如上述；而其尤予人民以重大之痛苦者，則是連年以來的戰爭；癸丑之役，丙辰之役，丁巳之役，又跟上護法之戰。這許多的兵禍，除了那帝制與復辟二戰，是國民的多數心理所贊成外，其餘的戰爭，則贊成反對各居其半，此種是非問題，今且不必深論。但以戰爭

之故，使各地人民至於顛沛流離，死亡相繼，演成極慘的現象，此則人民所同恨的。在無知識者，遭這兵禍以後，家室離散，生活無着；於是老弱轉於溝壑；壯健挺爲盜賊；嘯聚山林，滋擾閭里；而稍能安分的人民，既不堪於兵燹；又重之以盜患，因而對於政治當局的惡感，遂日深一日。而有知識者，感着如是的苦楚，也自然痛恨這些當局，但他們的見解，要高明一層，以爲徒然痛恨，是無益的，應該設法推翻現在政局；另行建設真正民治的政府；庶幾有安寧的希望。卽有些省份，沒有當着衝，所受的災禍，雖比較略輕，然而那知識階級上的人，眼光要遠大一點，怖於唇亡齒寒的慣例，看着別省人受了苦楚，也如身受一樣；并見到國家的元氣，過於斲傷，則外侮之來，必日甚一日，若一任這班當局者逆行國事，其勢必至於亡。所以他們的胸中，也滿懷着革命思想，於是全國有知識者，皆與現在的當局，存了勢不兩立之心事。而有知識者，自然以學生爲多；故抱這種思想的，也以學生爲多。可是這些學生，平日在校讀書，手中所把持的，不過是書本筆墨。這些東西，斷不能拿來衝鋒陷陣，以驅逐這些國賊，卒之無可如何，只得忍在腹內。這樣的容忍和醞釀，總鬱積好幾年工夫，都無發洩的機會。好了，機會來了，歐戰停了，和會開了，我國的青島問題，在和議席上提出了，要失敗了，眼見得山東要改日本的版圖了。參了戰不以爲功，既是奇恥大辱；反而割地與人，世界如果有一分公理的存在，斷無如是措置的道理，人民如果有一點血氣的留存，斷無忍耐下去的情理。北京那些學生，知道有了這樣的機會，不去利用，也不必想救國了，於是大家集議，用犧牲的精神，以激厲國內的民氣，一致爲爭外交的運動，乃首先將賣國的捐客，章宗祥，曹汝霖等，迎頭痛擊一頓。而北京政府又將當時倡義之學生，捕捉三十餘人，以去，滔

天學潮就從此以起，而天津、上海及各省之學生，皆相繼響應；各地工商各界也望風而從；今天此處開國民大會；明天彼處開國民大會；都如大夢初醒，不似從前那種冷靜的頭腦了。這也是受了學潮衝動的緣故。至於現在對學潮下批評的人，多把青島問題為發動的主因；然據我個人觀察，青島問題不過是一種近因而他的遠因，却種在歷來的政治叢生，與外交失敗，和屢次的兵連禍結；那些當局者，久已失了人民的信任心，所以一朝爆發，就如風發雲湧，而不可遏。不然，豈有十數日之間，就能把全國的人民，都鼓舞起來，做一致行動呢？學生既起事之後，就把爭回青島為暫時所必達的目的。而遠大的目的，確在改革國內全部的政治，使符合於真正的民治精神，乃由外交運動更進為政治運動。——如要求罷免三國賊，湖南全省罷學驅逐張敬堯，天津廣東的學生，要求罷斥警廳長各項舉動，皆因外交的牽連，而干涉內政上用人之權。——但是學生雖然去干涉政治，而那些政治當局者，却又兇頑強悍；不但不迎着潮流去順便改革，倒也罷了；反而贖武興戎，仗着他的兵力，一味的迫學生，棍打的棍打，刀刺的刀刺；可憐手無寸鐵的學生，因此犧牲性命，也就不少。然而學生就多得一番教訓，知道直接的政治運動，是難奏大效；不如致力於社會方面，將全國的人民，都喚他覺悟，一俟實力充備，再和他們算筆總帳。而現時對於政治的態度，只取牽掣的手段，他們要向外國借債，就通電友邦，表示國民反對，使他無所成就；他們要向人民敲詐，就團結起來，不肯受命，不管成不成，只始終如此做去。另一方面，則出許多出版物，將社會組織的缺點，暴露出來，給社會上人一種的覺悟，促進他改良政治的觀念；設立許多的義務學校，增高平民的知識；鼓吹工商界，組織許多的小團體，以謀羣衆的固結，而兼生產的發

新 人

「學生政治」與文化運動「上」

一六

達；這些舉動，皆屬於文化運動的範圍，於是更由政治運動，再進為文化運動了。學潮發展的本末始終，大概盡在此地，今當進而言其應響。「下期續」

朱樸啟事

我現在要編短篇小說集，定於陽歷十一月出版；如有人肯賜稿子的，請於九月底以前，寄至吳淞中國公學朱樸收。體裁完全用白話；譯做不拘。來稿揭載之後，奉酬該書兩冊；不登者寄還。

河南開封

第二中學青年會

工團書報販賣組

各種新文化書籍雜誌均可代售

新人社介紹

文化運動與廢娼運動

王無爲

文化運動的目的，在將全人類的人格矯正提高，使社會上頭，沒有不健全的人——沒有人格不端正的人。依這意義去定做文化運動的手段，那就無論從那一方面着手，選擇那一種工具，都應該以矯正提高各種社會的人資爲本位，並要以普遍的矯正提高爲本位。眼前做文化運動的人，我敢說十九都是不顧這本位的人。他們最初目的，並不是和矯正提高各種社會的人格的意思背道而馳，但同時他又以爲將全社會的人格矯正提高是件極困難的事，不如先矯正提高一部分人的人格，發展一部分人——向上心較爲容易；於是乎他的手段，就和他的目的不期而矛盾，所做的文化運動，也就變成跛行式的文化運動，只爭得少數人的人格，並不能爭得一般社會的人格。

所謂一般社會，換一句話說，就是普通社會。普通社會，在表面看去，似乎只有平常的士農工商四種人，其實是不對的；因爲除了所謂士和農工商人以外，還有非士非農非工非商的各種人；那生活於娼妓制度下的女子，就是這非士非農非工非商各種人中間的一種。這一種人的自由權利，都被人剝奪了，雖然還在那痛苦中生活，但他的自由意思，已經被地位完全束縛，毫無展布的餘地；他的生存權利，也完全受金錢的支配，毫無發揚的希望。死的人，還有身體的自由，未必即遭他人侵犯，他們雖活着，他們的身體自由，却完全消失了。

在專制的時候，站在階級上面的人，他有什麼事情不能做！他沒有了奴隸，就可以劃出人類中一部分的人類，做他的奴隸；他要想玩弄女子，就可以劃出一部分的女子做娼妓，——或類似娼妓的妃嬪妾媵；誰也無奈他何，誰也不知道這事是滅絕人道的事；但在現在就不然了。現在專制的權威，已經失墜，由專制政治產生的惡果，已大半被人送到太平洋水裏，流到不知方向的所在；在階級上面的人，對於在階級下面的人，不止不能任意處分，就是舊有的處分方法，也不能不准人要求修正；——像美洲的黑奴解放，歐美各國準女子參政，並頒布勞動條件，等等，就是最好的先例。

現在中國的娼妓，所處的地位，比起從前未解放的美洲黑奴，歐美各國不曾參政的女子，未實行八小時制度前的勞工，還要慘酷千萬萬萬倍，所營的生活，更不是人類應營的生活；論理做文化運動的人，對於這事，早該有所提議，有所進行，盡他所應盡的責任，做他所應做的事情；誰知他們對於這事，竟像夢想不到一般；不止不肯盡他所應盡的責任，做他所應做的事情，並且在我和幾個同志，繼旅滬外人而起，來做廢娼運動的時候，還要破壞阻撓，無所不施其鬼蜮技倆；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這或者是我們運動不得法，我們觀察有錯誤，我們誠不足以孚人，我們行不足以信人的緣故，然而這種運動，決不能因為幾個人運動不得法，觀察有錯誤，不誠而又無信，便將這事束之高閣，極力阻撓他的進行。何況我們的運動，還不見得十分不得法，我們的觀察也不見得十分不合理呢。

做文化運動的諸君呵！

你們如果始終任個人的也立上運動，台多任個人的也立上運動，

和你講了，倘你們不專做個人地位的運動，個人享受的運動，我敢說再廢娼問題是提出和你們講的。你們須知道，娼妓制度一日存在，即社會不平的狀態，一日不消滅。解放與改造，要從社會不平處做起，更要從不平中間最不平處做起，眼前勞動者和普通的女子，所受待遇，固然是不平之至；但比起操皮肉生涯的娼妓，却好得多；不講解放與改造則已，倘講解放與改造，我敢說第一種要解放的人，就是娼妓；第一個要改造的環境，就是娼妓環境。再也不能有什麼異議。

至廢娼運動如何實行，原是一個大問題；不過事在人為，但凡肯出力研究這問題，斷沒有不能解決的道理。依我個人的觀察，要使廢娼的理想實現，須分三期進行：第一期，鼓吹養或廢娼的輿論。第二期，組織機關向當道要求取締，並要求賦予我們所設的機關，以干交逼良為娼，拐賣女子為娼之事，使我們得有會，能夠輔助當道，實行遏止淫業的計畫。第三期由廢娼機關，聯絡各慈善團體，共同設立救濟停止淫業，無以為生的女子。但這三期的進行方法，雖然極簡單，却不是幾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到。比如鼓吹這件事，我們的新人月刊總算是十分盡力了，然其結果，了解的人，並不多見，大家只是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並不知道這一回事從那裏發動，又與人類的社會，有什麼關係。就是第二期的進行，我們也未始沒有越過計畫一步，然而一個廢娼籌備會，除了我們幾個人，過幾天討論一次進行的方法，搖了幾次頭，歎了一口氣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成績可以報告大家，這豈不是人數太少，不易成事的證據麼？人數太少，既做不成事，自然是要人數多些，才

和你講了，倘你們不專做個人地位的運動，我就是要再將廢娼問題提出來，你們請聽。你們須知道，娼妓制度一日存在，即社會不平的狀態，一日不消滅。解放與改造，要從社會不平處做起，更要從不平中間最不平處做起，眼前勞動者和普通的女子，所受待遇，固然是不平之至；但比起操皮肉生涯的娼妓，却好得多；不講解放與改造則已，倘講解放與改造，我敢說第一種要解放的人，就是娼妓；第一個要改造的環境，就是娼妓環境。再也不能有什麼異議。

至廢娼運動如何實行，原是一個大問題；不過事在人為，但凡肯出力研究這問題，斷沒有不能解決的道理。依我個人的觀察，要使廢娼的理想實現，須分三期進行：第一期，鼓吹養或廢娼的輿論。第二期，組織機關向當道要求取締，並要求賦予我們所設的機關，以干交逼良為娼，拐賣女子為娼之事，使我們得有社會，能夠輔助當道，實行遏止淫業的計畫。第三期由廢娼機關，聯絡各慈善團體，共同設立救濟停止淫業，無以為生的女子。但這三期的進行方法，雖然極簡單，却不是幾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到。比如鼓吹這件事，我們的新人月刊總算是十分盡力了，然其結果，了解的人，並不多見，大家只是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並不知道這一回事從那裏發動，又與人類的社會，有什麼關係。就是第二期的進行，我們也未始沒有越過計畫一步，然而一個廢娼籌備會，除了我們幾個人，過幾天討論一次進行的方法，搖了幾次頭，歎了一口氣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成績可以報告大家，這豈不是人數太少，不易成事的證據麼？人數太少，既做不成事，自然是要人數多些，才

好做這種運動。還有一層：無論做一件什麼事，在金錢制度未消滅以前，總要有錢才能做這一件事；因此這種運動，既要有錢，就還要有錢。但這錢又從何而來呢？如在外募集，就必定有人說是招搖撞騙，這種辦法，以我之愛惜羽毛，是萬萬不肯的。倘在同志中間募集，我就恐怕集不了一本廢娼計畫書的印刷費，這又有什麼用呢？若再說到第三期的進行，那就更糟糕了！既須要多人辦事，又要多錢應付，此外還須額求社會的援助，這辦事的人，辦事的錢，與社會的援助，又從何得來呢？總之：以下三件事，看過去像極簡單，做起來，都極繁難；除非多數人來做，決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在才做這事的時候，以為這種事情，並沒有什麼困難，誰知一隻腳剛出了門口，便遇着一個障礙物！到如今心雖不死，氣雖不餒，運動雖還要運動，然而遲緩需滯四個字，已經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瞻望前途，總不免有些逡巡不前的心理——我現在極希望一般做文化運動的人，不要高談闊論，反反覆覆介紹羅素馬克斯的學說，徒令人生天際真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感想；將這力量多做幾篇討論廢娼辦法的文章，做眼前解放妓女的指南針。其次組織救濟機關，須集合各都會強有力的團體來組織機關成立以後，所用款項，亦由強有力團體從事募集保管，使一般社會知道做廢娼運動的人，不是做投機事業的人，是做社會公益事業的人。最後當設立救濟停止淫業不能生活的妓女之機關，邀地方慈善團體合辦，經費公同募集，開支公同監督，責任公同負擔，務使此項機關，設立能夠完備，進行不感困難。

總之：在文化運動旗幟之下的娼妓，做文化運動的人，應該盡力提攜護保，使這可憐之人，能夠恢復自由，

不至永瀾苦海。如男他文化運動的人，看見這文化運動，不見其作何用。已的名，謀自己的利，不顧社會的情狀，對於顛連無告，宛轉呻吟於惡制度以下的可憐人，像娼妓這一種人，——絕不肯加以援手，那麼這個文化運動，就不如不做的好了。

這一下要說到廢娼的理論了。現在有一些人以為留着娼妓，是有益于社會的。他以為社會上男女的事情，是永無解決的時候，不正當人慾的發揮，也是無法制止的事情，與其去了娼妓，使社上發生強奸或白晝宣淫等等不好的現象，就不如犧牲一部分的女子，任男子發揮獸慾，俾不至發生強奸或白晝宣淫等事情的好，其實這是不通已極的話。因為男女的性慾，現在已經有許多人能夠證明是受衝動而發生的多，自然的少，社會上如果沒有娼妓，就有若干人感觸不到這種衝動，只能減少強奸或白晝宣淫的情狀，決不至於增加。關於這事：我有很顯明的例，可以舉出來，比如上海這地方，眼前娼妓之多，總算是世界第一，假使有了娼妓，就不會發生強奸等事，那麼上海的好淫案件，當然要比各處都少才是，然而事實上上海的好淫案件，是多呢？報紙所記載的這類事情，是多呢？或者說這是下流社會無智識的人太多，所以才有這現象，然而試問上海以外的各地，難道就沒有無智識的階級麼？何以上海以外的各地，關於強奸等案件，反而比娼妓制度最發達的上海減少呢？就再讓一步說，上海無智識的人是比別處多，所以這種事情，才格外發生的多，然而這種事情，既以有無智識為發生多少的標準，那麼做這種事情的人，就應該只限於無智識的人，何

以上海所發生的奸淫案件，居多都不是無智識的人，有智識的人，反而居了多數，甚至自命文豪，兩月前辦什麼新華月刊如今又辦什麼公利月刊的某某也會強奸十四歲的幼女，絕對不受娼妓制度的利益呢？有這幾個疑點，就可見保留娼妓的制度，只能製造罪惡，只能使風俗受惡影響，絕對不能保全大多數人的幸福，我們要想保留大多數人的幸福，要減少社會的罪惡，並維持良好的風俗，那就只有廢去娼妓的一法，如要在娼妓制度中間，去尋公共的幸福，那就等於在道旁苦李枝頭，去求適口的珍果，我敢斷言這事絕對的沒有希望了。

此外還有一些留學歐美的醫生，專以醫治花柳病為職業，他聽說有人主張廢娼，恐怕廢了娼妓，患花柳病的人數減少，他們的瀟車坐不成，小老婆娶不了，花酒吃不着，番菜館進不去，便大聲疾呼，要保留娼妓的制度。他們曾發表許多文章，反對這事，其理由大半是以以前的事實，做現在的比照表，說什麼一千二百若干年，法國的廢娼運動，終歸于失敗，一千幾百若干年德國的廢娼運動，又歸於失敗，某年的日本廢娼，始終又是無成，說了一大堆還不算，又硬說廢娼事實發生的時期，必定有許多強奸……等事實發生，顯得見社會上極需要娼妓，如果沒有娼妓，男女的關係，就不知弄成什麼現象……咳！這種危言，真是異想天開了！什麼事情，總沒有一成不變的，當一千六百若干年的時候，法國是王國，如果什麼事情都一成不變，就沒有現在的法國西共和國了。當德國廢娼的時候，德國的機械業，還沒有萌芽，如果什麼事情都一成不變，那德國的機械業，到今日也不能進步了。世界的萬事，總是不斷變化的，那有固執不變的？

隔幾百年的社會情形來比較，豈不是不承認社會的進化麼？不承認社會的進化，這話如何講得？爲此說者，試一自度之：你們現在都掛起西醫的牌子了，如果不承認社會的進化，你們何不一仍中國的舊貫，行中國歷來所行的醫術呢？你們既知道醫術有進步，就應知道世界上一切事情，也會逐日進步；無論野蠻殘忍已極的娼妓制度，必須隨着進化潮流淘汰，就是比較上已經改良進步的野蠻殘忍的制度，也要隨着進化潮流消滅，不止不能用一千幾百若干年的社會情形來比較，就是去年的事情，也不必拿來比較。眼前的廢娼問題，只能研究如何進行，如何善後，決不能用一千幾百若干年的腦筋，來討論這個議題能不能成立；如果一定要討論這議題成立不成立，那就要請你先退步到幾百年前的時代，再開尊口再向幾百年前的人類說話了。

我所以如此不憚煩，丟了文化運動與廢娼運動的關係四本題，而與那不成理由的留娼運動者相詰難，並不是我好辯，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眼前的廢娼運動，正在萌芽時代，而在上海發行的時報，竟一再在醫藥週刊裏，提出留娼的主張，要轉移社會的耳目，打擊這正萌芽的廢娼運動，而社會的耳目，又異常聾瞶，不甚辨是非，我如沒有一言及此，大家必定要說廢娼運動的人，對於反對論，都沒有一言駁覆，可見這廢娼的主張，是不能實行的主張了，所以我就不能憚煩，只好借題發揮一番，來提醒社會的耳目。

現在要再論本題了。本來社會是隨着時代進代的，在若干年大眾認爲最適宜的生活狀態，過了若干年後，必有爲大眾認爲最不適宜的一天；到了這一天，便是進化的動機，原有的生活狀態，必定隨這動機而移

轉。如今娼妓制度，已經有一大部分認他爲最不適宜的生活狀態，廢娼的運動，自然不容或緩。我們如果自甘爲資本家或其他階級的奴隸，那就不妨將自己的妻女姊妹，供他們發揮獸慾，做他們一種的玩具。倘使我們有不做資本家或其他階級的奴隸的必要，那就不止不必將我們的妻女或姊妹，供他們發揮獸慾，做他們的一種玩具，並須採取有效的手段，救出一般人的妻女或姊妹，恢復一切女子的正當人權，不使有一個女子在人類社會中間，受同類的侵侮，玩弄，變成毫無人權的一個人。我所以說這個話，是因爲娼妓制度，始終是爲資本家及其他階級而設，而娼妓大半出自平民之家，是無異取平民之妻女姊妹，爲資本家及其他階級的玩具，果使人類社會，真無所謂人權，這還說得過去，倘使社會還有所謂人權，那就說不過去；說不過去的理，就當然要把他推翻，沒有遷就的餘地。

即以社會風俗而言：欲使風俗醇厚，也只有提高人的生活，使人人都具有完全的人格，與正當的人權。如今劃出一部分女子，使他處於犧牲的地位，這一部分的女子，當然要自暴自棄，不負維持風俗的責任。他們既不負維持風俗的責任，自然可以恣意破壞風俗，所以保護着娼妓制度，就是破壞風俗，雖不是直接，而間接也是一樣的破壞。如果我們自命做文化運動的人，不決心提高人的生活，使人人都具有完全的人格，與正當的人權，使風俗能夠醇厚，那就不要討論這問題，萬一是有決心提高人的生活，使人人都具有完全的人格，與正當的人權，不令風俗墜落，那麼這娼妓制度，就是第一個要廢除的制度，也就是做文化運動的人，所不能不打破的制度。

總之：廢娼運動，與文化運動是有關的，不止有關，並且這廢娼運動，也就是一種文化運動，並不是只有些微的關係，更不是絕無關係的運動。這種運動，至少可以減少十分之五，患梅毒的人，與恢復人權，也有極大的影響，就於公共幸福上講，也大有造於公共幸福；倘更推及將來，那就有更大的利益，因為廢除娼妓制度，是減少改造社會的一個最大障礙物，而且保留許多父母，使許多父母，不致因沾染梅毒，生出低能的兒子。

以上所述：很是拉雜無條理，我非不曉得，但我在來做此文以前，已經做了上海淫業問題一文，說了不少廢娼理由，與娼妓的生活狀態，在做此文之時，又正在預備著一本有系統的娼妓論，所以不用全副精神來對付本文，只說些廢娼運動與文化運動的關係，和廢娼運動的必要，我希望讀者，能原諒我，并救正我的錯誤。

一九九二〇、八、九、作於上海。

▲文化書社徵集有益書報小啟

近年以來，文化大進。博士碩儒，恒本其經驗學識著為學說，以餉社會，然或慮銷路不廣，刊印太少，或因交通阻滯，推銷困難，以苦口婆心之鴻篇鉅製，不能普及社會，使萬人傳誦，殊不無遺憾，鄙人學疎才淺，不敢率爾操觚，貽笑大方。竊願搜集書報供獻國人。故於今春創立文化書社，代派各種有裨文化之新出版物，聊盡個人天職。徒以見聞有述，取為難，敢請海內同志，代為推銷，用廣流傳，區區此心，幸垂鑒焉。雜誌小說筆記等新著，梁子裕謹啟。

最新發明的

腦胃腸病不藥自療法

腦與胃腸的病是最易犯而又最難治的病。現在有人發明一種能兼治腦胃腸病的簡法。不用藥，也不用器具，又與催眠術精神療法不同。一經施術，就可以立起沈疴，有得心應手的妙用。這書日本人曾經譯過，現在本局又譯成華文。原定價九角五分，本局還增加了好些材料，只賣五角。凡是講求衛生的人，不可不看。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啓

無罪之人

原名“*There are no guilty people*”，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鄧演存

我的命運是個不可思議很奇特的！最好有一個時機：能使一般窮苦的人，都不至在富人的奢侈壓迫下面受苦。那些富人，以為我所要做的什麼事情，都一樣的銳利，或者用不義，殘忍，或者用他們壓迫的恐嚇，脅制窮苦的人，或者使那大多數的工人——那些真正使生活向上的生產者——受苛刻的辱貶和痛苦。我已經覺悟這些事好久了，年復一年，這情感也漸漸增加，直至最近才達到他的最高度。我雖然覺悟這些事情很明白，但是我仍然在貴族社會裏的邪惡罪孽裏討生活；我却不能離了這種的社會，因為我既沒有智識，又沒有能力去實行。我不能夠。我不曉得怎樣去改變我的生活，所以我的物質上的需求，——衣食住，行動自由，——只可以這樣滿足：使他沒有一點羞愧的感覺，也沒有在我所處的地位做不合理的事情。

有時我試去改變那些與我良心相矛盾的地位，但是那些從前，家庭，和家庭對於我的要求創設出來的情形，很是紛雜，他們却不讓我脫出他們的掌握，或者是不曉得怎樣去行使我的自由，也說不定。我沒有能力。現在我已經八十多歲了，日就老弱，已拋棄使我自己自由的試驗了；但說來很奇怪：我越是老弱，我越覺着我所處的地位的謬誤對於我越是難堪了。

我覺得我並不是白白的佔着我的地位：上帝要我啟發我所覺悟的真理，以酬償那些使我感受痛苦的

事，或者可以張開一般人——或者至少內中數個——對於我所認爲光明的東西，他們仍然像矇昧的人底眼睛，或者可以減輕大多數我生存情形下面，被那些自欺欺人者壓迫得他們肉體和精神上都感着痛苦的人的負擔，或者我所處的地位給我特別的利益，去揭穿那生存在人類中的虛偽和罪惡，——要宣示關於這事全部的真理，我不願表白自己，並不願使一般窮苦的人心裏知道，被富人壓迫的苦痛，激動他們疾忌富人的情感。

在我所處這般的地位，我不但不願表白我自己；在反面說，而且我必須努力，否則我要沾染他們的污點。我在他們羣衆中討生活，我實在慚愧和他們交接，並且我更厭惡用醜態對待下人的大人物的罪惡。但是我也要避去那些提倡平民主義的人，和那些抵禦被人壓迫和被人奴隸的人，的失敗和錯誤，以及那些並十分承認創設的困難，和從前遺傳下來的錯誤，冀漸漸的可以减少那些上流人負責心底人的謬誤。

我處最可能的地位去了解真理，並且能夠把他宣示出來，因爲我既不望自己表白，又沒有一個解放的人底恐懼，又沒有那些受壓迫的人，對於他們的壓迫者的怨妒。或者那就是上帝所以要放我在這種地位的意思。那麼我當竭力利用這種的地位，做點事情出來。

二

亞力山大衣文魯域和金是個大學的卒業生，一個莫斯科銀行的書記，每年有八千盧布的新俸，很合他的身分的一個人，他是村居的。他的寓主，是個很富有的地主，擁有二千五百畝的田地，與和金的表姊結婚。和金一晚和他的家人小賭文脫 Vingt 牌，倦乏了；他回到他的房裏，把他的錶哪，銀煙盒哪，日記簿哪，大象

皮袋哪衣袋裏小刷子哪小梳哪放在一張鋪着白布的小桌上，然後脫了上衣，背心，襯衫，褲子，裏衣，及他的襪，和英國製的皮靴；穿上了睡衣和梳洗衣。他的錶已經指着中夜的時候了。和金吸了枝香煙，睡在那裏，大約五分鐘的樣子，迴溯這一天的印象；這時纔把洋燭吹滅，因為好久沒有休息，翻轉身來，便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八點鐘醒了，穿上拖鞋，被了梳洗衣，便按鈴喚人。

老管家史提芬曲着脚，急急忙忙走進房來，手裏拿着擦亮的靴，這就是和金昨晚穿的那雙，和刷淨的衣服，乾淨的襯衫；史提芬也是一個家庭的父親，六個小孩子的祖父，他在這裏伺候了三十年了。和金謝了他，便問他天氣怎樣，（百葉窗關了，太陽並不阻碍那些想睡到十一點鐘的人底睡覺，）不曉得他的主人可睡好沒有。他看看他的錶，——那錶仍然很早——他便開始洗沐穿衣。他的水已經預備好了，樣樣東西，都預備齊整，——他的肥皂，牙刷，髮梳，剪指甲的剪子，銼指甲的銼子，——放在面盆架和梳洗盥上面。他很愉快從容的洗手潔面；修剪他的指甲，拿面巾擦皮膚，從頭至足用海棉拭他的身體。然後纔刷他的頭髮。他站在一塊鏡子的前面，起先用兩把英國的刷子，刷他那漸變灰色的捲鬚子，把鬚子當中分開。然後用一把龜殼的梳子，梳他那現着稀薄樣子的頭髮。洗沐完了，他穿上麻布製的裏衣，靴子，襪子，褲子，——這些東西，都有很美麗的木夾夾住的——和他的背心，他不穿大衣，便坐在一張安樂椅上休息；點着枝香煙，心裏想早晨裏不曉得到那裏散步才好，——到公園呢，還是小港呢，（好有趣的一個樹林的名呀！）他想我還是到小港的好。他要回西蒙尼古拉斯的信，但這事很有餘時去做。他很堅決的樣子，從椅上站起身，把他的錶拿出來。已經九

點差五分了。他把他的錶和錢袋，——裏面還有一百八十個盧布，他拿來作旅行和住在他表姊家裏兩星期的費用，——放進他的背心袋裏，又把他的煙盒和電氣的香煙引火物放入他的褲袋裏，又裝了兩條乾淨的小手巾在大衣袋裏，他便離了房，留下那些混雜擾亂了的東西，給這五十多歲的老公公史提芬去修拾整理。史提芬以爲他會酬勞他，因爲他說過他招待得這樣的週到，他一點也不覺着麻煩。和金照一照鏡子，覺着很滿意自己容貌的樣子，便走進會餐室。

早餐已經預備好了，應該感謝那家主，馬夫，管家，——他黎明便起身，因爲他要跑回家裏磨利他兒子的鎌刀——的盡力。在一張無瑕白布上面，擺了個光輝奪目的銀茶缸，（看起來至少也像銀子）一個咖啡壺，熱騰騰的牛乳，酪漿，牛油和各種昂貴雪白的麵包糕餅。在桌的人，只有主人的第二兒子，他的教師，（是個學生）和書記三人。主人是散斯脫和地方裏很活潑的人，又是個大農家，已經不在家，八點鐘便去做他的工。和金喝着咖啡，和那學生，書記大家談談天氣，和昨夜的文脫牌，議論昨晚消都拉斯的怪特舉動，沒緣沒故，很粗率的對待他的父親。消杜拉斯是這家長大的兒子，是個不甚良善的人。他本來叫做消杜爾的，有一次却有人喊他消杜拉斯不曉得還是和他鬧玩笑呢，還是戲弄他；但是消杜拉斯這名，因爲很滑稽的，所以永遠附着他了。他的行爲作事，都沒有一點可喜之處。現在也是這樣。他從前是在大學校修業的，到大學第二年級的時候，他便脫離那大學校，去管帶侍衛騎兵；後來管帶侍衛騎兵的事也不做了，現在一點事都不做，在各種事情中吹毛求疵，覺着住在村裏什麼事情都不如意。消杜拉斯現在仍然睡着，其餘這家的人，

也沒有起來這家的女主人啊娜美海魯拿與伊的姊妹——一個將軍的寡妻及住這家的一個風景畫家

和金從會客室的桌上，取了他的巴拿馬帽了，（價值二十個盧布）和象牙彫刻的柄的手杖，便出門去了。他走過游廊，看見那些花朵滿心的快樂，他走進花園裏，在花園的中心，有一個圓的花壇，圍着有紅，白，藍的花圈，花球；女主人名字，第一個的字母，像地氈般鑲在壇的中心。和金離了花園，走到一條兩旁種着數百年老的櫟樹的路，那些農人的女兒，常常用帚子和鏟子把這路整理得非常清潔。一個園丁很忙的在那裏調度，一個小孩子正在那裏搬東西到馬車裏。和金離了這裏，走到一個至少二百二十五畝大的公園，園裏充滿了很美的老樹，交叉橫斷，都是用網間隔的小路。和金一路吸煙，順步經過涼亭走到田裏。公園裏固然使人快樂，但是田裏仍然更加令人怡悅。右面有些掘芋的婦人，組成一羣又鮮紅又白的羣衆；左面是麥田，草地，有嚼草的牲口在那裏，這是前面的景；稍斜過右面，便是小港裏烏黑的橡樹。和金深深呼吸了些時，覺着很快樂，他這樣的活潑，尤在他的表姊家裏爲甚，在他表姊家裏，他享受一個很好的休息，是從銀行做工得着的。

「好運氣的人，住在這村裏呵！」他想到，「實在，他的農業和他的散斯脫和族有什麼用呢，那擁擠業的人，雖然住在村裏，也極少安逸的日子，但是那就是他所注意的事！」和金搖搖他的頭，又點着枝香煙，放開那雙穿在英國靴裏很強的足走路，却又想到在嚴冬裏銀行的公事。「我每天又要從十點鐘放工做到兩點鐘了，有時還要到五點鐘的。那些集會哪，……那些私人請託的謁見哪，……又要去登麻

哪……那裏像這裏……很快樂。這裏稍爲有點幽暗，但是却不是長久的。」他想到這裏微笑的一笑。

在小港游散些時，他便回轉來，一直經過一塊正在耕犁的蕪田。一大羣屬於村裏公共的牛哪，犢哪，羊哪，都在那田裏嚼草，到公園最便捷的路，只要經過這一羣的牲口就是。他驚駭了那些羊，他們一個個都亂跑，亂衝；那些豬又在後面跟着跑，就中有兩隻小豬，只管很莊嚴的注視和金。那牧羊童子，一路呼喊，一路舞動他的鞭。「我們離開歐洲不曉得幾遠呵，」他想到；追念起他平日的假期，「隨你在歐洲什麼地方，總找不出這樣的一隻牛咧！」因爲要尋出那條路，從他現在所走的分支出去，是走得通的；他又想曉得那羣是誰的牲口，他便問那童子道：

「那羣牲口是誰的？」

那牧羊童子，看看他那頂帽子，刷淨的鬚子，和那的金邊眼鏡，他覺得很詫異，好像有點恐怖的樣子，所以一時竟不能夠回答。和金再問他一句，他纔平心靜氣，說道：「我們的。」

和金說，「但是，「我們的」到底是誰的？」說完搖搖他的頭，笑了一笑。那童子穿了一雙赤楊樹皮製的鞋子，他的腳上捆滿了一捲捲的麻布，肩上披了件又破碎又污穢的衣服，載了頂撕破帽頂的帽子。「我們的」到底是誰呢？」

「那羣是皮魯高村的牲口。」

「你幾歲呢？」

「我不曉得。」

「你能夠讀書麼？」

「不，我不能夠。」

「你進過學堂麼？」

「是，我從前進過。」

「你不能學讀書麼？」

「不。」

「那路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那童子告訴了他，和金便向着回家裏的路走，心裏想着他怎樣去和尼古拉斯比脫魯鬧玩笑，譏諷譏諷他村裏學校可憐的情形，雖然，他是很盡力的。

將近走到家裏的時候，和金看看他的錶，却已經過了十一點了。他想起尼古拉斯比脫魯就要到離這裏最近的鎮，他本想交他一封信寄去莫斯科，但是那封信却沒有寫好。這封信寄給一個朋友，是很重要的，是求他的朋友，和他定馬登拿的畫底價錢，那畫就要拿出來拍賣。和金走到家裏，看見門口有四匹壯健，餓飽了的駿馬，配在一乘馬車，車身的漆，漆得在太陽下面發光。車夫穿了件有銀帶子的長衫，坐在車箱上。

那些馬又時時把他們的銀馬鈴，弄得叮叮鏗鏘的響。却有個光頭赤足，被了件破碎長衫的農夫，站在門前。他一味鞠躬。和金便問他要什麼。

「我是來看尼古拉斯比脫魯的。」

「什麼事？」

「因為我有災禍——我的馬死了！」

和金問他。那農夫便告訴他，怎樣的境遇。他有五個兒女，只有這一匹馬。現在馬也沒有了。他述完了就哭。

「你預備去做些什麼呢？」

「去求乞？」他便跪下，和金去勸他起來，他仍是跪在那裏。

「你名什麼？」

那農夫回答道：「美脫沙打拉克。」仍然跪着。

和金從袋裏拿出三個盧布給這農夫；他把他的額碰地，表示他的感激，和金便走進去。他的寓主正站在會客室裏。

他看見和金問道，「你的信在什麼地方？我正要出去哩！」

「對不住得很！倘若你許我，我立刻就寫。我完全忘却了。這裏這美脫沙打拉克，吏人十便都忘去。」

「他問那車夫道。」

車夫答道：「爲什麼不能？」自己又想到：「他們既然沒有預備好，爲什麼又吩咐配齊那些馬？並催促馬夫呢？我已經久站在這裏，餓飽那些蚊蚋了。」

「立刻，立刻！」和金向房裏走，又折轉來詢問尼古拉斯比脫魯那求乞的農夫的事。

「你看見過他麼？——他是個醉漢，但他仍然是可憐的。快點寫！」

和金拿出放文具的小箱，寫了封信，簽了張一百八十個盧布的支票，封了信封，便交給尼古拉斯比脫魯。

「再會！」

和金便去看報，一直看到吃點心時候。和金看的報紙，都是屬於自由主義上的報紙：俄羅斯日報哪，俄羅斯言論報哪，有時或者看俄羅斯之消息，——但是從不肯看看他寓主所定的新泰晤士報。

他正那在裏細細的讀那些政治新聞，——皇帝所辦的事情，登麻的大總統和那些官員的消息，審判等等，——他剛要看那些普通的新聞，——戲院，科學，謀殺，霍亂症，等等，——他忽聽見那吃點心的鈴鐺鐺的搖了。

感謝上面十個人的盡力，——洗濯的婦人，園丁，廚子，廚婢，管家，僕人，——很奢華的擺了張八個位子的餐桌，桌上放有銀的水壺，酒罇，麥酒，葡萄酒，鑲泉水，彫刻的玻璃器，極纖麗的桌布，兩個男僕急急忙忙，繼續不斷的往來傳，伺候，并整理那些食餘的東西，和各種冷熱菜餚。

女主人只管喋喋不休的談伊所想的，做的，事情；伊顯然以爲伊所說的，想的，做的，事情，都是美善，除了傻子不算外，可以令無論什麼人都滿意快樂。和金覺着伊所說的事情，沒有不是蠢笨的；但他不表現出來，他仍然繼續說話；消杜拉斯一聲不響，很憂悶的坐在那裏，那學生也偶然和那寡婦談兩句。有時談話中止，那消杜拉斯又將語言插入，因此各人都不樂。在這個時候，女主人便催促那些沒有進的菜；那僕人很快的跑到廚房裏，或到管家婦那裏，又很快的跑回來。這時無人想食，或談話。但是各人都勉強吃，勉強說話，那頓點心便繼續食下去。

因爲他死了馬來求乞的那個農夫名叫美脫沙打拉克。他沒有到田主那裏以前，他爲他的死馬，已經奔走了一天。起先他到那屠宰死馬的商人散林那裏，他是住在左近一個村裏的。那屠宰死馬的商人，又出去了，只好在那裏聽候，直至吃飯的時候，纔把那死馬皮的價錢議妥。那時又到一個鄰人求借匹馬去拉他的那匹死馬到田裏葬埋，因在村裏葬埋死獸是犯禁的。阿登不肯借給他，因爲他正在收穫芋類，後來史提芬憐美脫，纔借給他一匹馬。他還幫助他把那匹死馬抬進車裏。美脫撕了那死馬前腿的馬蹄鐵，交給他的妻。一只馬蹄鐵已經破了，其餘那隻還是很好。他正在那裏拿了一把鈍鏟掘墳的時候，那屠宰死馬的商人跑來，把那馬皮割了去；然後把馬尸，推進那洞裏，用泥蓋起來。美脫覺着疲乏了，他走進馬脫難拿的茅屋，和散林同喝了半瓶的麥酒，安慰安慰自己。便返到他裏，和他的妻罵些時，放下身來，睡在一堆乾

在那裏掙扎，怎樣忽然倒屍下來，——不覺歎息起來。現在他沒有馬了，他一身所有，就是那馬皮的價錢，四盧布零八十臬比，（俄國最小之幣）（譯者按，這時美脫還沒有向和金求乞，所以他只有四盧佈八十臬比，因為他是第二天早晨到和金那裏的）起了身，他把腿上麻布扎好了，便經過院落，走進他妻的茅房裏。他的妻，一手抱着個嬰兒靠近從伊污穢襯衫裏露出來的胸口。一手將稻草放進爐子裏。

美脫交叉作十字架形三次，轉身向着屋隅掛着的肖像，喃喃說了些無意味的話，這種的話，便算對 The Trinity, the Virgin the Creed 和 Our Father 的禱告詞了。

「有沒有水呢？」

「女孩去取水了。我弄了點茶。你去田主那裏不去呢？」（按田主就是尼古拉斯）

「是，我要去。」爐裏的烟使他咳嗽。他從木凳上拿了她的破衣，便走到游廊裏。那女孩兒剛拿着水進來。美脫從桶裏呷了滿嘴的水，從口裏噴到手裏，再呷了點洗他的面；洗完，拿他那件被衣拭乾，用他的手指稍爲把他的捲髮整理整理，便出門去了。一個小女孩兒，大約十歲的樣子，只穿了件污穢的襯衫，向着美脫那裏走來。伊說道：「早安，美脫叔叔，你來打禾罷！」

美脫回答道：「很好，我就來。」上星期一個和他一樣窮苦的人康馬斯卡，曾經幫助過他，用馬拖他的機器打禾，現在美脫理會康馬斯卡希望他也幫助他。接着又說：「你告訴他們我就來，——吃點心的時候我

就來。讓我先去于格倫買那裏走一遭。」

美脫再返到那茅屋裏頭，換了他的赤楊樹皮製的鞋子，和紮在腿上一捆的麻布，便起程去找田主，（按以下便接上文和金賜給他三盧布，他站在尼古拉斯門口求乞那段，）美脫從和金乞得三盧布，在尼古拉斯比脫魯那裏，也乞着同一數目（三盧布，）他返到家裏，把錢交給他的妻，便到他的鄰人那裏。那打禾機，正在那裏軋軋的響個不住，那看馬的人，又嗷嗷的呼喝。那些瘦瘠的馬，只管繞着他盡力依着他們的蹄痕，慢慢的環繞着走。那御馬的人，又提起單簡的調子喊道：「那面，可愛的！」有些婦人正在那裏解開捆捆的禾；有些正在那裏收集那些散播在地的禾梗，麥穗；有些聚集了一大堆的穀拿着去供給那機器。這時工作很勤奮。一個穿了很長的襯衫的小女孩子，正在燒飯的院落裏掘芋，將芋放進一個籃子裏，美脫經過這院落。

美脫問道，「你的祖父在什麼地方呢？」

「他在穀倉裏。」

美脫立刻到穀倉做工。那八十歲的老公公，曉得美脫的煩惱。他招呼了美脫，便教他去管那打禾機。

美脫先把他那件破衣服脫了擲到柵的左近地上，便猛力做工，把穀收聚好了，便倒進機裏。

不停的做工，直做到吃飯的時候。那些雄雞已經啼了兩三次，但是沒有一個人留意他們；不是因為那

克來的人閒談，問問他牲口的市價。他心知倘若不賣了一隻牛，他就很難過日子了。他返到那些工人那裏，他們已經再開始做工，他便一直做工做到晚上。

在這些受人蹂躪，欺騙，掠奪，操勞過度，變成衰弱，飲食不足，漸就死亡的人衆中，却有些人活在那裏，把自己當是耶蘇教徒，也有些開通的，就覺着并不需求耶蘇教，或別的宗教，但他們在他們自己的價值上，雖顯出這樣超羣的精神，那些又可怕又懶惰的生命，却仍然受這些奴隸的待遇，和過度的勞工，養給別的過百萬勞工的場所，更不必說了，他們在工廠裏，辛辛苦苦的製造茶缸，銀子，馬車，機器，及各種的東西給富人用。富人在這些恐怖中生存，心雖慈善，注意他們，却不注意他們——老人，老婦，青年的男女，母親和兒女，——可憐的兒女，他們的兒女，正在那裏受惡習慣的沾染，引誘，成道義上的罪人。

這裏有個大學畢業生老了，他擁有過千畝的田地，他一身都是過懶惰的，貪婪的，放肆的生活，他看新泰晤士報，他很驚駭政府這樣的不智，却准那些猶太人進大學校裏肄業。他的賓客，是從前的省長，現在是個很高薪俸上議院議員，他讀報覺着很滿意，因為律師會議表決贊成死刑的存在。他們的政治上的敵人，以P. 他讀 Liberal Paper 他不明白政府何以那樣矇昧，竟准那俄羅斯聯合會生存在那裏。

這裏有個小女孩子的母親，很是慈愛和藹，正在那裏講霍斯的故事給伊聽，講的是一隻狗弄跛兔子的故事。這個小女孩子，在伊走路的時候，看見別的小孩子，都是赤足的，餓肚的，正獵取那從樹上落下來的綠

這是爲什麼？

這篇小說，是描寫農民生活的。在從前大地主制度很發達的俄國裏，像書中所述的現象，縱不待托氏的著述，我們倒也可以推想得到。托氏這文，所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只在篇末所描寫的一般小孩子。那些小孩子都是工人的兒女，工人自己每日用過量的勞力，去換衣食住還嫌不夠，對於小兒女的教育，當然不能注意，那些小孩子既不能得相當的教育，自然就只有受惡習慣的沾染，引誘，去做道義上的罪人的一法。還有一層：那些小孩子，既不能得相當的教育，只受惡習慣的沾染和引誘，他的生活價值，就永無提高的希望，將來也就只能得着他父母所能得的社會待遇，永不能避資本家的壓迫，苛虐，和做資本家的奴隸，牛馬了。所以這篇文章，表面雖平淡無奇，裏頭所含蓄的意義，却異常豐富。他不止將社會的不平狀況，和盤托出，並且在實際上替勞工請命，代農民呼籲，同時并予資本家以和婉的勸告，促他覺悟自己的地位，是從蹂躪，欺騙，掠奪農民獲得，豈不是天然應享的權利。還有一層：這篇文，妙處在描寫兩種懸絕的生活，使他相形見絀，令人不平。其所謂無罪之人，即指亞歷山大依文魯城和金，因爲他比較尼古拉斯比脫魯，稍爲慈祥些。但平心而論，和金雖慈祥，然而他買一張畫，肯花一百八十盧布，救卹一個人却只拿出三盧布，所謂無罪也只是量的差別了。

一九二〇.七.二二王無爲附註。

新 人 無罪之人

一五

英文教員待聘

待聘人 王 靖

出 身 福建協和大學畢業

時 間 每星期十二小時

如有中學以上學校缺少英文教員每月能出報酬六十元者請投函本社編輯部——即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接洽

六種雜誌的批評

朱樸

新人第四期出「文化運動批評號」我起初做了一篇文化運動的我觀，後來因爲自己覺得不甚完善，就焚燬了。然而總想換一個題目，盡點責任，不料一連想了幾天還不着；因在校中（中國公學）圖書館，及新羣雜誌部裏，看見了幾本新出版的雜誌，又勾起了我的許多感想，而心中又躍躍欲試，像要一吐爲快的樣子，所以就不顧冒失，竟提起筆來做批評了。不過我所批評的雜誌，僅就我所看見的當中揀選出來的，是極小的一部份，還有許多我所沒有看見的，和看見而不暇批評的，都是我疎忽的過失，要請閱者原諒。至於我所以要做這篇批評的意思，是要勉勵現在的出版界，商權應該改良的方針；因爲學術是公開的，愈討論，愈研究，就愈能夠進步。不過我用個人的眼光，來批評一切，總不免有謬誤的地方罷了。

新青年 新青年是中國文化運動的先鋒，開發新思潮的動機。歐戰以前，中國都抱着守舊的思想，保存腐朽的文化；到現在，人民守舊的思想，一變而爲革新，腐朽的文化，一變而爲實用，能夠順着世界的潮流進行去，一半可說是新青年提倡，鼓吹之功。編輯新青年的人，從前是西裝學士或博士，以後都做北京大學的教員。他們的宗旨是「要求社會進化，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舊觀念，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他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他們抱這樣的宗旨，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偉大。他們的文章，差不多大半都是有

價值的文章，像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等，對於社會上更多影響，而專號中像易卜生號，人口問題號和勞動問題號等尤好。總之，新青年是一本有價值的書，社會上受着他的影響很大，不過，他祇可以稱一本有價值的書，而不可以猶一本最有價值的書。爲什麼呢？因爲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失評判的精神，用攻擊的態度。他們在舊社會當中，提倡新思潮，四面的環境，當然有種種的衝突，這種的衝突，是因爲主義的不同，學說的不同，才發生的，所以要解決這種衝突，根本辦法，是要在主義上，學說上，研究着手的方法，切不可離了本題，橫越至別的問題上而發生出別的問題來。像他們討論「改改舊文學，「節烈問題」等，滿篇的罵孔子，孟子，林紓，王敬軒等，都是譏諷的言語，而對於舊的主義上，學理上，究竟有什麼地方不好，他們所提倡的新主義上新學說上，究竟好在什麼地方，都不詳細的評判，討論，只一味的使用攻擊的手段。他們不是用真理來壓倒人家，都是用手段來壓到人家；他們嘴上說要「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他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實在他們何嘗如是？他們簡直是排斥前代賢哲，如甚代賢哲，全用他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罷了！並且「當代賢哲」四個字，究竟代表何人？他們創造道德上的新觀念怎樣做起？是不是先從攻擊着手？新青年社裏的蒙君啊，你們要創造道德上的新觀念，請從速做起罷！要曉得新文化運動而沒有新道德，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的價值，是永世不能發現的呢！總之，新青年過去的歷史很光榮，今後的希望很遠大，祇要請社裏的幾位先生去了一般霸者氣，於新道德上，努力的向前創造，將來一定可以達到

一本比較更完善雜誌的目的。

建設 中國現在的雜誌，差不多大半都是從「解放」「改造」「做起，至於專門討論建設方面的問題的書，要推建設雜誌算第一了。他的宗旨是：「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廣傳他們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從精神上，物質上，謀國家及社會之革新。」裏面的文章，都是有研究，有價值的大文章，像發展實業計畫等篇，都狠不容易做。不過裏面有些偏重於傳播主義，不切實研究問題，由是便不能成爲國民之常識。像全民政治論，中國哲學史之惟物的研究等篇，除了專門學者之外，有那個能夠一望而完全了解？主義固然是應當灌輸的，但是要同研究問題，相輔而行；最好是多研究問題，而少空談主義；因爲主義是高深的，人都不甚注意的，效果狠遲的，問題是狠淺顯的，人都喜歡討論的，效果狠快的。我並不是說，能設雜誌，不應當多談主義，應當多研究問題，不過因爲他的宗旨是「要成爲國民之常識」，所以才責備他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

新潮 中國現在學生界中最有精神的出版物，就是北京大學學生所出的新潮雜誌，裏面的文章，篇篇有精神，有研究，有價值；沒有十分潦草塞責，隨隨便便的。而我所最佩服的，就是裏面的小說，像是愛情還是痛苦？一篇一個勤儉的學生等篇，真正做得好。其中所有的缺點，就是也同新青年一樣，做文章專門罵人。他們倒真正不愧「有其師必有其弟子」了！並且他們專門頌揚西洋的文學怎樣的好，西洋的科學，怎樣的好，說得活龍活現，恨不得叫人立刻變做外國人的樣子！把中國舊有的，一概說得一文不值。

一本比較更完善雜誌的目的。

建設 中國現在的雜誌，差不多大半都是從「解放」「改造」做起，至於專門討論建設方面的問題的書，要推建設雜誌算第一了。他的宗旨是：「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廣傳他們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從精神上，物質上，謀國家及社會之革新。」裏面的文章，都是有研究，有價值的大文章，像發展實業計畫等篇，都狠不容易做。不過裏面有些偏重於傳播主義，不切實研究問題，由是使不能成爲國民之常識。像全民政治論，中國哲學史之惟物的研究等篇，除了專門學者之外，有那個能夠一望而完全了解？主義固然是應當灌輸的，但是要同研究問題，相輔而行；最好是多研究問題，而少空談主義；因爲主義是高深的，人都不甚注意的，效果狠遲的，問題是狠淺顯的，人都喜歡討論的，效果狠快的。我並不是說，能設雜誌，不應當多談主義，應當多研究問題，不過因爲他的宗旨是「要成爲國民之常識」，所以才責備他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

新潮 中國現在學生界中最有精神的出版物，就是北京大學學生所出的新潮雜誌，裏面的文章，篇篇有精神，有研究，有價值；沒有十分潦草塞責，隨隨便便的。而我所最佩服的，就是裏面的小說，像是愛情還是痛苦？一篇一個勤儉的學生等篇，真正做得好。其中所有的缺點，就是也同新青年一樣，做文章專門罵人。他們倒真正不愧「有其師必有其弟子」了！並且他們專門頌揚西洋的文學怎樣的好，西洋的科學，怎樣的好，說得活龍活現，恨不得叫人立刻變做外國人的樣子！把中國舊有的，一概說得一文不值。

西洋的文學科學，確乎比中國好，這是人所承認的，不過西洋的，未必達乎極點，中國的，未必糟糠不如好的裏面有壞處，壞的裏面有好處，全在並用，不在全廢。打破中國舊有的偶像觀念，而去崇拜外國的新偶像，有什麼分別？難道這算是化化運動的進步麼？我希望新潮社裏諸君，以後對於這種的態度，注意一點。我同新潮社蒙君，皆在學生時代，所以我對於他們的希望，最切，最大。我希望他們努力的向前，爲中國學生界前途，發一光彩！

新羣 文化運動中討論社會問題的雜誌，要算中國公學出版的新羣爲最好了。裏面的文章，像什麼是社會主義新社會與新生活，社會主義思想之源流及其發展等篇，敘述得非常清晰，討論得非常精確。而裏面像經濟思想之變遷等篇，又是研究經濟問題中不可多得的文章。新羣裏面，吳芳吉的詩，更是有特色，有精彩。籠山曲一首，我敢說可以算得現在新詩中「獨一無二」的一首。其餘像非不爲謠婉容詞等首，寓意既深，詞藻又好，也可以說得傑作。可惜社裏的諸君，似乎缺乏些奮鬥的精神，第四期竟以後停版了！我不禁爲之一嘆。

解放與改造 解放與改造，材料豐富，我是承認的。他的宗旨是：「主張解放精神物質兩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狀態，同時介紹世界新潮以爲改造地步。」總算是狠徹底的主張。不過他的主張雖然澈底，見諸言論的主張，狠不一致。他對介紹學說，狠肯盡力，但缺少批評，令人不辨他所主張的學說，究竟有沒有一定的範圍。今天寫了一大堆共產主義，明天又寫了一大堆集產主義，今日談有彈性的改造，

天談絕對剛性的改造，在智識充足的人，固然可以自明利害，自辨是非，自定宗旨，普通人就大有目迷五色不知如何是好的困難。論起他的性質，就像眼前賣「環球貨品」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資本固然雄厚，貨物固然衆多，總脫不少雜貨店的習氣。我現在希望他能夠趕緊改良，在介紹一種主義的時候，要先立一個標識，令人一望而知其是否好主義。並且介紹主義，不要太雜，不要專以繙譯爲能事，務必以一貫的精神，爲不調停無可退步的主張，去達「解放與改造」的目的。

新中國 新中國是一本陽冒文化運動的招牌，而陰做軍閥官僚言論機關報的雜誌。我本來是不願把可貴的光陰，袖聖的紙筆，耗廢在他的身上。不過因爲這種戴文化運動假面具的雜誌，如果不去批評他，非但要失現在文化運動真正的價值，並且要阻碍將來文化運動的進行，所以我不得不來批評他。新中國裏面的文章，新的也有，舊的也有，包羅萬象，真正不愧雜誌。他每一期必定要請幾位大人先生題字，像閻錫山，章士釗等捧捧場面。（大人先生的名字，並非我承認的，這次出週年紀念號，裏面印了張敬堯，倪嗣冲，齊耀珊，王揖唐，陳籙，李厚基等許多大人品的照片和題字，來炫人，並且搜羅了許多金錢主義的文化運動家的文章，來與別種雜誌鬥寶。他以為用了督軍，省長，議員的街頭博士，大學教員，報館主筆的招牌，可以增高他雜誌的價值了，不料實在不值識者一笑！一班見錢眼開的文化運動家，只曉得在棺材裏伸手，也不顧到自己的名譽，更不顧到文化運動的價值，我真不知道他的人格在什麼地方？他們天天罵舊人物，不知頑固不化的舊人物，腦筋裏的思想，雖然陳舊不堪，然而他們

還曉得保全自己的人格。至於嘴上天天講文化運動，而暗地裏爲惡的官僚政客供奔走，實行「蠅營狗苟」主義，那更不用說是比夠不上討論人格問題了。咳！文化運動，不怕舊人物反對，只怕新份子破壞！就像中國，不怕外侮，不怕內亂，只怕羣衆不覺悟一樣。外界的反對，因爲反可以鼓起裏面的精神，至於內部的破壞，就不可以醫救了。我認定新中國是文化運動中的破壞者，是將來文化進行的障礙物，所以希望全國從事於文化運動的同志，羣起而攻之！

以上的六本雜誌，是銷路最廣，在今日的社會上最占有勢力的，所以我揀出來批評，我因爲時間迫促，所以對於其餘許多有價值的雜誌，像太平洋，民鐸，少年中國，少年世界，自覺，閩星，國民等，都沒有一一詳細的批評，自己覺得很抱歉。但是將來如果遇着機會，我可以再做一篇全國雜誌的批評，來償我的志願，並贖這回疎忽的愆尤。

南 河 開 封

文化書社

新人社 介紹

專售爲文化運動之書籍吸收
各地之文化

龍達遇記險

劉沛

這一篇記，是友人劉安如君寄贈我的。我原擬在新羣雜誌上，把他發布出來，以為我所作「龍山曲」詩的參證；不幸新羣短命倒閉，至今沒有登出。近有幾處的人寫信來問，因在新人月刊的文化運動批評號上，替他發布，一以免我失信；二來見得劉君是個真有犧牲精神的人。

吳芳吉附言

第一 入廠的記載

A.

在民國六年的時候，四川的督軍，是羅佩金。其時張午嵐為四川寧雷馬屏四地屯殖使，兼寧遠漢軍後四營統帶。聲譽甚諳。午嵐為吾住中校時的教師，其秘書長黃準高又為吾同鄉至友；彼此時有信札往來，知道甯遠的鑛產很富；吾乃於六年正月，跋涉赴甯遠。二月有吾同鄉友王蜀華，自龍達回寧備言金廠出金之旺；因約余同去。誰知就是遇險的動機呢？

B.

寧遠頂有名的金廠，要算窪裏田坪二處，該廠開辦多年，聽說出了好幾萬千金子，只是近年廠地不甚旺了。雖然照常設關收釐，但較從前，差得很多，故不能不另闢產金的地方。當張屯殖使到寧之後，曾經電請四川工業專門學校畢業生多人來寧，意在擴張屯殖範圍。一時如揚潤民、閔次遠、曹觀瀾、王蜀華等，皆甚出

力潤民爲窪裏廠長，次遠蜀華二人，則新探獲龍達金廠，因而受委爲廠長。論龍達這個廠，本也開採了幾年，始而爲商人潛往偷採，發見旺金，漸漸的外人知道了，也會由地方官（鹽源縣）派員去收過釐；不過那個地方是蠻子管的，居住的人都是些蠻子；稍有違逆他的情性，他們就把廠內的人，逐了個乾淨；以此人皆視爲畏途，不敢前往。次遠蜀華二位朋友，都是慣能冒險的少年，因此才借了些兵，冒險深入。這是五年冬下的事情，

C.

當蜀華第二次進廠的時候，正是二月天氣。寧遠的地方，山下沿河一帶，熱度是非常的高；山上又是寒冷，若遇微雨，冷度驟降，必至下雪。記得我們由西昌赴鹽源，四日的路程，中間也會曬了一天太陽，熱得不可開交；（打冲河一帶）又踏了一天雪，冷得異常利害；（小高山山上）比到鹽源，我的眼睛，被雪風吹了，還痛了幾天；氣候之不齊，也可見一斑了。在鹽源住了幾日，才知道他們廠中的布置，實在很是完善：第一，他們與木裏土司，訂下條約，劃了開掘金子的地方；比從前廠地要寬好幾倍，每年給他些地租，要他親自答應讓出土地來，以便商人開採；這是半用兵力脅迫，半用手段交涉，得的好結果。第二，商人聽說此次開採金礦，甚爲穩妥，因而爭來運動組織公司，一同進廠；本來廠地太寬，不妨借公司之力，較爲易見成效；此是當時很好的主張，亦可見人民之信服蜀華二人了；公司的名目，一個叫宏中，是姓李的承辦，一個叫濟川，是姓莫的承辦，皆於同時進廠去的；姓莫的與我們同路，姓李的同委員曹觀瀾轉道木裏，結果此次交涉，遂於二月某日，分途進發。

D.

單說我們這一路，頭一天由鹽源起身，歇白鹽井，道路很平；第二天歇梅雨堡，尚有宿店；第三天歇紅卡，就入了蠻子的窩巢了。居民面目黎黑，以紅巾裹住了頭，喃喃作語；間有曉漢話的蠻頭，把我們迎入；其房屋甚矮小，四面皆土牆，（或架木爲之）上蓋木瓦；室中四方，靠壁築長土台，爲連床的樣子，吾等即鋪墊宿於其上；乃以鐵架支鍋，取柴自炊。凡鹽、米、油、肉等，都由行客在外面買好搬來，若到此處，就有錢無市。

第四天翻旄牛嶺。旄牛嶺是頂險，頂高而且頂厚的，一個大山。並且途中無有人家，可以買飯，早晨造飯出門後，一直要到宿所，才有飯吃；只好準備些乾糧在身邊罷了。記得那天，我與一姓魏的，一同步行；前後同伴，都隔得很遠。我們走得正不耐煩，忽然遠遠見一小溪，心中一喜，以爲將近宿所了；誰知甫一轉折，下望陡絕之坡，才知身方立於萬仞高岡之上；從此而下，都要走之字拐的路兒。不曉得拐了幾百拐，方墜落在—深谷之底。此時人已倦了，覺得口渴難忍，並不得一滴水兒，來救濟救濟；只得打點精神，奪路而出。羣山峭逼，爭來圍繞，彷彿項羽垓下聽四面楚歌的光景。又走了十餘里，才到了前所見的那條溪兒；而回首來峯，已高聳入雲中了。是夜，歇臥羅河蠻村。

E.

第五天離了旄牛，又過碧雞；這嶺兒，雖不及旄牛之厚，高險亦足相敵；不過水葦多些，不如旄牛之空曠然罷了。是夜宿其頂，即碧雞蠻村也。第六天下嶺，過蓋朱村；宿左所司，村落稍大，人煙較稠。還有最足令人

留戀的，就是左所這個地方，是豁然開朗的一個平原；山水明秀，四野沃美；居民熙熙然，見外人到來，屏立觀望，氣象頗好。時余一騎，徘徊獨後；有絳服女子，從田間來，望余呼曰：「客客，從那裏來。」其聲柔細，不似外間女子之見人羞答答的。是夜，土司致送鷄菜，烹而食之。

第七天晨早起來，因昨夜馬夫偷逃，無人馬駝送物件，故在此住了一天脚。第八天起，路程皆坦平，甚暢人意。無何，即發見左所海子。一水汪碧，縱橫十數里，中有小島三個，上建寺宇，頗占形勝。余等沿海行去，風暖吹衣，樂莫可名。久之，越小嶺，宿前所漢人王保正家。（前左二司地，均許漢人移住，故有漢團夷團之別，漢團以保正長之，夷團以伙頭長之。）

第九天發前所，行平原中。（前所與滇省永甯司地，連爲一大平原，田土甚肥沃，出產穀米瓜菜等，較左所爲繁華，）是夜，歇熱水塘蠻村。（此村之左，有溫泉一塘，廣方丈，村人多浴其中，）連日行平坦之途，幾忘其身之置於異域蠻荒之中。陶靖節的桃花源，不知與此有異否？

F.

這一下又要爬山了。這山名野鷄嶺，荒似旄牛，險如碧鷄，真是無一步不艱難，區區筆墨之巧，是說不出他的奇險。好是我等連日行的又緩，路又平，聽說爬山，把精神從新鼓舞起來；加以前所地面是高中之平，所以山這一面，要低得些；到也不知不覺爬上了山頂。及到下得山那面去，便覺樹木蕭森，山勢合抱，更有趣的，是那一個坡兒，真不知有好高，惟只隨竹木叢中，斜落下去，彷彿跌入地球中心去一般。那個路又是些大小

石子砌成走的頗不爽快。騎在馬上，腦袋都仰臥在馬屁股上，好像駝了一塊門板，由他高高矮矮跳了下去。就是了。這樣的坡坎下了，才找了一個斜平的草壩兒；把鞍馬下了，從新取鍋造飯。砍柴的砍柴，背水的背水，好像魯濱孫飄流在甚麼荒島似的。把飯喫完，天已將黑，便檢了乾燥的地方，鋪放行李；大地爲席，青天爲幕，環山爲廬，大家靜悄悄的睡了。這樣睡法，取個名兒，就叫「打野」。我是頭一遭兒嘗試的，總睡不著，深夜起視明星滿天，山木悲號，虎吼猿啼，轉觸動許多豪想；不知幾時竟鼾睡過去了。這就是第十天的行蹤。

第十一天收拾行裝，把昨日沒下完的坡坎，又費了好半天的工夫，踱得溪去。沿溪而出，又上下了些坡兒，才到了下野鷄村，就交了木裏管轄的地面了。這裏土人是摩娑教，前左二所土人是西番教，雖同是夷教，而風俗，語言，居住等，都略有差異。第一前所左所，尚有漢人雜居，此地完全是夷人。第二，三司居民，皆用的藏文，讀的皆是藏文的經典，至於土話，我們到也不能爲他們區別。第三，木裏土人，真是少有與外人交通，木裏大喇嘛，又極專制，故其智識，不如前所左的人民之活動。第四，前左二所居民，住的是板屋，亦間有用瓦的；木裏居民，住的是西藏式土屋，四圍土牆，屋頂覆土而平之，爲立方形之宅，往往依山爲兩層不等，每層但鑿元木爲梯而上；屋角左樹柏枝，（其用意如門牌，）右懸長旛（上書藏經，俗謂風吹旛揚，如代人諷誦）云。

G.

在下野鷄喫飯後，更沿溪而出，驀見對面一山，陡絕如壁，中嵌一如線之徑，溪流直出，抵其山脚；余等旋渡溪，升右山之半，即發見花岡石，其中雲母石最多，日光直射，彩色燦爛，熱不可當；下見河流洶湧，橫於山底；余等

繞道一蠻村中，見伙頭家有幼女，腰繫長裙，肯拖長布，頭飾銀質之物，恍如世傳觀音神女像然；煨茶餉客，豐神極佳。余等換得夫馬，（余等自紅卡以來，每日均由蠻人照供夫馬，從滿清舊例也）即趨下河濱，入船防（蜀華等所設，以使出入渡濟，）稍憩再行。

此河名冲天河。此如壁之崖，名拿阿梁子。河水深且急，好半天，人馬方得全渡！即遵如線之徑而行，上逼陡壁，下臨懸崖，更可危者，余騎適眇一目，真是盲人瞎馬，夜半臨深池，至今思之，膽猶寒慄。是夜，宿山腰蠻村中。

第十二天，越過拿阿梁子從山那面下去，又得一河流，即龍達河之下流也。溯流而上，路雖險窄，行人漸多，因為將近廠地的原故。又行好幾十里，越兩家村，過董利橋，而抵峨拉路中，見見聞聞，真畢生所未遇；可惜草草過去，不能完全領略，為大恨事。單說峨拉這個村子，依山起了百十個照樣的西藏式房屋，重重疊疊，竿挺旖揚，彷彿一種特別的洋式房子一般；蜂房水渦，男女步行其上，煞是好看呀！那些土人，除了為喇嘛的，依然首裹紅巾外，有的背拖長辮，有的頭戴有邊氈帽，（彷彿博士帽）足履厚底青布鞋，亦不著襪，又似一種特別的西洋人樣子。此地駐有木官，（官名也，在各伙頭之上，）管這一帶的百姓。龍達金廠，也是他管的土地。在峨拉稍歇，即同蜀華順溪流而入；兩旁即見金洞，因已進廠地範圍了。約十餘里，即到蜀華等新築的官房，次遠率領漢軍十餘人，相迎途中，既到了一定的住所，以後的詳細，在下篇慢慢的敘來。

第二 廠地的情形

H.

(甲)廠地的內容 在龍達河一帶已經開掘的地方在上游者曰竹林坪，曰魚洞，竹林坪係一山峽，溪身曲屈，流急如矢，兩崖峭直逼抱，竹木陰森，初亦無人到得；繼因奸商偷掘，發見旺金，商民乃爭趨之，每年都有多金發見；右崖一山洞，湫隘不堪，即蜀華收釐駐所也；魚洞則承峽口之衝，聚金亦富；近官房者曰空心梁，曰背水，曰官房坪，曰樹達，空心梁係突出河心一大石梁，積砂深厚，沉金自廣；梁右與官房坪相隔一背水溝，對岸高崖削直，所以金砂多激沉此岸；以下爲樹達，開採時日較近，亦見金；在下遊者曰峨嵋，宏中公司駐之，曰董利橋，濟川公司駐之，曰夷地，新謀開掘，有尙未見金的，有甫見金一二次的。大效未著，即被禍難，惜哉！

計自竹林坪至夷地廠地延長，已百數十里；此外尙有鄒斯，(讀如HONGS的音)爲屯軍楊營長率衆往掘，自行徵釐。又有立壁，峨嵋，三江口，四川坪子等，皆蘊金甚富，謀掘未就；紫羅一廠，並有天然金焉。

此外據調查所及，木裏廣袤數百里之地，溪流縱橫，大致皆產金，而以麥地隆爲尤著，曹觀瀾曾冒險一探之。山中則多銅鑛，惟土司多秘之，不易察視。

廠中軍隊，龍達有漢軍一哨，約二十四五人，用的係九子槍；屯軍二排，約二十人，用的係毛瑟，鄒斯則惟屯軍四十餘人，楊營率之用的毛瑟，且多機柄損壞的。所以武力是很欠缺。况又孤軍深入耶！

次遠等鑒於軍人之不守營規，知爲肇禍之始，因力謀組織商團自衛，已略見頭緒，又創建街市，以便買賣。一面又聯合附近蠻族如咩租娃者，曾斬獲匪人，持其一手，來廠獻功，次遠並重賞之；亦可見蠻族歸附之一斑了。然卒獲逐廠之禍，果誰階之厲耶？

I.

(乙)掘金的方法 此地所出之金，純爲砂金；由於上古時代，河流縱橫，金鑛隨流，蕩激而下，沉澱各處，爲金砂之原始；繼因陵谷變遷，河身低落，故金砂反多掛在山腰之上；以故探掘的法兒，先須略相地勢；看來是以沉聚金子的地方。然後鏟去草皮（謂面上泥土）及到發見金砂後，即命馬尾子（背砂出洞的人）搬出洞口，堆於溪流之濱；越日一淘。淘之之法，先用金船（有刻的木巢）把所堆之砂，緩緩送入船中，迎流激蕩；浮砂蕪去，則金粒沉聚一處；大者可於船中拾得；小者尙雜砂中，乃傾之砂盆（鍋形的盆兒）蕪去浮砂，黃金即燦然見於盆底了。（俯拾即是，不用水銀等助之。）

當探掘之初，惟雇錘手（掘金洞的人）一二人，馬尾子數人，並不給他們工錢；但供給他們的伙食，喫的又是包穀；故有『包穀一斗，黃金儘有』之謠。這些工人，多半是夷族。（但不是木裏土人）他們所希望的，是挖得金子之後，可以品帳。（即分紅之意）商人亦以此故，可得他們盡力，又不費好多本錢。到是一種特別工業情形了。

至於官家收釐，係從五分重的金子起碼，沒上五分的，即不徵取他們的厘。工人品帳，亦從五分起碼，沒上五分的，即作爲主人伙食之費。（以廠中生活程度較高，金子換數又較低，故以此數爲限，）其五分以上金子，須以十分之三納於公家；（意爲養兵設官等用）其餘十分之七，則由主人與錘手馬尾子相品。（大致主人多分些，錘手次之，馬尾子又次之，）這都是商人開掘之初，相約的規程，官家因而利用的經過情狀。

本廠取看砂取厘之制（日命廠丁看守淘砂，有金則就取其厘）不似窪裏之設有關卡，惟不免資弊滋生了。

J.

（丙）廠地的出產 龍廠居山谷之中，除產包穀大麥而外，只有瓜瓢等。隙地甚多，以故食米、清油、豬膘（乾猪肉）、元根（甜羅甸）、羅甸絲等，都由外面載入，以為廠人常食品，即包穀亦半自外面（永甯前所中甸等）運來。土人則少有與廠人買賣，並絕無作金夫子者，從大喇嘛命令也。

山上則產茯苓、蘑菇（等類）、花紅（果名）等。林木以松為多，往往合抱之木，縱橫遍野，土人或縱火焚之。然水草甚富，故居民喜畜牛羊等，間有畜旄牛者，其乳乾之為酪，名酥油，搗茶飲之，名酥油茶。

（丁）廠地的交通 龍達河源甚長，廠地所佔地面，謂之下龍達；在竹林坪以上，謂之上龍達；只可惜沒有人去過便了。自此直北，可達裏塘；西通中甸，南達麗江，為川邊通雲南之間道。當川滇交關時，我們曾檢得中甸某人與打箭鏞某軍之信札，即從廠中過者。又土人相傳清時某軍謀叛，被滇軍敗之於樹達山上；可見為交通川滇之間道無疑了。

廠北附近，有一種蠻族名董利娃，頗為強蠻不順。再北則接近鄉城，中多散兵為奸。龍廠被劫，係由土司勾合二蠻族做成的。

K.

新 人

龍達遇險記

（戊）我的廠中生活 我在廠中，本是個閒蜀人，華囑我作個小小書記，也只得藉以糊口。當我初入廠時的意思，也想挖個金洞兒，去做點買賣；但我不是慣經商業的人，只得罷了。計在廠中住了三個月的光景，一日之中，坐守窮谷，望不迭的蠻崖，聽不了的水聲；間或散步溪邊，看他們淘砂得金；又或去各伙房（商人築作食宿的住處）中閒談。那些土人雖好，言語苦不相通。那些蠻丫頭（即女兒）雖亦可人，只是無緣與他說說笑，藉以消遣；真是悶殺人了。

我曾攀藤附葛，在竹林坪去過一次，那個地勢的幽險，前頭似已述及了。比到六月初間，我又到立壁三江口等地，去調查過一回鑛。這個差使，算是住廠以來，頂有趣的生活！

頭一天到了峨嵋，遇着前所土司的老弟阿柱臣，就在木官的經樓頂上一層住了。樓下有漢源客，呼與共談；客善吹笛，木官的老弟，是個頂古董的人，當日喫得爛醉，因起舞為歌，大家拍手叫絕，很為暢快。柱臣為譯其歌云：

「集漢官，西番靡，娑兮，萃於一樓；余心為大快兮，醉以忘愁！」

酒闌客去，步出經樓下俯村落，心意陶然。真是不可多得的情景！

次日備裝，同柱臣出發，沿溪而入，途路高低不平，崎嶇之處，有旄牛，碧鷄。山腰一場所，為木官的麥場，未收穫麥種，余數人，乃叩一人家借歇。主人見外人，杜門不納，狀殊可笑；柱臣為再請之，乃允出柴薪。余等煨茶飲後，更登絕頂，入林泉，躡茂處，怪石嵯峨，古藤纏繞，四山合抱，巨木縱橫，久之，乃抵立壁村。柱臣携有鍋，帳

同行，乃張帳野中，取鍋作飯。（鍋有蓋，浙米其中，水乾飯熟，號螺鍋飯。）飯後，略爲遊談，即擁氈而臥。

次日天明，生火煨茶，搗酥油飲之。（夷人常服的飲料）又復跨鞍而行，登立壁山嶺。紅土白石，疑下有額。比至頂，下俯落機川流，溶溶一水，蓋無量河正源也。因循坡而下。又在野間稍憩，造飯食後，下抵一村。復出數武，方知尙有一最深之谷。小溪流急，一橋鎖之，橋細如繩然。久之，折入谷底，逾橋而南。復升至山腰，與一村相對而歇，張帳造飯如昨夜。

再次日，柱臣分道往四川坪子，余等則擬往三江口一行。循山而出，復見落機河水。對岸山勢層疊，蓋滇省麗江境也。余方控馬立萬仞之岡，馬驚絕壁，嘶鳴不前，馬夫爲挽之，徐徐而行。路旁荆棘，間逢騾馬，蓋運物入龍者也。滇船主人楊姓，渡余彼岸，出酒對飲。主人言語格格，麗江口音也。是日仍返，同柱臣等遵原路而歸。三日抵龍，所調查的事項，無足記者，不以贅筆墨也。

第三 被難的始末

L.

前面敘的，是冒險的事實，及蠻荒的情景。下面要入遇險的正文了。

（甲）官房的形勢 官房位置，在一大谷之中，龍達河左岸半坡的上面。後方高山聳削，層跌而下，忽然起了一個土坪，約可半畝的譜兒；官房即築在這個所在。對面一山，峭削高插，彷彿一大屏障。屏障的左方山上，爲蜂窩蠻村；右方山腰爲樹達蠻村。（下通樹達橋）蜂窩的對面爲峨日村，與官房隔一背水溝兒，駐

屯軍二排於此。樹達的對面某蠻村，則沒住兵隊。因為隔官房較近，誰知這着就輸了。官房的建築，仍為西藏式房上平頂，四圍土牆，不過較高大多些；中起一樓，上下隔為六大間屋子，却是垣牆沒有封滿，開窗太大，無以自守。此中則駐有漢軍一哨，哨長姓劉人太膽小，將來壞事，還是他一人。三位什長，有一個姓傅其餘兩位，忘了他的姓了。

(乙)遇險的頭幾天 屯軍楊營長，本來與閔次遠不對。近日以來，四面漸漸的蠻匪到了，在途中劫殺商人，肆無忌憚。次遠一面是畏楊營，一面也要出去請點兵來。乘着這個時候，就與蜀華算了賬，出山去了。

此時曹觀瀾適從各地調查畢事，飄流在此。冤不逢時，統部又有兩位委員來到，一位也是姓劉還有一位，是個煙灰。口裏說是奉委要往川邊，却又住著不走。倒是蜀華的二位催命鬼了。古話說得好：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廠中漸漸的就多事起來；不是自己人打架，就是商人被劫；打得頭破血流的，來廠中告急，看見的著實慘悼。竹林坪山上，有一母猴要與豹子為敵，母猴被豹子打死，掉了下山來；住廠稍久的商人，就知廠中有事；却反得了一個好解釋：謂往時蠻子逐廠，看見過猴子打死豹子；這回反打死猴子，是該蠻子要輸了。這個說法，倒引得大家歡喜；那知是不足憑的！看看到了六月十三這日，廠中出了一件謀殺的案；把個誠實的商人阿六誘去那溪旁，趁著水聲囂亂；幾刀削翻，拋在那廢洞中間。第二天就清出了屍身來，登時也就把兇手拿獲，鎖押起來，却總是不招；設盡法子，把案問出真情了。那個劉委員，偏要追出騙去的金子，怎奈這些匪人都是慣作賊的，異常狡賴；却那知顧全得這面，疎虞了那面，那蠻子也調齊人馬來了！

(丙)十六的這一天 昨日就有些風聲，說蠻子要來；蜀華趕著遣人去找木官，已是逃之夭夭的了。因召集商人，籌講防守方法，一面並著人去調楊營過來，共同保守。但是蜀華這位朋友，是豁達極了一位好人，心中毫無機巧。商人有主張挖路者，他說，挖路事小，恐怕驚動了商人，致有礙大局，不肯從。又有請折樹達橋者，他說，橋那面商人尙衆，心中也不忍。只偷偷地囑兵士小心防守罷了。到了十六這天，喫了早飯，就扯了一回風；蜂窩那面，有人狂叫：「蠻子來了！」惹得兵士大家跑了一趟，却撲個空。偏今天廠內的兵士，要辦甚麼圓房酒，大家準備賀喜，也就不甚把這事放在心上。樹達的伙頭，還照常來過一次，問知也沒動靜，愈覺放心，寬懷飲起酒來。峨日駐的屯兵，好多也在這裏喫酒。却也奇怪，我們正在飲酒，忽驀地的捲了一股蠻風，掠席而過，把杯盤都吹掉幾個下地打爛了。大家都道：「此風主有刀兵罷！」話尙未完，劉委員起去嗽口，只見他指著樹達山上道：「你們看！那邊的人跑嘍！」接著又云：「山上蠻子下來了！還背有槍嘍！」此時衆人都已離席，在樓門口團團爬著；忽聞蜀華云：「不好了！開槍了！」即聞呼的一聲，子彈飛來；連著就是幾十響，聽來知道是俄國五子，倒是很利的槍械。我雖是平常愛說大話，到底沒經過事，到了此時，也不知怎樣是好。回頭見了一雙草鞋，趕著取來穿上，要想走也不是，本來人生地不熟，既到了這樣的荒山深谷之中，縱鳥也飛不掉了！要不走也不是，那子彈呼呼之聲，頻頻相催，正在兩難；蜀華忽視余云：「你快去！叫劉哨長把後山堵住！蠻子已過河了！」我得了這話，似乎心中有了主意一樣，趕著攀了樓梯下來。誰知這一走，就與蜀華長別了！

下得樓來，四下一找，却不見劉哨長，只道他後山截堵去了。正沒主意，見一個局丁，抱了一床鋪蓋，喊了一聲：「劉師爺快走！那邊躲躲去！等他們有槍的去打！」我聽了這話，又像受了甚麼命令的一樣，也就跟着一跑。後面槍聲又緊緊相催，不由自主的就離了官房。到後頭細細的想來！我之此行，實是鹵莽得多。既未告別蜀華，手中並沒持有一些物，身上也沒帶有一點銅兒，只是淨董董的一個人，在路中怎樣過活呢！

N.

(丁)遇險後的經歷 我同局丁，翻過背水溝的這面來，但見那商人扶老携幼，背負肩擔，往水溝上面爬去。更有些漢屯軍人，也夾在內面。心中很為詫異，只得也跟隨著爬了去。有些要翻上官房後坡去的，我亦從之。人已疲極了，仗著胆，歇一會兒，只得又爬到了一顆樹林中間。剛剛坐定，只見一些人反向這面走來，又有人說：「蠻子追上來了！」心中一急，只得又隨他們爬去。曹觀瀾也是氣喘喘的從那面上來，看見了我，就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口中說道：「噯呀！撞着一個熟人了！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堆罷！」說着，大家催着，爬了好半天，似乎槍聲也漸漸稀了，抬頭看見一塊大石，我們就爬在上面，隱着了身子，向官房下面瞧去，却一些兒動靜沒有。隱隱的官房背後，似有一夥人爬上來，却辨不出是軍是匪。霎時又躡入官房近邊去了。我們心中滿想是蠻子打退了，便欲下去，只覺來路太陡，不知如何上得來，待要下去，就要費力了。看看天已近黑，又下了點微雨，正多飄零之歎，忽然的一陣蠻哨，聲震山岳，官房團團，炮光四射。「完了！大局已全壞了，我們還是走的妙罷！」上頭却是峭壁，不能前進，只得斜斜的爬去。可憐有甚麼路兒，只得手抓著草葉，足梯著草根，一

步一步的掙了上去。耳後的槍聲漸漸的微了，方舒舒精神歇息歇息。山那面忽見火星兒一閃，問道「那個？」起頭還嚇了一大跳，及到細細的審其聲音，才知是漢軍的什長某某，才敢大聲答道：「是我！」因湊攏一堆，大家議論今夜的行止。

再說那一夜：我同了曹觀瀾及屯軍二人，漢軍一人，及局丁商民等，大著膽往山中亂竄；腹中却是飢了，行了又歇歇了又行，也不知何方是路！忽然見了一條路兒，衆人大悅，估着方向行去。此日雖是十六，但撒着點雨，月光不明，又是深山之中，我們又是失敗之兵，鶴淚風聲，煞可怕人。也顧不得飢了，鼓着勁爬山涉水，拚命的走了好久，見路旁一股水，澹澹流去，衆人皆爬着地，喫了些水，也不管乾淨醜，只當充充飢兒。又行前邊驟覺失了路，衆人商量辨認出來，才知是一淖兒，却不知那方是路。於是大家試試，滿淖都是人，却都叫起苦來；因爲這個泥淖，非常的深，連我的草鞋都陷下去了；舉不起足來！在這裏做這樣的故事，費了好多工夫，才渡了過去。雨却下得利害起來，因尋了一顆大樹，大家歇歇，才閉閉眼兒，天已近明了。前面尋了村子，打伙買了一升掌巴（麥粉）燒點開水，把掌巴捏成一大餅，每人分了些兒，拿着喫了，只得又走。這下認出來了：這個村子是立壁，前頭我曾到過一次的。這一去的路，心中已明白了些，因此膽子愈大。只是人已倦了，昨夜又失了眠，加以今天的太陽，晒得利害，又要爬那麼高的山兒，這個苦處，真是難說。後面來的人也漸多，却不得蜀華消息。翻過山，去一村中，做了些飯食，還是走路。下坡過了橋兒，升上那邊山，知道蠻兵追不及了。

只是人已倦極，陽光直射，口渴難忍，却尋不出一滴水。我與觀瀾三步一歇，五步一臥，此時只要有一株五尺高的樹兒，都是我們的宿店！好容易翻出山去，下視落機河水，恨不得就到河邊，兩人却不願意走了；依然不得一些水飲，只得半走半歇，不知怎樣，竟自下完這坡兒。趕急捧些水飲了，船夫渡了我們過去，（因為對河是雲南地，算離脫木裏司境土了）前日主人出迎，以飯食相勸，却反喫不下去；今夜就在此間歇了。

誰知那個劉哨長，還在我們前頭，早已跑到這裏來了！一會見我們，就問：「蜀華怎樣了？」我本是一肚皮的氣，見他這樣，又是可憐，只得隨便答應了一句，就各自胡亂睡了。

此時已會齊漢軍九人，屯軍三數人。到了第二晨早，我們方欲渡過永甯地面（沖天河會口左岸）去，取道回寧遠。船夫忽然變了臉，說是奉了唐都督的命令，要叫槍枝繳了，才許渡人。我與觀瀾本恨這船夫刁猾，本欲激動兵士，把他脅迫下去；心中却又一想，到底川滇此時方有惡感，（謂劉羅之閔）只得和平交涉，繳了空槍機柄，却各卸下來懷著。這樣才渡過永甯司地面，愈覺是脫險了。至於龍廠一面，只託了幾位商人，前去探信。劉哨長生死要自去找尋蜀華，明知他是脫身計，只好聽他去便了。

這一晚上，歇在甚麼猴兒店，那樣流落的不堪，也不忍說將出來！第二日，在途中某店造飯，取些瓜和米煮起來。（以下的喫食都是這樣）等到飯熟了，和鍋抬將出來，找了飯盆，各人預備一雙柴棍兒，作為筷子，大家圍住了鍋，蹲在一堆，鍋內放着一把長柄的鐵瓢，一個添了一盃，胡亂喫起來；那裏去找那乞丐兒討得殘湯

剩飯，剩像食魚肝海參似的！但在這時，我却橫了一個「素患難行乎患難」的心，轉覺異常高興。及到要攏宿頭了，天公似乎以前幾天都出太陽，便宜了我們，却潑潑的下了一陣大雨；此時我們頭上沒有雨笠，足下又失了草鞋；一陣雨淋淋，泥滑滑的，及到得宿處，也淋得水貓似的了。趕急去火爐邊烘烘，好得是同路的造了飯食，大家喫了，便在那樓板上睡了。那一夜的冷凍，愈是利害。下面又沒有鋪墊，好像越王勾踐敗軍歸來，要臥薪似的！

「愁人知夜長」是昨晚詩句了。天明起行，再走十來里路，是前所這個地方，這下進了王保正家，就可以多住幾天，打聽廠中消息了。

（戊）逃兵一席話 在勸所住了一二日，廠中消息，漸漸傳播。有說蜀華尙在的，有說被害了的；總不得個真情。我與觀瀾只將槍枝取還，（與永寧司辦的交涉，去了一百塊的藏元）一面將情形報知寧遠友人，心中總快快不樂，以蜀華的吉兇未卜的緣故。

忽一日，有逃出廠的兵士某，來言廠中被難情形甚詳，略記之於下：

逃軍道：「在十六那天，蠻子搶過樹達橋登時把屯軍什長二人打死了。我們因從了劉王二委員的話，退守官房。此時漢軍惟有傅什長帶了幾個兄弟，甚爲出力。屯軍到有大半尙在，王會辦（即蜀華）生死以爲劉哨長要來救應；那知他早已逃了。官房的後坡既虛，蠻子因得將我們團團圍困，我們就陷於死地了。」

接着觀瀾在旁插言道：「蜀華這人就是信人太真。當我出官房的時候，曾呼他一同逃走。他說是全廠人的生命要緊，我爲廠長都早逃走了，難道竟讓那蠻子，殺這些商人麼？只要劉哨長守住後坡，楊營且開過來接應，怕他怎的？」他反說我胆小，其實我早看出來了。還有那位劉委員也是鹵鹵莽莽的，不知進退，我拉了幾次不走，只得自逃了。」

「下情怎樣呢？」逃軍道：「到了黃昏時分，蠻人四方圍住，打了一陣炮火；好個傅什長，登時被打死了。那蠻子見急忙打不破官房，也怕有了援兵，遂站出來兩個通漢話的，來辦交涉。說過繳槍免死的話，逼迫我們答應他。我們的子彈本也空了，又計不能自脫，只得商量答應他了。誰知那人心腸特毒，既把槍枝哄去，反一個一個的細縛起來；官房之內，有兵士二十餘人，商民數十人，官長數人，局了數人，被他都關在一大屋之中。到了次日，又一個個的提出來，拷問金子。又周身刮脫一淨，憑他搜索；搜拷了以後，又一個個的牽出去曬太陽。晚上又從樓上取樓板石子向下亂打，不管你的死活。最慘是十八的那下午，一個爛醉的蠻子，拿了一把蠻刀，進來亂殺；一刀一個，洞腹穿胸。慘悼之至！一個蠻子出去不久，又來一個，手提一桿快火，首先向著王會辦就是一槍，從他的左膀打進去；從背心穿出，登時死過去了。一連發數槍，打死些人走了。此時我正伏在王會辦的脚下，一點也不敢動。那一夜，只得拚命的逃了出來，既到這裏，算是有命了！」

R.

(己) 勃斯消息

勃斯是十七的早晨被禍的。

蠻子打來了，他們還在做夢咧！

楊營軍士住樓上，蠻子

時與他們對敵的，還是土鎗；及到蠻兵的快鎗隊趕到，他們也要出圈了。却是，也很死些人，商民受害的尤多。有位姓裴的哨官受的傷尤重，被的險尤大，楊營之背，也受傷了。

是役也，商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可惜不能一一的記來。即使記來，每人定都這有麼一本遇險記。那也記不勝記了。其最慘的是楊營跑了之後，斯商人之跑脫的，漸漸的聚集沖天河邊，那個駛船的叫甚麼伍碼頭定要一塊銀元一個人才渡。你想那些商人，逃命不遑，那有銀錢？因此愈聚愈多，約有百數十人了；均不得渡河，又無他路可走，後面的蠻匪已追來了，在後面山上放了幾鎗，那商人就急的撲水死了一大半，還剩了些，東逃西奔，不知下落如何？這個伍碼頭，楊營已派人去捉了來，在左所海邊鎗斃了。

峨埡董利橋的商人，均於同時追跑的。

這下我們離了前所，再過些天數，已出來了。只別了我那愛友蜀華，同那些忠實死難的商人。在那麼深山窮谷之中，啾啾陰雨夜，彷彿猶聞鬼哭哀哉！

這篇遇險記，在此處可告結束了，因為我的朋友，每到相會，就要我談說這段故事。我雖不敢辭口燥唇乾，却不願舊事屢題。故爾趁著暇日，把個大譜兒默了出來。如有問我的，就呈與他瞧瞧。豈不要省却許多口舌麼？

科學通俗談

第二三三期合冊目次

感情的重量

眞珠

磷

地球

植物開花後怎麼會結果實

洋燈

物體三通性

發現地圓的故事

科學智識雜貨店

每冊大洋四分

全年廿四冊八角

郵費每冊半分

拆算 以一二分爲限

半年十二冊四角

本期特價六分

郵票代洋九五

昭昭

常青

復吉

常青

復吉

常青

復吉

昭昭

常青

總發行所 福州北門正一行宮十二號本社

代售處

上海羣益書社
武昌利羣書社

→ 人新的學科

▼這是

新人社

第二種

定期出

版物

專供給

小學生

的科學

常識

不久就

要發行

了

啟 謹 社 人 新

文化運動與女子運動

周晚蘭

女子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簡直沒一點痕跡；現在要提起筆，做這篇文章，真是困難極了！我只好就我感想所到的，拉拉雜雜寫出一點。

中國女子向來被惑於「無才是德」的舊教訓，以致數千年來，女子都在沉沉黑暗的世界過日子，從沒有窺見過天日。這種現象，不但是影響於女子自身，就是國家社會，也受了無窮的損害。關於這事，在從前絕對沒人注意，連孔子那樣賢明的人，尚且一面打起「有教無類」的招牌，一面對於女子，仍是贊成「無才是德的主義」。他所說的「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蔑視女子的人格到極點；結果使後來的人，都把女子看做聽人驅使的奴隸，供人娛樂的器皿。可憐我二萬萬女同胞，就因此受了幾千年非人的待遇，却聲張也不敢聲張！直到歐美文化輸入中國，中國所謂有識的人才漸漸覺悟過來，知道女子應該施以教育。但他們要施女子的教育，並不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是因爲他們所得的覺悟，只是女子爲「國民之母」，母教不良，就沒有好國民，他們爲要女子替他們養成好國民起見，所以不能不給女子一點教育；其實這種教育，仍是奴隸女子的教育——即是他們所謂賢妻良母的教育——論理，女子受了這種的教育，應該儘力反抗，然而到底却沒人來反抗。女子爲什麼不知道反抗呢？因爲女子向來受了那種蔽明塞聰的「無才是德」的教訓，神經完全麻木了，現在受這賢妻良母的教育，比較上更勝一等，所以也就甘心替他們做有智識的奴隸——賢

新 人

文化運動與女子運動

妻良母——最近數十年來，女子的生活狀態，依然是死沉沉的，沒有一點兒生氣，有時就有少數女子，感到這種非人生活的痛苦，但他們的胆子太小，腦子裏又充滿了古聖先賢的道德，名譽，家庭社會的制度習慣，所以總不能發生過什麼反感。到了近來，新思潮一天澎漲一天，有許多人才真正了解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應該與男子一樣，於是女子運動的聲音，才叫了出來。這種現象的原因，自然是受賜於新文化的運動，他中間經過兩個歷程：

(一) 文化運動萌芽時代的女子

(二) 文化運動發達時代的女子

(一) 文化運動萌芽時代的女子 自從民國七年，各種報紙雜誌，不遺餘力的攻擊舊倫理，禮教，和家庭，社會制度的不良，於是智識階級的女子，對於他們腦子裏，根深蒂固的舊觀念，才發生一種懷疑的態度。他們懷疑的是什麼呢？就無非——

(甲) 女子究竟是不是人？應不應與男子盡同等的義務，享同等的權利？

(乙) 爲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把我們的一生支配了？

(丙) 爲什麼女子的學識，總不及男子，究竟有不有得與男子相等的學識的希望？

(丁) 爲什麼女子定要依賴男子？假使不依賴男子究竟能不能生活？

有了這種現象，真正女子運動的實現，當然快到了。

(二)文化運動發達時代的女子 最近一年來文化運動要算發達時代了 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而且沒有一種出版物，不是極力的鼓吹女子問題，社會上但凡是有點知識的人，也沒有一個不想提高女子的人格。他們究竟是不是誠意，姑且不論，但這種現象，總算是給女子覺悟的好機會。所以五四後的女子，比從前就不同得多了。像那北京女子鄧春蘭，要求北大開女禁的事，和上海女子李果程孝福發起女界聯合會并組織女界旬刊，湖南一部份女同志發刊女界鐘等等，就是很好的証據。這個時代，要算是中國「女子運動」的起首。

四千多年無聲無臭的中國女子，到了這時，才由苦悶的，困憊的，沉夢中醒轉來；忽然看見這光明的，高遠的天際；新鮮的，自由的空氣；男女平等的新生活，如果用世界的眼光來批評，固然是太遲；但用中國式的眼光來觀察，還不算很晚。所以，我們不能不感謝這可敬可愛的文化運動。不過眼前的文化運動，雖然十分澎湃，女子運動，雖然也已經萌芽，然而實際上女子的地位，並不曾十分增進。我仍希望做文化運動的諸位先生，能本着你們同情的本能，和互助的精神，極力的鼓勵女子，使女子在非人生活中，得一個澈底的覺悟。此外現在已覺悟的女子雖不少，但女子覺悟後究竟不能達到理想的生活，並且有時連奮鬥的餘地都沒有，女子爲爭自由，要想和惡家庭宣戰，但脫離了家庭，教育問題，和生計問題，又怎樣解決呢？女子要想求經濟獨立，但是社會上何處是女子的立足地呢？若是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女子經濟獨立的問題，不能解決，我相信覺悟的女子比未覺悟的女子，還要痛苦；並且現在已經感受這種痛苦的女子，一定很多，若不想個根本解決

的方法，我敢說將來女子自殺的慘事，一定比男子自殺的多。所謂文化運動，也就是跛行式的文化運動；對於女子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增加了女子的許多痛苦，這豈是你們做文化運動的初心嗎？我說這話，並不是不知道女子問題，是要女子自己起來解決，專靠男子是無益的。但我一方面又覺得專靠女子，也未見就能完全成功。所以我一面希望女子自己的覺悟，一面又希望男子有力的扶助。

國語組織法

蔡元培先生審定

蔡曉舟先生著作

小學教員師範學生 不可不看此書

研究語學做白話文 不可不看此書

書已再版 定價四角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發行

解放畫報

第三期

- 評論 劃除野蠻婚姻制度和改革的方法 朱樸
- 打破金錢和契約制度的婚姻 馬志超
- 男女社交和婚姻問題 斐君健
- 女校封鎖政策能不能防範女子 谷劍塵
- 思潮 女界不可少的人才 范杏英
- 解放女子的要點 賈觀灼
- 廢除穿耳(一) 嚴慎予
- 廢除穿耳(二) 周劍雲
- 新聞 女子運動社宣言 改革舊式家庭的意見

- 杜威夫人演講「男女同學問題」 每冊二角
- 智識 科學常識(三) 顧肯夫 一分
- 詩 獨居吟(韋閣芝詩) 顧肯夫譯 上海交通
- 春游感懷 朱沐惠 路
- 現在的女子 羅繡絹 新民圖書
- 劇本 結婚的早晨 潘公展譯 館發行
- 小說 護照 陸潔父 上海四馬
- 慈善家 姚卓朕 路
- 生命 徐卓 泰東圖書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中」

王無爲

「一」上海報界的文化運動

上海報界對於文化運動，頗能盡力；其不肯盡力的，雖然也有，但不如肯盡力的多。不過上海報界內容很複雜，對於文化運動，雖多所宣力，而事實上大半是爲着爭政治的勢力，謀報紙銷路的發展；其純粹爲文化運動的報紙，不過一、二家而已。爲批評上的便利，分上海報紙的性質爲二：

一、有政治關係的

二、無政治關係的

現在請先說有政治關係的報紙：

甲、時事新報 這報是研究系的機關報紙，資本豐富，不愁缺乏；所以被僱的主筆先生，辦事的精神頗好。自從不編黑幕以來，學燈上狠貢獻些常識給青年學生。五四運動發生，那手足靈活的張東蓀，就極力聯絡學界，用重價報酬投稿人，於是乎學燈就益發生色，在學問貧乏的中國裏，居然也尋出幾篇有系統有組織的研究學理的文字了。以後學潮日漸蔓延，一般慣聽恭維話的學生，漸漸的遭人攻擊，時事新報又極力替學生出氣，並且予學生以種種暗示，使學生自知剪除荆棘，做事可以減少困難，由是時事新報的地位，就益發堅固，一般純潔的青年，便忘了他是流氓紳士的喉舌，反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中」

一

認爲國民的良友。但事實雖如此，時事新報的好處也不能埋沒。時事新報最好的地方，就是肯披露各小團體及各個人所要發表的意見，不像別家報館，死替資本家發表意見，而藐視平民的輿論。此外他對於社會的現狀，也肯用相當的力量，去調查批評，其有益於社會，確是不淺。所令人最可痛惜的地方，就是流氓紳士的派頭，始終不改，學燈一攔，專供學閥罵人之用；無論學閥罵的有理無理，他總把他登在頭一篇；如果是個平民，想借學燈攔披露一點意見，那就難於登天，不是特地将披露的日期展緩，使文字失了效力，就是將最重要的地方削去，使他失了精神。

乙 民國日報 民國日報是事實上的國民黨機關報，國民黨自始至終，都時挨窮，這個機關報，又不是黨部所創辦，當然是沒有資本可言了。不過他雖沒有資本，辦事人的奮鬥力量，却極充足。所以民國日報始終都有很充滿的精神，在紙上意見出來。自從有了覺悟一張，其勢力漸駕於時事新報之上。覺悟欄雖沒錢收稿，而一般人因爲在覺悟欄發表意見，比較上自由，也就樂於投稿。由是覺悟欄的材料，也狠稱豐富，無論什麼時候，總不見得貧乏。到了去年年底，民黨聯段的事實，逐漸表露，大家因民黨聯段，就聯到民國日報也是聯段的報紙，同時民國日報的葉楚傖邵力子，因爲孫中山說聯段是用日本的刀，殺日本人，覺得這話有理，便變了一些論調，兼以民國日報的資本，向賴各方接濟，而接濟的人，雖然都是好意，究不能無有要挾，至此民國日報便有些不自由，而愛讀自由主義的報紙的人，就不大高興看民國日報，民國日報的銷路，就反不如時事新報了。不過民國

日報的銷路，現在雖不如從前，而民國日報的人，却減少一些痛苦，因為現在的報紙，賣一份要貼一分的錢，多出些報，因為經濟的恐慌，就不免多受人要挾一分，如今少賣幾分報，那外來的要挾，也減少幾分了。此外還有幾句公道話，也在此地隨便談談：我以為民國日報的聯段態度，誠然是不好，然而聯絡直系，也一樣不好。民國日報雖然有聯段的態度，事實上或且帶幾分為賣國賊辨護的色彩，然而比時事新報的明目張膽擁護徐世昌，却也不會加增罪惡。不過成敗上，稍為有分別罷了。

丙. 中華新報 這是政學會的機關報，聯絡直系以攻皖系及民黨的態度極顯明，但精神極衰敗，暮氣沈沈，好像病人呻吟的聲音。對於文化運動，似乎也肯盡力，但所盡的力太少，沒人看他，因此在文化運動上頭，占一個位置。

丁. 正報 這報是民友社的機關報，篇幅雖小，對於文化運動，却曾盡了一點力。去年年底及今年春天，一張報上頭，僅僅過激黨的新聞，和出版界的消息，各團體的運動史，就占一大半；論起與會總算淋漓極了。可惜究因報紙篇幅太狹，不能專做文化運動，做到今年四月底，竟不得不專解決政治的問題，由是報界文化運動的友聲，就又少了一個了。

戊. 晚報 晚報是程潛的機關報，對於文化運動，也像正報那樣，極肯盡力；但今年四月已經倒閉了。
己. 國語日報 國語日報是乙未系的機關報，提倡注音字母還盡力，此外無可批評。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調查的——批評「中」

庚大公報 這是安福部的機關報，辦報的人，一半安福魚，一半民黨，精神還好，只是根本上是專替安福部護短的報紙，未免遭人白眼。他對文化運動，也具有相當的熱心，可惜歷時太短，出版不久，就隨段派倒了。

以下再述無政治關係的報紙

子申報 申報是中國第一家老報，資本極厚，辦事上自然便利許多。因此申報所延攬的人才，也大半能夠稱職。人才既得當，編輯、通訊，等等，自然整齊、靈敏，因此申報便成了中國唯一健全的報紙。舉凡神經過敏、偏袒、等弊病，自然也會沒有。他對於文化運動，雖無急進的盡力，却也盡相當的力。每星期增刊兩張，裏頭都是有系統的調查材料，狠可以供人參考。新近又開常識一欄，一新普通社會的耳目，自然可算是一種有力的文化運動，雖卑無高論，然比那些雜亂的出版物，高明多了。但申報什麼都好，却也有還可以改良的地方。我以為申報的自由談，應改多介紹些通俗的科學，如天虛我生所編，家庭常識之類，不要使報紙被情愛生生壓死，倒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但不知那編輯自由談的人，以為如何罷了！

丑新聞報 新聞報與文化運動，絲毫不相關，我不下批評。

寅時報 這報歷來在學界占一部分勢力，中學生狠喜歡看他。論說、新聞，都無甚可觀。幾種週刊

如新時報勞動週刊，婦女週刊，醫藥週刊，英文週刊，圖畫週刊等，也有好也有壞。最好是圖畫週刊

新時報，最壞是醫藥週刊，其餘都很平常。醫藥週刊不注重醫藥，有時則為專醫花柳病的醫生所利用，極力反對廢娼，若使梅毒傳遍上海人，好加增自己的收入，這是他最大的缺點，我希望他以後不再如此。

以上兩種都說完了，現在再說特別性質的報紙。

子救國日報 救國日報是留日學生的宣傳機關。打擊強權，比什麼報紙都肯盡力。對於文化運動，尤極熱心。現在除介紹些社會黨的消息以外，益將進化捷徑一欄擴充，改名文化運動，一個月裏頭，至少也介紹大約二十萬字光景有系統的學說。在文化運動中間，很占重要的位置。

丑學生聯合會日刊 這刊物是上海學生聯合會出版的。精神比救國日報相差不遠。抵制日貨，打擊賣國賊，也一樣的堅決。發行以來，占學界一大部分的勢力；如果不遇障礙，大有可占全國學界勢力的希望，可惜當着大罷課事情的時候，竟被捕房封禁，如今還沒有繼續發行的消息。

寅新申報 這報是蝙蝠派，介於無政治關係，與有政治關係中間，編輯人的識力不大宏闊，本埠新聞如有缺白，甯可登鷄奸鼠竊的新聞，而不登正當的消息；小品文字，近來還好，但與文化運動，漠不相關。

卯中外新報 這報性質，與新申報相似，但新聞的編輯法，稍為高明。亦與文化運動無關係。

「二二」上海雜誌界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調查的——批評「中」

五

上海雜誌界的文化運動，可以說是全國最勇敢的運動，他的種類，指不勝屈，我這裏所批評的，只有一部分，這一部分，多是眼前存在，而由上海發行的。

「1」新青年 出版物以文化運動為旗幟的，要算新青年最早。新青年最初只是罵人鳴高，兼做些白話運動。自從編輯人入了北京大學，便高唱起自由歌，很勇敢的做文化運動。但因為態度不大好，處處以領袖自居，由是便失了一大半的價值。現在則因爭編輯費的問題，暫告停版，將來或許能繼續下去，也未可知。

「2」解放與改造 解放與改造，與新事新報是一氣的。我前既批評時事新報，而朱撲君又曾加以批評，其好壞現在不再說了。

「3」國民 這雜誌是北大出版物之一。精神與新潮相契，而論調却像與新潮隔一條大河。他很盡力介紹新思想，從前在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印刷，以後財政部印刷局拒絕印刷，乃歸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可見他所介紹的思想，是被政府認為危險的了。至他與新潮論調不同的地方，是不肯一意攻擊舊的，此外也沒有特別差異。

「4」建設 這是孫中山辦的，專以發表建設中國的計畫，倒是個很好的雜誌，各種工業學校的學生，都很歡迎他。當直皖戰爭事起，他雖會停止印行，但現在却已繼續出版，依舊掛起文化運動的招牌了。

「5」新羣 是中國公學出版的，專研究經濟及社會問題。精神極好，雖是研究系中人出錢來辦，而研究系的色彩，並不顯露。現在也停版了。聽說將來要改爲經濟研究出版，不知究竟如何。

「6」少年世界 這雜誌很注重實際的調查，是他的特色。

「7」少年中國 少年中國研究的態度極好，但同人的奮鬥力似乎不強，每出一期，總須隔好久再出，現在似已有不出的風聞。

「8」太平洋 趨重政治經濟兩方面，他的政治主張，與政學會完全一致，以此頗爲一般人所不喜。

「9」東方雜誌 這雜誌要算是中國唯一無二的老雜誌了。但這雜誌雖老，近來很有維新的氣象，每期裏頭，總有二三篇有價值的文字在那裏發見。

「10」婦女雜誌 這雜誌自始就有價值，在文化運動未發生以前，他們除在藝術上用功以外，對於女子教育問題，及家政問題，就時常用心討論。自從文化運動發生，他們對於女子問題，益發注意起來，當我們發行上海淫業問題號的時候，他也發表了廢娼問題等文，討論廢娼的方法，以老雜誌，而爲新運動，要算他最勇敢了。

「11」教育雜誌 這雜誌，除出了德謨克拉西號有特別精彩以外，其餘都平淡無奇。

「12」學藝 這雜誌注重藝術，又時常介紹些科學知識，是一本有價值的雜誌。

「13」新教育 這可算是唯一研究教育學的雜誌，材料之豐富，可謂無比。但也有缺點，就是趨重

研究，少有主張。

「14」新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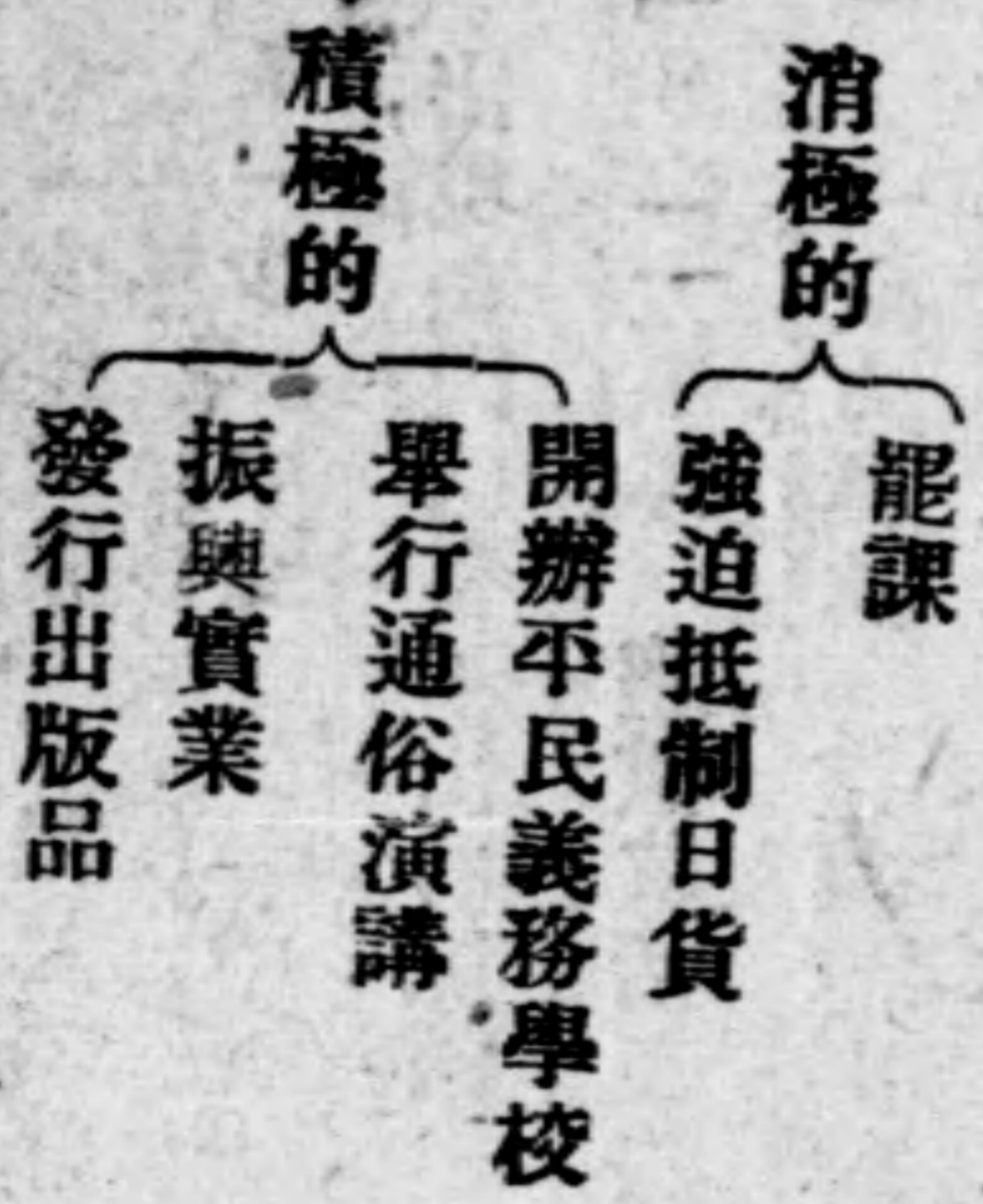
這刊物名稱上似與文化運動無關，而實際上究有多少關係。因為他對訓練潛意識是狠有力的。他第五六兩期，所發行的托爾斯泰號尤有訓練潛意識的力量。

以上所舉，不過十分之一，但我很缺乏時間，只能就見到看過的下批評，其餘未見到，或僅見了書，而不會看的，就只好從略了。至批評的對不對，我不能自下斷語。不過有一句話須對諸君聲明：「這是寫我心之所安。」

「三三」上海學生的文化運動

錫 麒

一年來上海學生的文化運動，可以簡括說來如下：



就消極方面看起來，是一個最不好的方法。講到罷課，沒有一次能夠得着很滿足的效果。第一次的大罷課——五四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各人有各人的眼光，各人有各人的論調，不能一定判斷他是成

功，還是失敗。第二次的罷課——爲福建交涉的事體——雖不算是失敗，但所償不抵所失。第三次的大罷課——爲山東直接交涉事——可算爲完全失敗的。失敗是不要緊的，因爲有了失敗，然後纔有成功。不過消極的罷課，總不是一個好方法。並且罷課後所做的事情，仍還是出去發傳單，演講，至於罷課後，全上海中等以上的學生都肯出來從事於這種運動否？尚是一個疑問。我記得最後一次的罷課，上海學生總會出了一個通告說是在西門公共體育場聚會。等到開會的時候，到的人數寥寥無幾；又被軍警用武力強迫解散。那時有的學生，與之對抗，以致有幾百人受傷。這樣看來，罷課後，有許多學生都荒棄了功課玩耍，並非都出來做事的。由此可知罷課決要失敗的。但是由這幾次罷課的失敗，我們就得到幾個很大的教訓。

好。

(一) 罷課後大半的學生，回家的回家，耍玩的玩耍，團體反而渙散，倒不如上課而作積極的運動來得好。

(二) 罷課的犧牲太大而所得的效果無幾。

(三) 罷課第一次能夠刺驚他人，要是第二第三次的連下去，就要失去效用。

(四) 以後的文化運動，必定要從積極方面下手。

講到抵制日貨固是可以抵抗東鄰的侵略。但是對於私進日貨的商人，應該用誠懇的態度去感化他們；不應該用強迫的手段去侵犯他們。一年來上海學生的強燒日貨，足以召商人的怨恨。近來罷課的失

敗，一半亦由於此。

這樣看來，消極的文化運動是有害無益的；以後還須從積極方面做去；就是：（一）各學校多開辦平民義務學校。（二）常常舉行演講。（三）極力的振興實業。（四）多發行通俗的出版品。

「四」江西的文化運動

溫晉城

昨晚接到無爲的信，知道新人雜誌文化運動批評號，關於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都有；獨獨缺少江西，這的確是一個缺憾。但是伯照先生告訴無爲，說我是參與江西文化運動的人，關於江西文化運動情形必能曉得一點；這却不然。因為我原是一個軍人出身。十年前我是醉心軍國主義的，極力從事「武化運動」。

到了癸丑以後，我纔跳出這個陷阱。所以在江西對於從事文化運動的人絕少相識。且我離開江西有了好幾年。當我雖江西的時候，文化運動四個字，還絕少聯續使用。所以現在江西的文化運動有些什麼

可以記載，我是一點不知道。不過我這裏江西的報紙很多；間常又有一二友朋通信，談談江西的教育狀況，

我常常把報紙上所載的和朋友信中所說的，與我離江西以前在旁觀的地位觀察所得的——比較。那麼，現在的江西在文化方面的狀況，也不能說是一成不變。我現在就把這些零零碎碎的收拾起來，寫一點給

大家參考參考，大家也可以窺見江西文化運動的一斑了。不過我下面所說的，全是根據江西的報紙，朋友

的通信，和從前自己腦袋中的印象。係一種旁觀的觀察。絕對不是參加江西文化運動的個中人的言論。

這是要預先聲明的。

文化運動四個字大概的意思是拋却政治專講教育。教育分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三種。所以我們要考察某一地方文化運動的狀況，就不能不把某一地方的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各種的現象認識認識。認要想識這各種的現象，就不能不把教育裏面幾種的要素剖析出來。

第一……人物——從事教育的人。

第二……方向——教育的方針。

第三……事業——着手的事業。

江西從事教育的人，在官廳方面，教育廳長是許壽裳。他的歷史我不清楚。但他在二年前初到的時候，頗受江西人的歡迎。說他狠振作，狠肯做事。到了現在，江西人對他的態度，不知怎樣忽然變了。攻擊他的却是不少。這裏面的原因，據我看來大約可分三種：（一）省長戚揚挾他的肘。戚揚這個人，是一個老朽不堪的頑固派。他對於現在的教育是嫉如仇讐。教育的機關，他概視為卵翼黨羽的地方。所以許壽裳常常因為撤換校長視學和戚揚碰頂子。（二）許壽裳自己的魄力薄弱，和得失心太重。譬如去年冬底某地方的人士，攻擊某省立中學校長。（姑隱其名）許派視學項廣雲密查。查覆的情形與某地方人士稟控的情形差不多。許當時即欲將某校長撤換。那知道某校長靠着戚揚，居然向老許說硬話。說的是：「你要撤我，我們兩個到平政院去解決。」老許無可奈何，又只得下一道掩耳盜鈴的命令，叫一個萬不能赴任的人去接某校長的事，免得某校長真要交卸。又學生聯合會，因為各當道所忌嫉，許壽裳恐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中」

影響自己的地位，不但把會所封閉，還請求軍警監視學校，以取媚當道；所有各學校的學生週刊，他通統下令取締；對於去年愛國運動的學生代表，一概革除學籍。所以今年學生有宣布他十大罪狀的宣言。這也是許氏患得患失壓抑學生惹出來的。（二）地方上從教育的人物，全是戚揚的黨羽。有許多的事，是故意和他為難。有了上面這三個原因：許壽裳在江西就不能不初受歡迎，後被攻擊了。他的教育方針，有一次在教育廳宣布說：要貫注「德謨克拉西」的精神。然而各種事業還是一仍舊貫。所以現在江西各報和一般人士，皆以此取笑他，叫他做「德謨克拉西」先生。說他名字叫做「德謨克拉西」而已。像今年的教育行政會議，小學校長會議鬧得一團糟，也真是只有「德謨克拉西」的名而已。至於他到江西所設施的事業，那就實在沒有一椿可指。九個省立中學，四個師範，一個農業，二個工業；裏面的教育訓練。聽說還是我們前清光緒三十三年間，在南昌坐學堂的時候一樣。幾個女子學校，也全仗二三私人維持軀廓。而各縣的國民學校，且較民國元二年減少。近來江西中等學校畢業的學生，應升學考試及第的極少，我們就可以看見他的成績了。講到社會教育，除照例下一道通令，叫各縣辦通俗演講外。真真看不出一椿來。就是南昌省會地方，除了幾個通俗演講員，間或出來演講幾句，別的全沒有。東湖傍邊的圖書館，裏面僅存幾部私人寄附的舊書。且館門關閉無定期。除掉二三老先生翻翻通志；跑去看看。簡直沒有人進去。出版界除各黨各系辦的報館共七家外。（大江、中庸、民鐸、新報、正義、匡報、其餘一報偶忘，又最老之資格近被封者叫做民報，）所有省教育會的通俗週報，教育廳的月刊。別的也一點沒有。

再說地方團體方面的人物。一個省教育會自李協和戰敗去贛後，會長就是宋育德。此今沒有更換。宋是科舉出身的人物。歷充共和進步，研究各黨系江西支部的部長。大江報是他所創辦。民國六年春間的時候，省議會彈劾他，律師會會長邱瀛等因入會資格控告他。但是那時李純督贛，宋因湖口之役有迎師的勞績，李純竟派兵監視教育會選舉。會所周圍五百米達以內，均有步哨。結果自然仍是宋連任。然而宋充會長至今，並未在省辦過一件事。洪憲的時候，他是勸進代表。安福國會，他是衆院議員。身在京而權及贛，無論視學校長非得宋同意不易更換。不然，宋的報電朝至，戚揚的命令夕下。所以江西的教育權，全操在宋的手上。教育界所有的大小人物，皆非宋系不可。他這一系的教育方針，就在聯絡各縣稍爲佻達的學生，任何學校畢業後，介紹回本縣辦事，一遇選舉，即爲該黨的中堅。而他們所舉辦的事業，從前是一個通俗週報。今年就格外加上兩件。（一）請杜威演講。在江西內地，研究哲學的既沒有機關，也沒有人才。現在教育會的會員，多半是經驗或法政畢業的資格。要說是對於哲學有什麼興味，實在是未必。不過杜威到中國來極流行，極時髦。所以江西也不能不請他去演講，點綴點綴一下。（二）請名人夏期演講。近來演講的風氣大開，是熱心教育的人，是從事文化運動的人，必要請些有名的人物去講演。所以江西教育會也就籌備幾千元，請北京上海什麼名流，名士，名人，如梁啓超胡適之等，到江西去演講。雖然因北方戰事發生，沒有人辱臨。而他們的運動，總算是熱烈的。上面這兩件，就是江西的文化運動表現的事業。也就是我所說的，現在的江西，在文化運動方面的狀況，不能說是一成不變的。

再說其他非法定的團體。這類但只有少許學生的團體。其餘同鄉會等皆無文化運動的性質。學生團體，是從去年「五四」運動後有的。在江西的學生，因有重輕的障礙，要與新文化接觸是極難的事。不能和新文化接觸，他們自然而然而會故步自封。去年的「五四」運動，真算是江西學生振聵發聵的使者。學生從那時起，纔知道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將來選舉場上走卒的教育；是少數政客政治運動的媒介教育。漸漸地醒過來。然而江西人的性質忠厚，不像別省人的性質強悍，一遇柔術，又被騙去。江西人的毅力脆弱，不像別省人的毅力堅忍，一遭摧殘，易於萎縮。所以去年學生聯合會解散以後，各學校被軍警監視中，學生簡直不能動了。但到了今年，逐漸逐漸他只又奮起起來，想脫出那鄱陽湖口加鎖的江西；伸頭出來吸吸江西以外的新空氣。

現在我亂七八糟寫到了這裏。天氣太熱，我寫的已經把頭寫暈了；恐怕看的人，也要把頭看暈；我趕緊把他總括起來說兩句罷！

第一、江西的官廳方面，只有教育行政，沒有文化運動。

第二、地方教育團體，只有政治競爭，沒有文化運動。

第三、其他非法定團體，只有學生團體，沒有別的團體。學生團體，尚在排除障礙，準備加入文化運動

時代；不是實行參加文化運動時代。

江西的教育前途竟如溫先生所說的那樣可悲已經令人爲江西痛哭何況更有甚於溫君所說的現狀呢？我剛才又得一紙投稿，看了實在悲憤，現在也將他登在下面。但我有一句話告訴國人，凡在武人治下的地方，都不要想教育發達，也都不要想文化運動能夠發展。因爲凡是武人，都能摧殘教育，遏止文化的運動。無論皖系直系，總是一樣。你們如果不信，就請直系督軍陳光遠治下之江西的教育情形！來稿如次：

江西教育廳長與文化運動

江西的教育廳長許壽裳是浙江人，從他到江西以來，對於學生文化運動，均取極端壓抑的手段。甚至於請兵剿辦。並且事過之後，他又開除高等師範學生二十多名。因此紳商學各界及省會的議員，沒有一個不大憤的。但是處於積威的底下，亦無奈他何！這次被他開除的二十多名學生，都是爲江西學界有志的青年。開除以後，多數沒有力量往別的地方去求學，所以各界甚爲他們惋惜，曾開非正式會議一次議決與許交涉取消開除的苛令。那里知道疊次與他婉商，他都置之不理，摧殘教育，竟到了這般田地，直是想不到的事情了。現在該省各界正預備爲驅許的運動，如果能夠成功，那就是江西文化運動前途的厚幸了。

「五」河南的文化運動

張靜廬

文化運動，本來是人人應該做的，無論於男女。但是自來女子做這種運動，必比男子爲薄弱，這是事實上無容諱的；即現在各地的文化運動，也是如此。但是論到河南的文化運動，却有些奇怪！因爲女子對於文

新 人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中」

化運動的出力，竟不亞於男子；女子自動的刊物，竟不比男子少。文化運動的位置，却和男子立於對等的地位。河南的文化運動刊物，約有四五種；然普遍而可觀的，只有開封第二中學青年學會的青年半月刊和女界同志會的女權半月刊。青年的文字，可取的很多，像男女性慾問題等，都能不厭其詳的討論，下精細的研究；雖然雜湊的文字也有；不過就大體而論，總算是有精神，有價值的了。女權也並不弱，論文多切實。女子解放，本來是要女子自動的解放；若男子代籌，其主客觀的眼光，自然兩樣，並不切實。我現在評這女權，我敢說比女界鐸新芬女界鐘等的好。只可惜這兩種刊物，都已停刊，河南一隅，幾成了無文化運動了。

傳播文化的團體，我所曉得的，除了各學校的書報販賣部外；還有一個文化書社。這文化書社，是梁思愨一人所組織的；梁君是有毅力的愛國志士，他在去年印刊東遊揮汗錄，曾犧牲了許多勞工所得的經濟；現在又組織這個書社，專販賣各種文化運動的書籍；直接間接的傳播文化，其堅毅不拔的精神，實在有點令人起敬的地方。

「六」南京學生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南京文化運動的情形，我不大清楚。現在我所批評的，只是南京學生的文化運動。南京學生的文化運動，關於出版物方面，田稻豐已經說過了一點，我現在所說的是一種特殊出版物。這種出版物，大半鼓吹社會主義。每本字數最多不過五千，少的只有千餘字。傳佈的人以中學生爲多，傳佈的地方以學校爲多。

在他們的意思，以爲這書專佈，七十幾方去那子，且我印不長也。

於別方面但那朋友回答我說是這樣的傳佈區域雖不廣交力雖不大而前已變一變守有學生們在好的。他們對於這事孜孜不倦，不惜節省自己的費用以爲之，並且不避危險。這印刷品的種類大約很多，據我所見到的有七種：1. 自由人 2. 真理世界 3. 告少年 4. 何謂無政府？ 5. 覺悟者自述 6. 我們的運動 7. 速起內容多半攻擊強權。

「七」成都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成都都是四川的省會。在滿清時節，風氣極其錮蔽。辛亥事起，這錮蔽的風氣就稍爲開通了。嗣後經過不少的戰事，許多人反對強權的思想，就風起雲湧，好像脫羈的馬。五四學潮起後，星期日起而訓練一般人的思想，介紹有系統的學說，鼓吹無強權主義，兼以國民公報的激盪厲，極力輸入各地的文化，由是黑暗的成都，便變成了一個有光體了。現在成都方面，雖因政潮激盪不甯，做文化運動的人，不免失了一點勇氣，而成都人吸收各地文化的力量，還是極其強烈。即以上海而論，每有一種出版物，除非毫無價值，不能輸入成都以外，其餘但凡有相當價值的出版品，發行總額十五分之一，必以成都爲收容所。僅國民公報一家，每月所代售的新書籍，至少也值價二百元，若合起來計算，那就不知有多少了。此外還有一種好現象，就是成都吸收新文化，能漸移風氣到雲南，雖聞唐繼堯治下的雲南，不許人鼓吹新思潮，很和平的新青年雜誌，還被他出示禁止，然自成都的風氣，移到雲南以後，雲南人偷看禁書的興味，就加增了許多；唐繼堯所出的煌煌告示，就等於廢紙了。

「八」湖南的文化運動

王無爲

湖南文化運動的發動點，也是在於學界報界之間。當初是很奮厲的。以後因督張敬堯，大發督軍威風，就把什麼湘江評論……等等都收拾去了。自張去後，湖南的文化運動，就如春筍發芽，大有與時俱長的狀態。在長沙的新湖南日報，既振起精神，欲新思潮說長沙的污濁，而遷自郴州的民國日報更欲恢復其文化運動的規模，以改造社會爲己任；凡事有倡自然有和，如今強有力的分子，既倡之於前，將來的發展，自然更有希望了。此外湖南自治的精神，現在亦正向前發展，教育事業，亦較前略有進步。其吸收各地文化之力，亦不下於四川。我們察微知著，對於湖南，真有無窮的希望了。

「九」山東的社會黨

王無爲

山東文化之幼稚，說來雖可憐，而山東社會黨的聲威，却曾把北政府嚇了一跳。這事發生於去年五四運動以後。當初並沒人知道。以後美國的報紙，忽然載了一篇中國山東社會黨乞助的文，大略說：「中國的自治人精神，是極其充足；其耐勞天性，尤爲各國所不及。中國人的農村，尤天然適合於新組織，如肯再加以改良，就可以成爲世界最良好的組織。還有一層：中國人的農村極好，除了在都會的中國人，多半斲喪其天性以外，其餘務農勤工的人，差不多都不待社會主義者的鼓吹，就天然的能夠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並且有極強的互助力量——由此以觀，我們社會黨在中國實行主義的時期是到了，所以我們就極力宣傳我們的主張，使那天然有社會化組織的地方，都成爲社會主義的殖民地。不過我們現在還須少許的資力，才不感宜

傳的困難我們望你們——美國人——給一點助力，使我們能夠不遇障礙……」以下又附一段新聞說是紐約社會黨的總書記某君，對於這信狠表同情，已經正式宣言，不久將以紀念物贈送中國的社會黨。這事輾轉流傳到中國，北京某英文報把他轉載出來，由是才有人知道中國的山東竟有一羣社會黨。既有人知道這事，北京政府自然也會知道了。他知道了這事，就嚇了一跳，於是防備的電文，就一天下了幾道。但說也奇怪，這些社會黨，活動力已經都伸到外國，而中國的山東，竟好久不聞聲息。有人說：「他們是專做實際的運動，」這話是真是假，我就不能知道了。

言情小說

還我自由

劉悟仇著

這一本小說是專說最高尚的愛情，不涉男女之私，一洗舊坊間出版物所謂「鴛鴦蝶蝶派」的紅綠習氣；實在敢說是小說界的——創作這本書是劉悟仇先生著的，以純潔青年寫純潔愛情，自然能出人頭地。書已付印准十月底出版，每冊定價三角

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發行

新人

各地文化運動的調查——批評「中」

一九

法|國|季|特|原|著

崑|山|陶|樂|勤|譯

政 治 經 濟 學

上編出版 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四馬路泰東書局發行

通訊

如何可免爲社會寄生蟲？

李培盈通訊處在——揚樹浦華盛路恒豐紡織新局

無爲先生：

我同先生是素來不相識的，本不應同先生通信。但我想先生既熱心文化運動，對於他人有什麼疑問來請教先生，諒先生亦定是很熱心教示的。所以我就冒昧同先生通信。中略

我是一個離家鄉很早的人，當我離家鄉的時候，那時我底年紀是很小的，祇有十二歲多點。現在我已經十八了，我家鄉是在湖南長沙，先前我的家中是可以維持下去的，我這幾年受了賣國賊的照顧，以致現在我家裏就宣告破產了。咳！這種賣國賊真是可殺呀！我到上海讀書，稍受了些新知識，又加之去年自五四運動以來，歐美的新文化如潮湧而來，我很想爲社會盡一分子的義務。但現在我是一個文不文，武不武的最無用的人。不獨不能夠爲社會盡義務，而且使社會上加了一個寄生蟲。我現在仔細想起來，真是不得了。我想先生是很熱心指教我的，所以特請先生把做人的職務指教指教，使社會上少一個寄生蟲。『下略』

李培盈一九二〇，七，二六。

論技能與環境

培盈先生：

我本立刻要回你的信，但因為比寫回信更要緊的事發生須先料理清楚，然後方能寫信，所以今天才回你的信。

你問如何可免為社會寄生蟲。我想只有去求「技能」的一法。你現在想必還在求學時代，你不妨選擇一種以技能教人的學校；——像唐山路礦北洋大學南京河海工程這一類——進去求你所要求的技能，以適應你將來的環境。這話引伸來說，就是你如果要希望將來不至做社會的寄生蟲，就應該準備一種職業的技能，以備將來之用，務使將來你的技能，能夠與你的環境相合，不至受環境的排擠，致流為社會的寄生蟲。還有一件事，也是很重要的。這件事，就是須注重體育，留下一個壯實的身體，有全能的筋肉，為將來從事職業工作的資本。

王無為一九二〇，八，四。

何謂不是「人」

無為先生：

K, W, C, 通訊處在——嘉興北門，丁家橋八十六號

你們的新人月刊第三期第三頁有你先生的幾句話，說道：「……毀之者則有陳獨秀，陳獨秀無為固不

齒其爲人絕對不願接受其懸于口頭之約責任批評……」我看了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寫了幾個問題來請你指正：

- (1) 先生對於陳獨秀何以不齒其爲人的理由？
 - (2) 陳獨秀所說的話從那裏看見？（或者來函，或見於書報。）
 - (3) 陳獨秀說上海淫業問題是黑幕書，原文是幾句甚麼話？
 - (4) 陳獨秀的話，何以不宣佈？
 - (5) 陳獨秀的話，何以是非正式的批評？（原文爲非正式批評。）
 - (6) 你爲什麼說不願接受其（指陳獨秀）懸於口頭之無責任批評？
 - (7) 你爲什麼說不題其（陳獨秀）理由？（原文今姑不問其理由。）
- 無爲先生這七個問題都是我要問你的。我以爲當中（一）（六）兩個問題；的確是你大錯，因爲「真理」愈辨愈明，你極應該把不齒陳獨秀爲人的理由，同陳獨秀所說的話一齊宣布出來，供大家批評。如此則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否則要當作個人的私見了。

無爲先生：我的話是完了。另外有幾句話要勸你；倘使你要批評他人，辨駁他人，慢罵他人，終先把理由說出來。否則我說王無爲是一隻狗。倘使沒有王無爲是狗的理由，你肯承認嗎？

K, W, C. 191107. 311。

論人格

K. W. O. 先生：

我答你的疑問，在下面：

「1」陳獨秀是學閥，學閥的地位比「人」高，我如果認他爲「人」，就未免沒有「國士衆人」之辨，所以不敢認他做人。「答來信1」

「2」陳獨秀的話，是編勞農政府與中國那本書的張冥飛傳來給我。「答來信「2」」

「3」陳獨秀的批評，就是「黑幕」兩個字，我已宣布了。「答來信「3」」「4」

「4」話懸在口頭，不使我們聽受，並且只有「黑幕」兩字抽象的批評，當然是非正式無責任的批評。非正式無責任的批評，當然無法接受。「答來信「5」」「6」

「5」批評的人不說出理由，我不能喫着飽飯去尋根究底，只得問其理由。「答來信「7」」

我應答你的話完了，你對我的話作如何感想，我雖不過問，但我也提撕你的感想的義務，所以又繼續和你講幾句話：我以為做人必須有人格，但人格如果專藉法律來顯現，就有許多罪惡藏在法律黑暗的地方。比如捉姦這件事，只有法律上所規定的干涉人，才能夠下手，果如法定的干涉人不下手，豈不是恕了一個罪惡。又如書信秘密，攻訐陰私等條文，都只是爲犯罪人留犯罪的地步，那裏能夠維持人格。現在的人，都

不負良心的責任，只負法律的責任，不知人格是什麼，你如果不細心去觀察，必定會上許多大騙子的當。

K. W. O. 君！你應該記住：你是個正在向上發展無瑕無垢的青年，有信仰的生活，雖還在遼遠的未來，但眼前的判斷力，如果太薄弱，就也是一生前進的障礙。你現在對於有名的人，只好立着旁觀的地位，批評他的主張，取他的長，棄他的短，不要取一種以人爲本位的信仰。我說這話不是因爲你來信詰難，便教你不要信仰陳獨秀，是因爲你在人身上太過認真，而對於人身以外的問題，很不注意。

此外我這信，不能完全答你的話，並不是我的疏忽，是因爲有些不必解答的話，

王無爲一九二〇。八。四。

論報紙須有完全獨立的精神

力子先生：

我們的新人藉民國日報廣告的力量，傳播的區域，能夠逐漸推廣，我們是很感激的。這次吳芳吉答你的信，很有攻擊你的地方，我竟把他登上，你或者沒有別的感受，但我却自揣近於以怨報德。不過這事也很難說，我雖事實上以怨報德，而精神上絕對不是這樣；因爲吳芳吉第一次的信，在救國日報發表，你就回信告訴他，說這事是關於文化運動前途的事，不關你個人的事，你毫無容心的態度，很是鮮明，我們發表他的信，你如果真個毫無容心，那就不會怪我們，並且不會怪吳芳吉這人。還有一層：現在社會上，只少了幾個真正冒

新人

論報紙須有完全獨立的精神

五

失鬼，我們的新人就是真正冒失鬼的結晶體——或者只有過半數——我們因要常保這真正冒失鬼的態度，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總要發展我們真正冒失鬼的個性；吳芳吉那信救國日報既不替他登，我們的社友又大半贊成登載，這稿件如果不發下去，那新人就要受我膽怯的影響，成了不是真正冒失鬼的結晶體，你既友愛新人豈忍新人改變了態度！所以登出這信，你的精神也只有快樂，沒有痛苦。若說到事實，你所處的地位，當然不至處像吳芳吉所說的地位，那樣不堪，但也有授人以疑的地方。這授人以疑的地方，我也要攻擊你，像聯段這件事，只是中山和他幾個私黨的事，他們志在報復陸榮廷莫榮新爲國爲民，爲法紀，爲正義，一些肉麻騙人的話，都靠不住；你何必替他們辯護，令人笑你隨人俯仰呢？說句老實話，你卻力子在前清十幾歲就中舉人，如果不做社會的獻身者，又何必抱住這麼一個民國日報當他是你的生命！如今既抱住這麼一個千辛萬苦掙來的民國日報，又何苦受政黨倫誼的規律呢？總之：你的初衷，許多人都知道的，你的膽怯，和迷信民黨的萬能，什麼人都替你惋惜，還有一部分國民黨，笑你將自己的立腳點，讓給孫中山和他的幾個私黨；你這樣做，真是不值了！……我記得吳稚暉今年一月一號，曾做了一篇民國日報與中國文化——大約如此——很有幾句話，可以促你的醒覺，你再把他看一道，就知道你的犧牲精神，應該向下層——平民——發展；不應該向上層——首領或政黨——發展了。現在社會做事，吃力不討好，原不要緊，但自己所處的地位，總須絕對自動；你現在所處的地位，不好極了！爲維持民國日報的經濟，竟受許多人的要脅；結果不得不將一部分的民國日報供他們發展政略，致負你的初心，甚且自己所做的文章，也須帶多少爲人護短的口氣，如果不趕快改造，恐怕再

過一年，連原諒你初心的人，都會沒有了。再次民國日報是不必拿時事新報做比例的，時事新報開支的款項，完全都是研究系的黨費，報紙的言論，以梁啟超的意思為轉移，今天反對參戰，明天就贊成參戰，今天攻擊交通系，明天又不攻擊交通系，都無所不可；你們的報紙，是你們自己辦的，你的編輯責任，是自己負的，——非僱傭的——你時時拿他來比，就未免不顧自己的地位了。——但我這話，還要明白解釋，就是你們的民國日報在現在報紙漲價的時候，賣一份貼一份的錢，時事新報不妨仍出三張半，你們却不必一定要出三張半，致使經濟恐慌，不能不受人要脅，別的話沒有了，民國日報之友愛新人，我們是極感激的，我們之信民國日報終久有不受政黨的牽制的日子，也是不變的……」

王無為一九二〇·八·一〇·

再論「詩的自然文學」並解釋「春宮的文化運動」

記者足下：今再答民國日報的通訊一書，仍擬懇求貴報轉達，不知可容許否？如蒙登上，更為感荷。

再覆力子：你答我的信，昨天下午已看見了。你既以我所說的「春宮的文化運動」一語，為你們的正

題：我這封信，就專來講明何謂「春宮的文化運動」及我對於文化運動的管見。

「春宮」意義，有好有壞。譬如「楚詞」上，那古今第一首抒情詩的「離騷」他說：「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爲佩。」這個「春宮」是「屈原」拿來比喻齊國主張聯齊抗秦的意思，這便是屬於好的一面。譬如走到那四馬路上，只聽見那「賣淫畫」的春宮春宮叫個不休，這個「春宮」是拿來代表一些獸慾事

情的，這便是屬於壞的一面。

凡屬辭義，都有引伸的習慣。譬如「高唐賦」上之「雲雨」二字，是「宋玉」拿來形容四川是個天府之國；所以諷楚王遷都四川，以避秦兵之意。而後人引伸出來，就成了男女交媾之事。「春宮」是代表獸慾事情的，則凡屬一切卑鄙齷齪的舉動，與獸慾一樣的，也可以「春宮」兩字，引伸起來叫他。

文化運動，我們是贊成的。但有一些人：外面打起文化運動的招牌，而其實在與文化運動的道理相反。我不是說文化運動的招牌不該打起。我是深怪那打起文化運動招牌的人，首先就是言行不合的人；那以覺悟二字要超度衆生的人，首先就是孽海底下不得翻身的人。這般人，公然藉着文化運動來做投機事業，豈不是一種滑稽？豈不是一種騙術？與那四馬路上，偷賣春宮一流的人，沒有分別；所以引伸來說，便算是「春宮的文化運動」。

我們都是辦過雜誌新聞的人，就在雜誌新聞界中；譬如有個記者，他一面講尊重人道，而一面又要坐包車；一面講男女平等，而一面又要討小老婆；一面主張民治，而一面又要依附偉人；一面昌言護法，而一面又做安福部所收買的報館主筆；去年攻擊賣國代表，今年却贊成與王揖唐議和；假如這種人來講文化運動，恐怕你邵力子先生也要說他是一個卑鄙齷齪的文化運動，也要說他是一個「春宮的文化運動」呀！

耶穌說：「惡苗結不出善果。」文化運動，也是一樣。要是文化運動得有很好的成功，首要文化運動的人，有很好的性格。否則根本一壞，其影響所及，無有不壞。到了壞的地步，就無論提出何種形式上的辦法，

都是爲壞人所傳染。爲壞人所利用。那時候一個社會的人，只好都在文化運動旗幟之下；外面打起招牌，內面以壞就壞；其禍水之蔓延，恐怕比魏晉清談之流毒，還要利害！因爲清談是消極的，其害不過在於一己。此則屬於積極的，他拿着奮鬥的精神，與人賭壞，誰人抵擋得住？壞既至此，你若與他反對，首先便把文化運動四字，把你壓死。不但不敢反對，我想就是批評他們，糾正他們，也會受個「大逆不道」的罪案。你試閉眼想想，這種惡苗結出的果子，是個甚麼光景！

你看到此處，你必定向我疑問：文化運動聲中的好人壞人，好事壞事，你究竟能歷舉麼？這個疑問，在事實上却是答不出的。因爲好壞的程度，各有深淺。誰好到甚麼地步，誰又壞到甚麼地步，不能用測量的器械，下一個精密的計算。卽如宋之「元祐」與「非元祐」的黨人；明之「東林」與「非東林」的黨人；雖能在史傳上，得其好壞的大概。但其好壞爲幾度幾分，誰也不能估量。還有一層：文化運動聲中之惡，非今日所宜宣布。假如此風一開，必至互相陷害，互相讒毀，而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之事，不知許多。如此，恐怕人心世道，未能被得文化運動之福，而已先受文化運動之禍。是非黑白，反爲弄不清楚。我爲此言，不是叫文化運動爲臧垢納污之行；我的意思，是與其用些氣力去宣布他們的罪狀，就不如用些氣力去喚他們的良心。記得我昨年做有一首「一個新文化運動家」的長詩，描寫其藉着文化招牌，去弔膀子，騙金錢的醜態，已經完稿。次日，復展詩讀一過，使轉念道：1. 軍閥的罪惡，豈不更大的很？軍閥之禍甚急，而學閥之禍甚緩，此刻不必發表。2. 縱然發表，對於他們決不能使其改造。因爲宣布人的罪狀，不是救罪人的根本問

題。想到此處，立刻將稿焚去。同時，還有一詩，紀「安慶蠶桑女校」事的，也把他燒了。

即就文學而言，「實寫主義」的詩文，專來描寫社會黑暗；使人看了以後，只覺世界之上，盡是禽獸盜賊，盡都令人作三日嘔的；將來確是不能成立。因為文學的義諦，要在正面，能夠描出宇宙與人生之真美；而不

在反面，述人之黑幕。就是現今以社會主義入詩的作法，將來也不足取。因為限定一種形質上的主義，已就落下乘了。此所以「陶潛」「李白」為中國第一流詩人。而「杜甫」「陸游」終究遜一等哪。

再打回本題說一句。我總希望文化運動的人，都能勉力向善。我既不忍宣布文化運動之罪狀，其理在前已說明了——又不忍文化運動之墮落；所以我有「春宮文化運動」一語之諷刺。這也是自古的詩教：「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意思。你若真是一個文化運動的人，你就應該更要努力，更要反省。你既不肯去努力，反省，而只是向我無理取鬧，沒有一點學理上的討論；這是文化運動家的態度麼？

我本不想再來答你。但是我不答你，你必以為我怕你了。要是答你，你必又用着那圓滑的腔調說道：

「你這些話，我何嘗不知呢？」既是知道，我也不再說了。我相信世界上之罪惡，都是出於偶然；而非出於當然。要講文化運動，首先要將自家的脚跟立得穩當。要把脚跟立得穩當，我就奉勸大家，要能夠實行「悔過自新」的工夫。但是這種工夫，不是做一篇文章；表示自己懺悔，就可了事。托爾斯泰，與盧梭之懺悔，可以偶一為之。我們若是也做幾篇文章，去做效他，就不免有故意作偽之嫌。所以硬要實心實地去做，才有益處。假如有人若此，我看真正的文化運動，馬上就做得到的啊！

吳芳吉

質所疑

無爲！

在津我給你的一個明信片，想收到了。我在上海因爲時間短促，又值你病，不得和你暢談；和各社員握手，至爲抱歉。

北洋已於三十一日考完，但我取不取還沒有定，因爲他要到十五方發表。

我在津因爲沒趣味，所以已於前天入京。我入京的目的是看看此古帝都並考學校。我現在住北京東單三條，太平紅樓二號華僑學會裏。

新人三期我看了；你不齒陳獨秀是人，我不以爲然；但還希望你把理由說出來。你把理由說出後，我再和你說。

你對郭青傑說：『我自信我的罪惡，比一般最純潔的青年還要少』我狠希望你此話是真的，不是造的。你對季陶說你一天所吹的香烟整整四尺那麼高，現在還是此樣麼？我希望不是這樣了。你所做的什麼話出版了麼？我希望得來一看你的懺悔錄。

你贊成「新佛教」請你把理由告知我。我不懂什麼叫做「教」？什麼是「佛教」？什麼是「舊教」？什麼是「新佛教」？「教」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麼？「新佛教」是什麼教中之最好的麼？我這些問題也希望

望你答我。

我對於三期新人的通信，沒什麼意見。

新人四期想出版了，我趕不及做文章，五號泰谷兒號，我也不能做，因為我不懂泰谷兒這詩人是什麼？
輝漢到那裏去了？

德榮八月七日

釋所疑

德榮：

兩次信都收到。你所問的事情，我一一答你：

「1」我不認陳獨秀是人，因為他是學閥，與普通人不同，「好像」「官僚」「兵士」我們不能引為同類。

「2」我對青傑說的話，決不是騙人的話，至主觀客觀的不同，那就只好聽認識我的人來判斷。紙煙還要吃，不過是量上比從前減少——但減得不多。

「3」我贊成「新佛教」是真的，我所發表的文化運動中的宗教問題可以代我的答案——文化運動中的宗教問題登在第四期。

「4」什麼沒有做完。

「5」輝漢已往北洋大學入土木工程科

新人之聲

(一) 最高學府——萬惡政府

我時時發生一種感想，凡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東西，都是不好的。到後來北京最高學府的名詞出現，我以為這一種居高臨下的東西，或許比較好些，不料最高學府的名詞出現不久，就發生了包辦文化運動，壟斷學術，守事實。許多人都太息一聲，說我們其初以為世界最不好的東西，只有中國的萬惡政府，誰知那個最高學府，也是同一的腐敗專橫，也一樣能壓迫我們的發展，甚且比那中國萬惡的政府更專橫呢？咳！天下事原は無獨有偶的，我們現在只好將最高學府與萬惡政府等量齊觀，盡我們的力量解除自己的痛苦，別的話是不用說了。

「王無爲」

(二) 雜誌也避暑去了

在春天的時候，有許多雜誌都穿着皮棉的衣服，在各都會大出風頭，我以為到了夏天，雜誌界的熱鬧，必不減於春天，誰知理想與事實總是相反，剛到了夏天，雜誌界便都沈寂下去，好像戰後的砲聲！我先時狠覺得奇異，以為這些新誌，個個都戴着一頂犧牲的帽，穿了一身奮鬥的衣，踏着一雙前進的鞋，何以一到夏天，便停了犧牲，止了奮鬥，阻了前進？難道他們都是不壯烈的犧牲，無毅力的奮鬥，不決心的進行麼？到後來有人和我說，他倒並不是不做壯烈的犧牲，不做果毅的奮鬥，不做下決心的進行，但眼前天氣太熱，他倒要

避暑去了。

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雜誌，也曉得避暑！』

「王無爲」

(三) 法律與人格

現在許多人，都以為不犯罪是良民；不知法律是絕對不保護良民的東西，愈是良民，愈是處處抵觸法律，愈是奸民，愈受法律的保護，如果藉法律來顯現人格，這人就不是人了。

(四) 醉與醒

「王無爲」

從前一月常致廿九醉的我，在社會上與人往來，到還少解周旋，戒酒滿八月，忽覺處處討人厭，我當初以為是我暴躁的量加增，不以為意；昨天忽然想着一件事，才知道我暴躁的量的確比從前減少，只是從前過事得糊塗且糊塗，如今少了一根糊塗的腦筋，過事太認真，逢人說實話，所以處處討人厭。咳！如此看來，真是醒時不如醉！我的戒酒，真是何苦來！

「王無爲」

(五) 五個人代表四萬萬人

所謂「全國各界聯合會」現在也跟着吳佩孚，來打死老虎了。這「全國各界聯合會」無可為諱，是受政黨武人的利用，就姑置不論。但會裏的人，如今只有五個，以五個人代表四萬萬人，這個代表的價值，又在那裏呢？咳！先生休矣！從來依附勢力，因緣時會的人，那一個不是遭人唾棄，就不說烏盡弓藏，兔死狗烹，也夠你們寒心的了。

「王無爲」

新人社消息

本社叢書部現經組織成立。所出叢書，仍名新人叢書，唯此新人叢書實包函上海新潮社所編之新潮叢書在內，非完全由新人社編輯者。此項叢書，全人認爲文化運動工具之一種，故無論如何，不能不審慎出之。現議每一書，付印之前，皆組審查會審查之。如審查員不同意，即不能付印。至以前所出叢書，亦須重新審查，審查員如追認之，則可加入新人叢書，若不予以追認，即不得名爲新人叢書。

本社現決定更發行一種刊物，定名爲科學的新人介紹普通科學知識，專供高小以下學生及不曾得有科學知識者之閱覽。唯發行日期，尙不能預定。

本社編輯部現移至上海南成都路新樂里一七七號，此後如有關於編輯事宜之通訊，皆須直接通訊至以上住址，方生效力。又本社以後決不答覆非真實姓名，及無通訊處之函件。

社員張智通訊處現改爲湖南長沙，督軍署參謀處轉交。

新人叢書

貧乏論

現已出版定價每冊二角本社社員及預定新人全年而持有廉價券者只取一角

你是甯波人麼？你愛你的家鄉麼？

請快看甯波唯一的日刊！

時事公報

上海定閱處可與本社張靜廬君接洽

新人叢書第四種

托爾斯泰傳

快出版了！

張邦銘鄭陽和合譯

泰東圖書局發行

介紹新刊

新的小說

新的小說第五期，托爾斯泰號上，詳載托氏傳略，及托氏的人生觀，宗教觀，藝術觀，其他托氏的小說，劇本，也都擇尤介紹。每冊售大洋二角，外埠加郵二分，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發行。

海潮音

第五期唯識號，說理都從一微塵剖出，精闢無倫，勝現在一般人的唯識學說百倍。每冊售二角，各地中華書局代發行，各佛經流通處，也有代售。

新隴

第一卷第一期已出版，宗旨在輸入適用的知識於隴省，傳播隴省的消息於外界。言論都富有價值。售價每冊連郵八分，全年十冊，連郵六角六分。關於編輯通訊事宜，可與北京大學第二寄宿舍王自治

接洽，關於發行事務，由騎河樓馬圈胡同九號范鐘蘭及保安寺街關中南館韓國士擔任接洽。

工界

注重工人智識，工人教育，及道德生活各問題。每月發行三冊，每冊連郵五分半，全年三十六冊連郵一元八角六分；但工團及工業學校購買，報價只收一半。他的發行所，在廣州仙湖街八十五號。

熱潮

是研究新生活的半月刊，狠注重社會上各種問題，每期出一張，已經出到第七號。發行所在江蘇如

皇學生聯合會。

綠幟

是半月刊，每號一張，零售銅幣一枚，郵寄二分；江蘇常熟北門綠幟社發行。他注重兩件事：第一鼓吹真理社會的實現，第二提倡世界語的普及。

紅葉集

第一集已出版，專討論「愛」的問題，討論的方法，不用論說，是藉小說而發揮。完全文言，雅

潔可喜。

每冊售大洋二角，外埠加郵二分；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發行。

民鐸

第二卷第一號尼采號將出版，這期所介紹的尼采學說，極為精審，批評亦極切當，是雜誌界不可多

得的專號。

每冊售大洋二角，郵費二分；學術研究會編輯，上海四馬路泰東圖書局發行。

國民

第二卷第二號已出版，介紹各種學說，都極忠實，研究各種問題，都是用虛心研究，不雜一毫客氣。

他是北大學生編輯的，精神和新潮相似。

每冊售大洋一角五分，郵費二分。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人學

與新佛教合刊，創刊號已出版，對於建設新倫理，狠盡力，每冊售三分，甯波佛教孤兒院發行。

白話信範本

分八冊，第一冊已出版，專供國民學校小學生用的，編者王無爲，泰東圖書局發行，每本

實售七分，學校配購五十本三元，百本五元。

泰東圖

書局不

日發行

的月刊

民鐸

第一卷 第二期

尼采號

每冊二角

紅葉集

第二集 每冊三角

北京大學
法科的

評論之評論

每冊二角

科學的新人

第一期 每冊五分

北京家庭
研究社的

家庭研究

第二二期 每冊一角

▲以上各刊物如須郵寄每冊另加郵費二成

泰東圖

書局不

日發行

的新書

政治經濟學

上册定價大洋一元

陶樂勤譯

托爾斯泰傳

定價五角

白話信範本

第二冊定價一角

王無為著

經商要素

定價一元

模範小說集

第一集定價洋八角

王靖譯

▲以上各書皆售七折外埠另加郵費一成

大 革 新

新的小說 第一卷第一期

○每卷仍售一角○每卷改為五

期○這一期的小說有王靖譯印度泰谷兒著的郵政長，王無爲著的一個苦女子的夢都有

特別精彩。劇本有托爾斯泰著的黑夜之光。「詩的小說」欄有王無爲創作二千字的長

詩流水。「小說研究」欄有張靜塵的詩賦與小說。都是不可多得的佳構

新的小說

第一卷 第一期
每冊一角

第一卷 第二期
每冊一角

第一卷 第三期

戀愛號

每冊二角

第一卷 第四期
每冊一角

第一卷 第五期

托爾斯泰號

每冊二角

第一卷 第六期

托爾斯泰號

每冊一角

上海新潮社

救國日報

館址上海霞飛路仁利里

一六三號

定報章程

本埠逐日送每月六角三月一元七角半年三元三角全年六元零售銅幣三枚

本國及日本境內逐日寄每月七角三月二元半年三元八角全年七元

歐美各國二日寄三月三元八角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

以上均照大洋計算報費先寄郵票九五折

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第一日每行大洋八角第二日至第七日每行大洋六角第八日以上每行大洋四角短行五十字起碼第一日每字大洋一分第二日至第七日每字大洋六厘第八日後每字四厘多者以十字遞加後幅減半

歡迎轉載

編輯發行者 新新 人 社
 編輯所 新 人 社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泰東圖書局
 編輯人 王 無 爲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一二五號 趙南 公
 代理人 各 大 書 坊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費

全卷十號大洋一元 零售每號一角至三角
 本號售大洋二角 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郵費

本埠	每册一分	每卷十分
本國	每册二分	每卷二十分
日本	每册二分	每卷二十分
歐美各國	每册八分	每卷八十分

廣告刊資

底封面	全頁		五期	
	每册	每卷	每册	每卷
底封面內面	每册十五元	每卷六十元	每册十五元	每卷六十元
封面內	每册三十五元	每卷一三〇元	每册三十五元	每卷一三〇元
正文前面	每册二十元	每卷八十元	每册二十元	每卷八十元
及正文中	每册七元	每卷二十五元	每册七元	每卷二十五元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發行

本雜誌各埠代派處

北京大學出版部

北京鴻文齋

北京富強齋

北京佩文齋

北京餉華書局

北京龍文閣

北京自強書局

北京高等師範販賣部

天津新華書局

天津江東書局

保定羣玉山房

保定直隸書局

濟南日新書局

濟南齊魯通信社

濟甯日新書局

蚌埠宏益書局

南京共和書局

無錫文華書局

蘇州振新書社

蘇州小說林

蘇州文怡福記

常熟學福堂

徐家匯蘇新書社

杭州問經堂

杭州有正書局

杭州第一師範販賣部

泗水藝林公司

雲南日新書社

蘭州合興印書館

溫州維新書局

福州宏文閣

福州陳壽記

漢口新智識

漢口掃葉山房

漢口東壁圖書館

長沙鴻文書局

長沙錦章書局

紹興教育館

西江慎修堂

江西點石齋

江西開智書局

夏門新民書局

汕頭文明商務

汕頭中華書局

開封百城書館

開封豫都文

開封文化書社

開封第二中學販賣部

常德中華書局

煙台福裕東

成都國民公報

成都善成堂

廣東共和書局

廣東蒙學書局

武昌利羣書社

武昌進化書局

嘉興秀州中學少年學會